醫學小品集之三

人與蟲的搏鬥

蟲性傳染病篇

索非創作

醫學小品集之三

人與蟲的搏鬥

蟲性傳染病篇

索非創作

獻給愛聽故事的朋友

序

其實我對於醫學是淺嘗的以一個淺嘗的人而漫寫醫學小品，這眞像是一個不懂藝術的人而妄思渲染他的畫品的不高明，不中式是當然的事了。——然而我畢竟還不自量力，在塗抹成了疾病圖書館和孩子們的災難之後，如今又塗抹成這册人與蟲的搏鬥。

這雖然是我在一般文化的畫布上所塗抹成的第三個畫面，可是，還是和先前的兩幅一樣，不曾稍微進步一點，這簡直是有點糟塌這一幅珍貴的畫布了。

疾病圖書館裏我展示了一些法定傳染病的篇什；孩子們的災難裏我展示了一些

58218
58248

學校傳染病的篇什；如今這人與蟲的搏鬥我展示了一些蟲性傳染病的篇什。

所謂蟲性傳染病，是一些蟲類作祟的疾病。——人，其實是一個無用的東西，只要有一種細小的蟲寄生在體內，那怕你是一個蓋世的英雄，你也只好馴馴伏伏地躺下來病着了。

人體的寄生蟲的種類很多很多：有些是寄生於血液的；有些是寄生於臟器的；更有些是寄生於皮膚的。就如今的醫學界已經弄明白的來說：寄生於血液的，有原蟲，絲蟲，錐蟲，胞子蟲，血吸蟲，以及螺旋體屬的梅毒螺旋體，回歸熱螺旋體，鼠咬症螺旋體，出血性黃膽螺旋體之類；寄生於臟器的，有肺吸蟲，肝吸蟲，睾吸蟲，以及一切在腸子裏的縧片蟲，蛔蟲，條蟲，鉤蟲，蟯蟲，鞭蟲，滴蟲，和在肌肉裏的旋毛蟲之類；寄生於皮膚的有疥癬蟲，恙蟲之類。

實在說起來，螺旋體既不像蟲，也不像菌，照理是不應該讓牠們混在這蟲羣裏的，不過我因為牠們在生活的時候是會得像蟲一樣地稍稍活動的，所以就拉牠們來充數了。

因爲篇幅的制限的緣故，這冊人與蟲的搏鬥不會把所有的蟲性傳染病一一地描記出來，這裏僅只收容着一些常見的病類。其中螺旋體祇提了回歸熱，吸蟲祇提了肝蛭和薑片蟲，線蟲祇提了鉤蟲，讓其餘的都擠在一起；並且還缺漏了許多許多。——關於原蟲的瘌疾變形蟲已經在疾病圖書館裏見過面，寄生於皮膚的疥癬蟲已經在孩子們的災難裏碰過頭，而那風靡一世的梅毒螺旋體我想請牠在另一個書面裏出現，因此這裏一概從略了。

這雖然是一個不完全的書面，我卻依然懷着過奢的希望：希望讀者能够多少認識一些寄生蟲的眞面目，因而知所預防，知所舉發，這未始不是一件普及公共衞生的大功德。

作者一九四〇，十一，十一，粤居。

蟲性傳染病篇

瘧蟲小史（瘧疾之話）……一
長征通信（黑熱病之話）……三三
新居日記（回歸熱之話）……四七
假日紀遊（象皮病之話）……六九
謳歌（睡眠病之話）……八七
人與蟲的搏鬥（肝吸蟲之話）……一〇一
一紙書（薑片蟲之話）……一二七
父母心（鉤蟲之話）……一四一
羣英會（腸寄生蟲之話）……一五七
附錄一：蟲性傳染病概要……一七七
附錄二：人之初……一八九

瘧蟲小史

——瘧疾之話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一

讓我來自己介紹，我是「瘧疾原蟲。」

我住在——且慢，讓我先來介紹我的朋友：

我的唯一的朋友是蚊蟲。但不是所有的蚊蟲都是我的朋友。有幾種蚊蟲是黃熱病菌的朋友，有幾種蚊蟲是象皮病原蟲的朋友，有幾種蚊蟲是登革熱病原體的朋友，……我的唯一的朋友就是「瘧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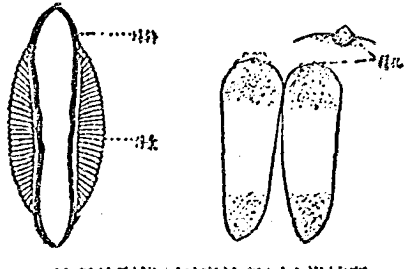
瘧蚊的種類，在全世界所有的一千七百種的蚊蟲中據調查有一百九十種，全世界沒有一處沒有牠的足跡，但以亞洲為最多。在亞洲，印度是瘧蚊最盛的居留地，中國可以

挨着第二個位置，不論華南華北華東華西到處有牠的踪跡。牠的分佈情形，很有點像猶太人一樣，全世界凡有人跡的處所，瘧蚊是不會沒有的。

瘧蚊的生長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是卵時期，第二是孑孓時期，第三是蛹時期，第四是蚊時期。這四個時期中的型態，都和別種蚊蟲不同，彷彿這是瘧蚊的特有的標誌，給人們易於認識似的。你還不會認識清楚吧，讓我用比較的方法介紹出來。

普通的蚊蟲通常產卵在污水中，凡瓶中，缸中，水槽中，以及能夠積水的窪地中有污水的地方，普通的蚊蟲，便會產卵。瘧蚊倒是一個清高的雅士，牠不和別的蚊蟲一樣，通常都產卵在清水的池塘中。我的所以歡喜和牠做朋友，就是因為牠有着這麼清高的品性。

別的蚊蟲所產的卵，都是一二百顆集合一起，排列成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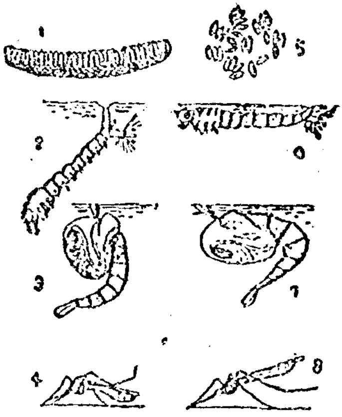


蚊卵的型態(左)瘧蚊卵(右)常蚊卵

船的樣子，一簇地浮在水面。瘧蚊所產的卵卻並不黏連在一起，彷彿「散兵綫」那樣疏疏朗朗地散浮在水面。別的蚊卵的形狀像一粒葵花子，瘧蚊卵的形狀卻像一顆棗核；而且瘧蚊的卵還有着浮囊，使牠容易浮在水面。

蚊卵浮在水面，經過一兩天以後，就孵化成爲孑孓。蚊卵成了孑孓以後，就能夠在水中上下翻動，遊行覓食；並且能夠浮到水面，呼吸空氣。

別的蚊蟲的孑孓，都有大大的頭胸部，細細的腹部，身體由九個環節組成，身上生着許多毛，頭部的毛比腹部的毛長，牠能夠舞動頭部的長毛搜集食物。在腹部第八節上有一個呼吸管，浮到水面的時候，這個呼吸管像煙囪一樣地鑽出水面，用來呼吸。牠的身體就自然地倒斜着，形成了四十五度的角度。瘧蚊的孑孓卻和別的蚊蟲的孑孓稍有不同，牠的後部沒有煙囪式的呼吸管，因此牠需要呼吸空氣的時候，必須全身浮起來，和水面平行。而且牠的頭部比起別的蚊蟲的孑孓的頭部來也要小得多。然而牠的顏色，通常都比別的蚊蟲的孑孓的顏色要深。



蚊的生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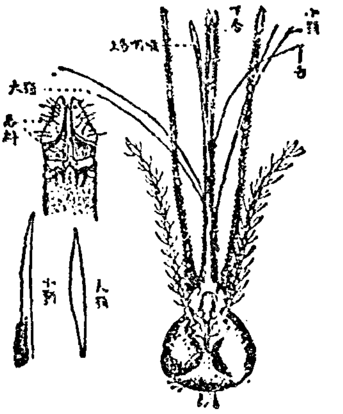
(1—4)普通蚊(5—8)瘧蚊

子孓通常在水中生活着，經過兩三天就蛻皮一次，一個子孓蛻了三次皮，就變成蛹。所以子孓在水中活動的時期不過六七日。別種昆蟲成蛹以後都靜蟄着不動，而蚊蟲的蛹卻仍然不停地運動着，和子孓時代一樣。

蛹的形狀，和子孓不同，頭部很大，腹部細小，彎屈着像個駝背。別的蚊蟲的蛹和瘧蚊的蛹，輕易分辨不出來，不過等到浮到水面的時候，卻就非常明顯地分別出來了：別的蚊蟲的蛹仍然像牠的孑孓那樣成角度地懸浮着，瘧蚊的蛹也仍然像牠的子孓那樣平浮着的。

蛹在水中運動着，經過一兩天光陰便怡然地蛻化而爲蚊。

成蚊以後的瘧蚊就更和別的蚊蟲大不相同，一眼看去就可以分辨出來：


瘧蚊之口器(雌)

第一，瘧蚊的觸鬚，長到幾乎和口器一樣，而別的蚊蟲的觸鬚長度僅佔口器的八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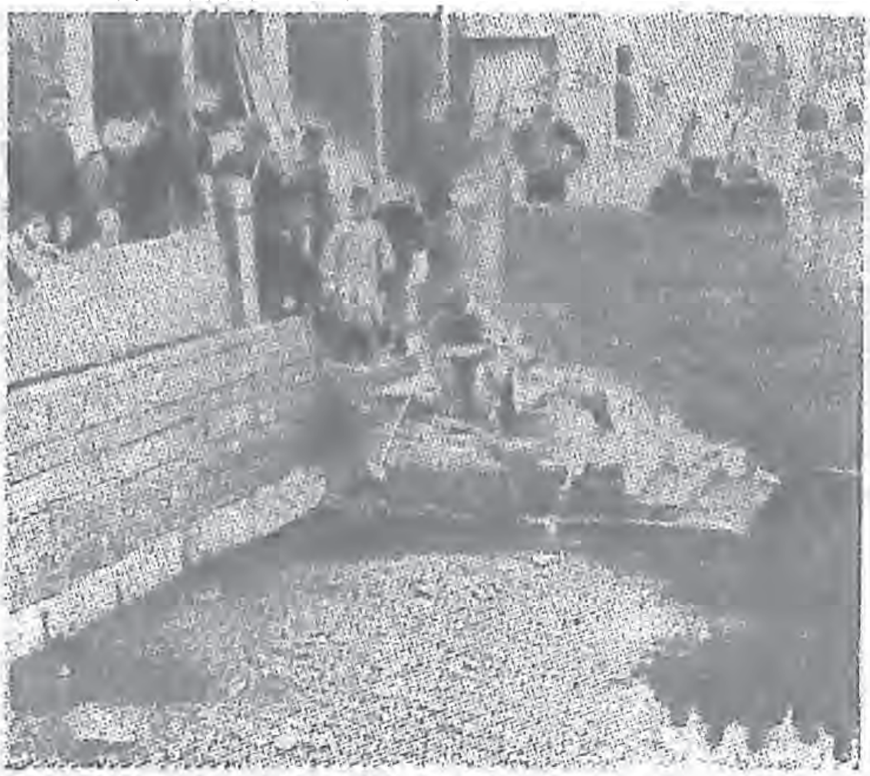
第二，瘧蚊在靜止着的時候，不論停留在什麼地方，總是把腹部高高挺起，使身體和頭部成一直線，而對於所停留的平面成一四十五度的角度，有時高興起來，腹部挺得更高，那就會有六十度至八十度的角度哩。別的蚊蟲在靜止的時候，牠的身體的姿勢，總是和停留着的平面成平行線，有時喫得太飽了，還會像大腹賈似地把膨大的腹部低垂下來接觸着所停留的物體上哩。

第三，瘧蚊全身作灰黃色，而且在牠的翅上還有着瘧蚊所特有的斑鱗。別的蚊蟲則有的全身灰黑色，有的全身白黑相間，成爲美麗的花紋。

昔日典型的瘧蚊棲息地(意大利)

第四，瘧蚊在飛行的時候，差不多沒有聲音，就有，也是非常低，不注意聽，差不多是聽不見的。別的蚊蟲，則一飛起來，嗡嗡嗡嗡，響得討厭。這更可證明我把牠當做清高的雅士而歡喜和牠做朋友是不無理由的。

第五，瘧蚊在吸取動物的血液時，有着牠的高明的手法，能夠使被吸的動物不感痛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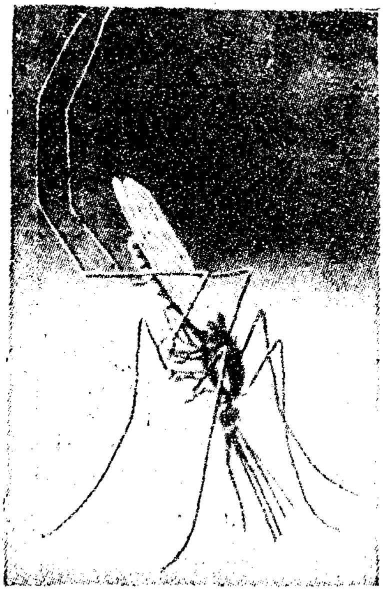
今日瘧蚊的棲息地(中國)

而且被叮的地方並不遺留什麼痕迹。別的蚊蟲則一經叮咬，痛癢難忍，而且皮膚上起了紅點，而這可厭的紅點還會像丘疹那樣隆突起來哩。

我這樣把我的朋友比較地介紹出來，讀者在無論什麼地方遇見時，牠一定一見就會認識了吧。牠是我的唯一的朋友，希望你們不要藐視牠。

×

說起來不免有點難爲情：我專愛和雄性的瘧蚊做朋友。大家都知道蚊蟲是吸血的昆蟲，但雄蚊卻有着古怪的僻性，偏偏不愛吸血；在夏秋的天氣裏，大家都成羣地飛舞，雄蚊偏偏不與爲伍，



(瘧)雄姿的蚊圖

寧願孤零零地隱居在野外的草際。而且牠的壽命很短，出生後，不上幾天就死了，彷彿牠是專爲繁榮種族而出生似的，一完成了那種工作，牠就可告無罪似地溘然長逝了。所以在冬天你可以在某一個陰暗的角落找見雌蚊，你卻沒有方法在世界的無論什麼地方找到一個雄蚊。我的遠房親戚黃熱病菌、象皮病原蟲、登革熱病原體等也都像我一樣專愛和雌蚊做朋友哩。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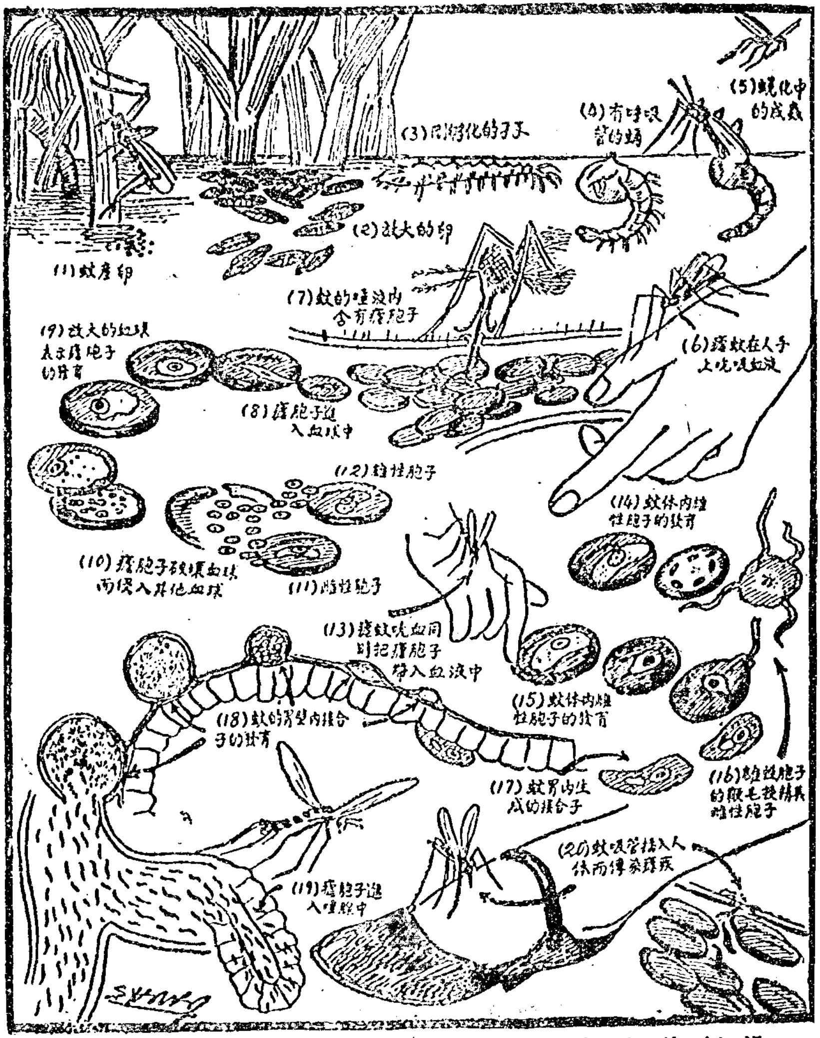
現在來介紹我自己，我說我是「瘧疾原蟲」—

我住在動物——尤其是人的血球裏，是血球裏的寄生蟲。其實我自己不會跑到人體裏去，完全是我的朋友瘧蚊使我進到人體裏去的。當我的朋友從某一個動物體內吸取了血液，這血液裏有着我的自身所分裂而成的胞子。這胞子進入瘧蚊的胃裏，仍然分裂生殖，並且形成雌雄兩性。這兩性的胞子結合以後，就貫穿了瘧蚊的胃壁，跑到牠的體

組織裏，同時形成了一個囊狀體。這囊狀體的內容物營着分裂生殖；分裂成許多胞子前體，更分裂成許多細長形的種蟲（幼蟲）。種蟲形成以後就穿破囊壁，漸漸遊走到瘧蚊的唾腺裏。這時候，我在瘧蚊體內的繁殖工作已經完成，專等機會進入人體。所以瘧蚊不但是我的唯一的朋友，並且還是我的唯一的「確定宿主」。

夏秋的天氣，是蚊蟲活動的最適宜的季節，每當夕陽西下，夜色漸黑的時候，蚊蟲便出來尋找食料，一個整夜全是蚊蟲的世界。瘧蚊也成了這世界裏的一員。

當瘧蚊停留在人體的任何部分的時候，便開始使出牠的高明的手法，牠的口器巧妙地刺進了皮膚，牠穿過了皮厨，並且還刺進了毛細管壁。毛細管裏流動着鮮紅的血液，這是蚊蟲的最好的食料。這時候瘧蚊歡欣地安閒地運用着牠的內工夫，從唾腺裏分泌出唾液來，沿着口器，流進人體的毛細管裏。蚊的唾液有着溶血的特性，使血液變成稀薄，易於吸取。我的種蟲就乘了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混在唾液裏，順流進入了人體的血管。一進了人體，我便暫時辭別了我的唯一的朋友到人體裏去發展生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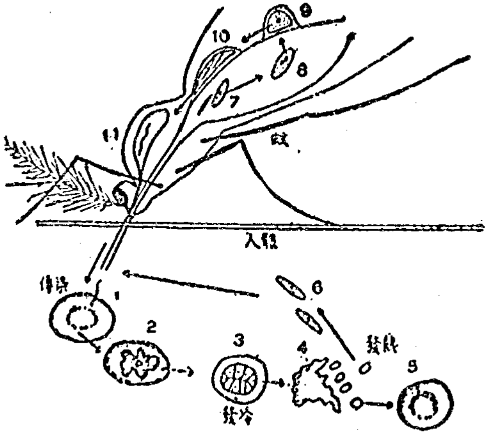


(1)蚊產卵
(2)放大的卵
(3)已孵化的孑孓
(4)有呼吸管的蛹
(5)蛻化中的成蟲
(6)瘧蚊在人手上吮吸血液
(7)蚊的唾液內含有瘧胞子
(8)瘧胞子進入血球中
(9)放大的血球表示瘧胞子的發育
(10)瘧胞子破壞血球而侵入其他血球
(11)雌性胞子
(12)雄性胞子
(13)瘧蚊吮血同時把瘧胞子帶入血液中
(14)蚊體內雄性胞子的發育
(15)蚊體內雌性胞子的發育
(16)雄性胞子的鞭毛授精與雌性胞子
(17)蚊胃內生成的接合子
(18)蚊的胃壁內接合子的發育
(19)瘧胞子進入唾腺中
(20)蚊吸管插入人體而傳染瘧疾

瘧蚊傳佈瘧疾的經過

我在人體內怎樣生活的呢？——且讓我慢慢道來：

我的種蟲走進了人體的血管裏以後，第一件工作便是揀選健全的紅血球鑽進去，開始營無性的生殖，使紅血球裏充滿了許多成熟的幼蟲，第二件工作，這些幼蟲開始活動起來，要衝破了包被着的血球體，另找新的出路。在這時候，人體就會發冷，我在血球裏活動得愈厲害，人體的冷戰也愈厲害，構成了瘧疾症候中的劃期的寒戰期。其實我並不能使人體寒戰，卻反使人體內部發熱，因為內部的熱度突然昇高，比起空氣的溫度來，相差得太遠，因此就覺得空氣寒冷。因為覺得空氣寒冷，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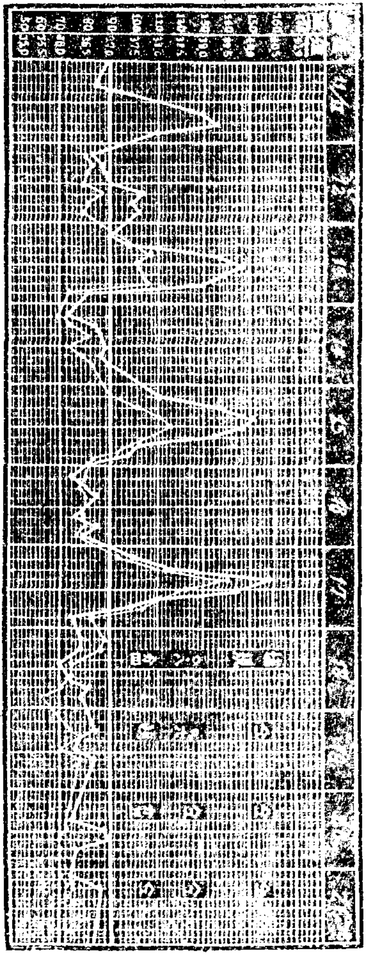
瘧蟲從蚊體進入人體的程序

毛細血管收縮而使皮膚而血量減少，變成蒼白色，而且是冷冰冰的。這個時候，瘧疾病人的寒戰的程度非常的高，能夠使牙齒打戰，混身簌簌地抖，雖然蓋上無數的禦寒物也毫不中用。這時候病人非但混身發抖，脈搏和呼吸也非常促迫，皮膚因乾燥而變成如同雞皮一樣，知覺也會不靈敏起來，滿臉憔悴的容儀，嘴唇和指甲都沒有了血色。在寒戰期中，病人往往感覺得頭痛和疲倦。寒戰的時期，大約要一兩點鐘纔得過去。

等到我把血球衝破了，許多幼蟲在血液裏四散開來的時候，寒戰期即告終止，接着便開始了第二個劃期的發熱期。這個時候，病人身體內部的熱度高到有攝氏四十度乃至四十一度以上。在寒戰期中收縮了的毛細血管，這時候漸漸張大起來，蒼白冷冰的皮膚也就漸漸潮紅溫暖起來。發現了這種現象以後，病人便會有着和寒戰期相反的感覺，感覺到非常灼熱，甚至兩眼發紅，脈搏和呼吸都很快速。發熱的時期，大概要經過三四點鐘纔得過去。

在這發熱的三四個鐘點的長時期中，我在血液裏橫衝直撞地找尋新鮮的健全的

血球，找到了，便又和最初的情形一樣，我的幼蟲一個個地鑽入了新血球，依然去營我的生殖。等到我的幼蟲大部分鑽進新血球以後，嚴重的發熱期便截然停止，開始了第三個製期的發汗期。這個時候，病人身體內部的熱度很快地降低，於是腋窩，額角，顏面以及全身，都漸次發起汗來，汗流得很多，甚至被褥盡溼。瘧疾病人經過了大寒大熱以至於發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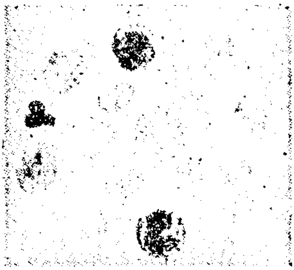


瘧疾熱·型（三日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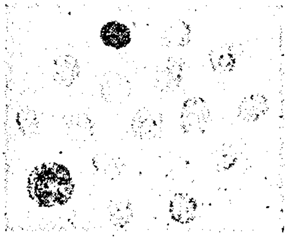
以後，身體非常疲倦，這時候熱度漸退，便自然而然地酣然熟睡。等到睡醒的時候，覺然和健康的人一樣，感覺到非常舒適爽快，彷彿不曾患過瘧疾一樣。——這便是瘧疾的古怪的特徵。

瘧疾從寒戰開始至發汗復元，通常需要八小時乃至十小時的時間。瘧疾的構成，由於我在兩種動物體內營着兩個互相關聯的循環。我在瘧蚊體中營着有性的生殖，從牠的胃裏循環到牠的唾腺裏，藉了牠的唾液轉徙到人體，拿了血球做地盤又營起無性生殖的一循環來。在這一個循環裏所產生的一部分的特異的幼蟲，卻並不找取血球，仍然留在血液裏，等候着瘧蚊再來吸血的時候，又乘機進到瘧蚊的胃裏，再營關聯的循環的生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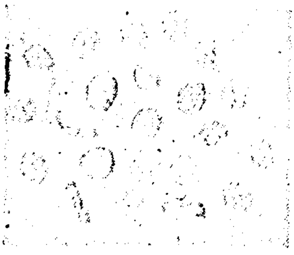
我的族類很多，每一族類的個性也都各有別，雖然侵入了人體而使人發病的現象是一致的，而使之發病的時期卻各不相同；間日的，三日的，四日的，甚至於每日的，所以有了三日瘧，四日瘧，惡性瘧等等名稱。實際上間日瘧只是四日瘧的重復傳染的現象，而每



三日瘧原蟲



四日瘧原蟲



惡性瘧原蟲

日瘧除了流行在熱帶的惡性瘧以外，差不多也是因了三日瘧四日瘧所混合而重復傳染所致的。

我從蚊體進入到人體以後至第一次瘧疾發作的時期是有着一定的潛伏期的：三日瘧是十天至十四天，四日瘧是十二天至二十二天，而惡性瘧則僅需五天至十天。

我在生活中雖然能夠分泌一些毒素，然而這種毒素並不能夠立刻致人於死，倒是因爲我的不斷地破壞新鮮的血球，使人體漸漸貧血，以及人體因了高度發熱而致脾臟

非分地腫大起來，因而引起其他的病症而致死的，卻是常有的事。

人的死亡既然不是我的直接的關係，而世界的人類竟然把我當做仇敵看待，我眞有點不大懂得人類的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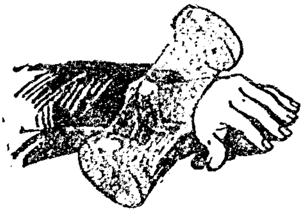
三

最惹氣的是法國醫生拉弗郎。他在一八九一年的秋天，不知道碰見了什麼鬼，忽然把正在患着瘧疾的病人的血液抽取了一些，用顯微鏡來觀察。這樣一來，我的形態以及在人體內生活的情形，就無可隱瞞地被發現了。一向被人類當做是瘴氣的瘧疾，這時候

發見瘧疾原蟲的拉弗郎氏

被拉弗郎揭破了秘密，向人們宣示着說瘧疾的發生完全是我的緣故。「瘧疾原蟲」這個名字，還是這位惹氣的法國醫生給予的，因爲我不是植物性的細菌而是動物性的變形蟲類的緣故。

英國的軍醫羅斯尤其討厭，他無端地逮捕了我的許多朋友，做了各種各樣的實驗，終於證明了我和瘧蚊的關係，把我們的秘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交通道路，以及我們對於人體的影響等等，完全無遺地暴露了出來。而且我的朋友叫做「瘧蚊」的這個名字，也就是這位最最討厭的英國軍醫給予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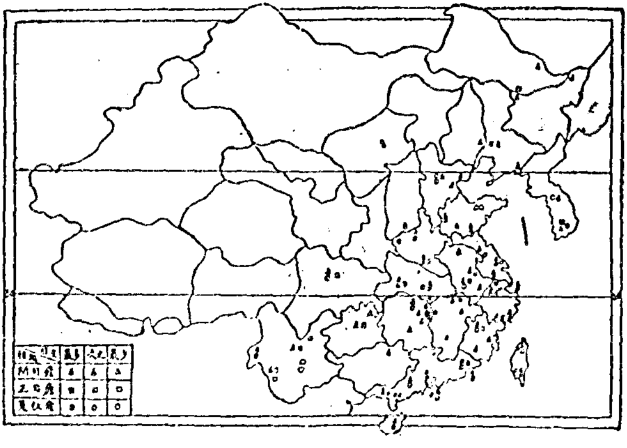
瘧蚊螫刺實驗(孟孫氏)

本來我是自由自在地在全世界的無論何處生活着，繁殖着，猖獗着，並且在歐洲曾經出過風頭：一九〇八年意大利死於瘧疾的差不多二萬人，一九二四年希臘全國遭受瘧疾的災害的竟達二百萬人，而羅馬的終至於滅亡，就是因爲我在那裏充分地活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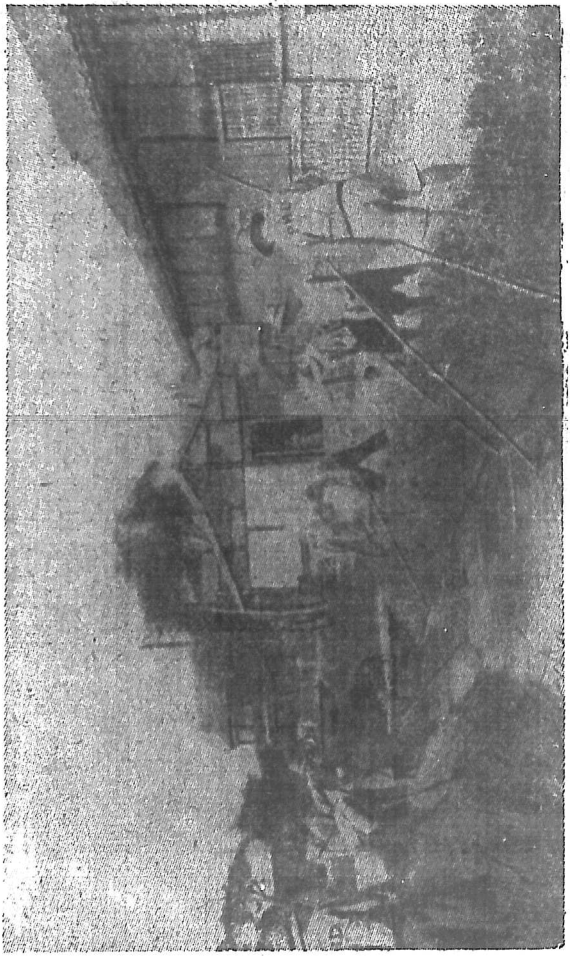
緣故。有名的巴拿馬運河的瘧疾的災害，也就是我的偉大的歷史的奇蹟。

避開廣大的世界不說，單說世界的一隅的亞洲吧。亞拉伯、印度、馬來、安南、暹邏、臺灣、菲列濱、日本以及中國，都是我活動得最厲害最自由的地方。那位討厭的英國軍醫有過一個驚人的統計：印度一年因瘧疾而死亡者，有一百十三萬人，而這個數目所估的死亡率，不過僅及全部瘧疾患者的千分之五哩。

現在我的祕密已經被那些不識相的醫生們完全拆穿了，我在人們面前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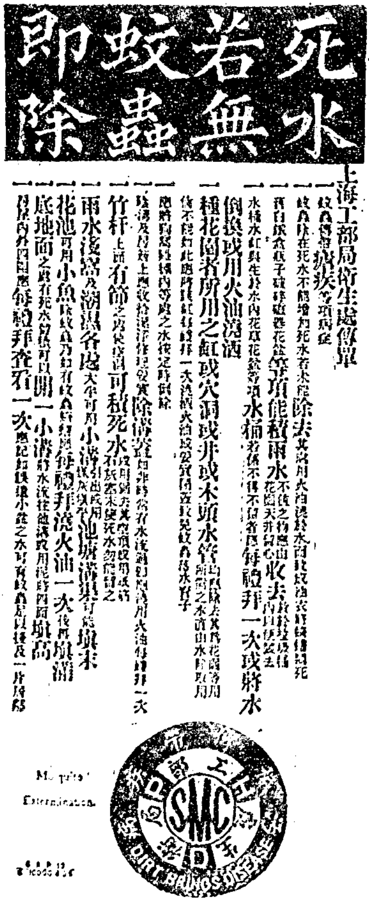


中國三種瘧疾的分佈情況



撲滅蚊蟲工作

法隱藏，全世界的人類簡直把我當做不共戴天的仇敵，並且連累了我的唯一的朋友。人們怎樣用紗窗和蚊帳等類防護着不讓瘧蚊和人體接近，並且怎樣用了滅蚊香、殺蟲水等等惡毒的工具來勦滅瘧蚊。人們更用了惡毒的心計，在溝渠等處的汚水上，滿灑着煤油，並且翻轉了缸呀、罐呀、瓶呀、甏呀之類能夠積水的東西，絕了瘧蚊繁殖的處所，使牠遭受着滅種之禍。——在北歐的各地，如今已經找不見瘧蚊的踪跡，我失卻了唯一的有力



上海工部局的宣傳帖

的幫助，我在那裏就無法活動了。世界各處都在喪心病狂地做着滅蚊的工作，我就必着總有一天我也會遭受着滅門之禍的。

難道「最毒婦人心」眞是確切不移的事實嗎？有一位伯爵夫人在一六三九年從秘魯把金雞納樹的皮帶回了西班牙，經了許多人悉心的研究和實驗，終於在一八二〇年在金雞納樹皮裏發見了我的「死對頭」金雞納霜。

人們就用了金雞納霜來致我於死地。我一遇到金雞納霜，眞彷彿老虎遇見了猢猻一樣，除了死就別無生路哩。

現在世界各處，已在大量種植金雞納樹了，專門提煉金雞納霜的工廠也已有好幾家，看來我的末日是快到臨了，趁我還有一口生氣的時候，把我的歷史以及危害人體的罪惡，原原本本地宣示給大衆，當做懺悔。

長征通信

——黑熱病之話

第一封信

朋友：

我們這一個不掮槍桿的部隊，已經到達清江浦了。

你不要小看我們這一個部隊，我們雖然沒有一個人掮起一支槍桿，可是我們卻都是救國衛民的勇士呢。掮槍桿的部隊為爭取民族的自由而抗戰，我們這一個不掮槍桿的部隊也要為爭取民族的自由而抗戰；掮槍桿的部隊所抗戰的是看得見認得清的敵人，我們這一個不掮槍桿的部隊所抗戰的是輕易不容易覺知的看不見的敵人。論起光榮來，我們這一個不掮槍桿的部隊所做的工作，比起掮槍桿的部隊的工作來，眞不知道

要光榮到幾倍哩。

你以爲我的話有點過於誇張嗎?是的，我的話也許誇張一點，但是我們所做的工作，確實也很緊重，而且責任也十分重大哩。

我們這個不拘槍桿的部隊所抗戰的對象是「黑熱病。」

也許你會覺得驚異，「黑熱病是一種什麽病?」你或者會接着這樣發問。你不是醫生，你又不曾注意過醫學常識，當然你不會知道牠是一種什麽病了。關於這一點，我似乎有預先讓你完全明白的必要，否則我日後的通信，會有許多地方使你莫名其妙的。

先來勾起一段童年的史蹟。

你該還記得吧：我們的東村頭是一個廣場，在那裏我們常常把小朋友們聚攏來做捉迷藏呀捕龍尾呀等等的遊戲，——那裏成了我們的世界，但有時候也成了江湖們的世界。

有一次，這個廣場上來了一個走江湖賣膏藥的，要槍舞刀鑼鼓喧天地引來了很多

看熱鬧的。他賣弄了一回之後，向大家宣傳起他的膏藥的靈驗來，某地方某人患什麽病，貼了膏藥就好了，說得天花亂墜，要求觀衆中有病的也來一試；但是不行，沒有人肯給他做試驗品。

於是這位江湖術士就裝着舞臺上的孫行者那樣，舉手一招，在人叢中找出了東村賣水果的江北孩子。他把孩子拉到場中，對大家說這孩子的肚裏有個痞塊，不醫是一定要死的。不信請大家一摸。我們當時也用手摸了，這孩子的肚子裏眞的有個痞塊。

江湖術士就大吹牛皮，說他的膏藥立刻可以見效，就拿出一張來，在火上烘了以後，貼在孩子的腹部上，不絕地按摩着。大約經過了十五分鐘以後，他再把孩子牽了繞場走，要先前摸過的人再摸一下。輪到我們摸時，我們也覺得驚異地說「眞的沒有了！」

於是江湖術士的靈驗的膏藥獲得了觀衆的信仰，作成了一筆好生意。

那個江北孩子患的是什麽病，我們不知道；他的病究竟有沒有痊愈，我們也不知道。現在思考起來，這個孩子所患的大概就是瘧熱病，單靠一張莫名其妙的膏藥是不會醫

好的。

黑熱病是一種熱帶性的地方病，牠最初發見在印度，黑熱病這個病名，還是從印度語 Kala-azar 這一個名詞翻譯過來的。牠最初發見於印度的阿沙省，是一種慢性的傳染病。牠的蔓延傳染的速度，據專家的調查，每年可伸展約四十八仟米，牠是憑藉了交通線而傳佈的，所以總是沿着交通便利之區而擴展着的。牠從阿沙省開始，漸次蔓延於印度各省區，漸次沿着地中海而蔓延於南歐諸國，漸次蔓延於錫蘭，土耳其，高加索，阿拉伯，非洲，埃及……諸地域，漸次蔓延傳佈到中國。黑熱病在中國的流行區域，就現狀看來，似乎只限於長江以北。如果給牠劃起界線來，則東以東海，黃海為界，南以長江為界，西以平漢鐵路為界，北以長城為界，現在流行着的區域是山東，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蘇等六省，如果這樣蔓延傳佈下去，大有渡江而南，蔓延及於全國之勢。

黑熱病雖然是一種慢性傳染病，但是牠的傳染力非常強，死亡率非常高，據專家的統計，一個流行着黑熱病的鄉村，十家中幾乎有八家是有黑熱病人的，如果以往居的人

口比例起來，感染黑熱病的人數幾乎在百分之二十至五十以上，這個數目，着實是可以驚人的。

黑熱病蔓延傳佈於全世界，從來不曾有人研究出牠的病原來，直到一九〇三年五月及七月總給賴西門和杜諾凡兩氏發見了一種特種的原蟲，證明是黑熱病的病原體，而一九〇八年多爾氏也首先證明了一種白蛉子是傳佈黑熱病的禍首。從此醫學界對於研究黑熱病有了相當的線索，而對於防治黑熱病的工作也就獲得了一線光明了。

我們這次奉命到清江浦來，唯一的重大的工作就是來研究和防治侵害民族生命的黑熱病。朋友，你說我們的繁重的工作和未來的光榮，會不會勝過衛民救國的握槍桿的部隊呢？

我們選定了清江浦做我們的研究和防治工作的根據地，無疑地是因爲清江浦附近的黑熱病人最多的緣故。

因爲我們的不握槍桿的部隊剛剛到達清江浦，還不曾開始工作，我纔有工夫寫給

你這麼一封長信，以後工作一定繁忙，或竟沒有工夫寫信，這是先要請你原諒的。

祝你
平安！

你的朋友 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第二封信

朋友：

我們這一個黑熱病研究隊已經從六月二十二日起開始工作了。我們足足籌備佈置了四個月，實驗室哪，病室哪，門診室哪，注射室哪，臨牀檢驗室哪，白蛉飼養室哪，動物室哪，圖書室哪，以及有關於研究黑熱病的器械哪，藥物哪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在四個月的籌備時期中匆匆忙忙地佈置齊全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們還是守着這一句古訓。

初開幕的幾天，就做了一個盛大的宣傳，但一般的民衆不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以爲我們是什麼教會團體派來的宣教師，好奇地前來聽講的人雖然很多，卻沒有一個人肯自動起來給我們診察和治療。清江浦一帶的民衆的民智究竟還不會開通，可憐他們身患着危險的黑熱病而不自知，所以我們一方面做着研究和救治的工作，一方面還做着開通民智的工作。

我們雖然一本正經地做着救國衞民的工作，可是要獲得民衆的信仰，着實不是容易的呢，有時候我們利用了電影，使一般

黑熱病電影

說明書

全國經濟委員會衞生實驗處

黑熱病研究隊製

黑熱病電影說明書

黑熱病，俗名痞塊病，病者腹大如斗，肝脾作痛，流行華北：蘇，皖，魯，冀，豫，鄂，六省，尤以江蘇清江浦附近爲最烈。千萬民衆，卷入漩渦，死亡何可勝數！民國二十三年衞生署及全國經濟委員會衞生實驗處設立黑熱病研究隊於清江浦，以圖防治。

蘇北人民生活困窮，而蘇北黑熱病流行甚烈，貧病交迫，自當何堪，將請孰能！可知黑熱病爲禍之烈，爲害之深，甚於洪水猛獸！

黑熱病研究隊精修技術於研究外，並同時給予免費治療，以期早日撲滅。受惠者皆感激於心，然猶冀望，而民衆亦應協助，使大衆得免於黑熱病，尚希友邦人士之同情，各方有力者熱誠救濟！共策進行，民族復興，實利賴焉！

民衆知道黑熱病的可怕的情狀，有時候我們竟然變成了江湖術士一樣，用強迫的方法去獲取他們的信仰，經過了幾個人的嘗試以後，纔漸漸有人大膽前來請求治療了。

我們的治療是完全免費的，所以不久便迅速地由每次數人而增至每次數十人，現在已經激增至每次數百人了。

一羣待治的黑熱病患者

我們所規定的診治時期是每星期一、三、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為門診時間，每次受治的總有二百多人，每一個病人都須給他施行一般的診察，都須給他檢驗血液和大小便，都須給他注射，並且都須詳記他的病歷和治療經過等等，你想吧，這就够我們手忙脚亂了。

我們這一個黑熱病研究隊，初意是想側重於探討工作的，如今探討與治療兼施，我們的工作反而更容易獲得成績哩。

除了每星期三次的門診以外，其餘的時間，不是埋頭在實驗室裏，便是消磨在各鄉村裏。江北一帶住民的生活不比江南富裕，每一個村莊都顯得是十分貧苦的。

我們訪問過許多村莊，大渡口哪，鞠集子哪，王莊哪，張莊哪，劉莊哪，陳莊哪，王石鼓莊哪……有些村莊，我甚至連牠們的名字都記不起了。

我們到鄉村裏去，爲的是想觀察一下各村莊的實際情況，並且調查一下黑熱病的分佈情形。我們調查的結果，牠的

黑熱病流行的鄉村（清江浦之王石鼓莊）

情狀實在使我們躭心，眞有像我在前一封信裏說給你聽的比例哩。

我們在訪問鄉村的時候，順便捕捉了許多田鼠，這種田鼠因爲是中華產的，在學名上特稱爲中華田鼠。田鼠特別容易感染黑熱病，所以我們特地把牠捕回來以供實驗。我們並且還在王石鼓莊那裏發見了多爾氏曾經證明過的中華白蛉，爲了實驗的緣故，我們也捕回了許多。

易染黑熱病的田鼠

現在讓我先來告訴你我們對於黑熱病人的檢驗工作；除了一般的診察和大小便仍舊用着平常的方法和手續以外，對於血液，我們特別注意下列七點：

1. 我們特別注意白血球的數目：通常健康的人，在每一個單位內，正常的白血球數是七千至八千，如果是患了黑熱病，則白血球顯著地減少，甚至有少至六百者，這是因爲黑熱

病原體是在白血球裏繁殖的緣故，每繁殖一次，就破壞了許多白血球，所以黑熱病原體的繁殖次數愈多，病人血液裏的白血球就愈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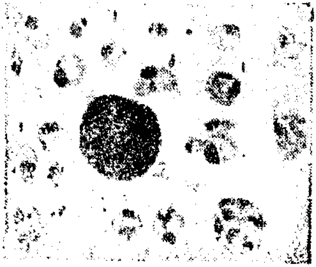
2. 我們特別注意血色素：通常健康的人的血色素的標準度是百分之八十以上，而黑熱病人的血色素甚至有減低至百分之十的。

3. 我們特別試驗球蛋白沈澱：因爲這種沈澱試驗是證明有否黑熱病的有效的方法。

4. 我們特別施行蟻醛試驗：如果血液遇到蟻醛而漸漸成爲固體，這就表示患着黑熱病了。

5. 我們還試行銻試驗：如果在血清中加入十分之一的銻質而發見樹枝狀物，那是有黑熱病無疑了。

6. 我們還把血液製成檢片，在顯微鏡下加以檢視：如果是黑熱病，那就清楚地看得見黑熱病原體。



黑熱病原體

1.黑熱病原體 2.白血球

7. 我們還實行脾穿刺和肝穿刺，把取得的液體製成檢片在顯微鏡下檢視，則有否黑熱病，也就很容易證明了。

黑熱病原體，是一種寄生在人體內的脾，肝，骨髓，血液等處的胞子蟲，以白蛉子爲中間宿主。牠的形狀是橢圓形，內有空泡，並且有兩個小核，如果純粹培養起來，會發見鞭毛。牠歡喜侵害白血球，本體比白血球還要小好幾倍。這是一九〇五年賴西門氏和杜諾凡氏首先發見的黑熱病原體，所以又稱做「賴杜二氏小體。」

朋友，你想想我們的忙碌的情狀吧，每一個就診的病人，我們都須費去了許多普通的和特別的手續，簡直忙得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了。

朋友，你雖然來了好幾封信問起我的近況，可是我實在抽不出一點時間來給你回信，要不是今日遇到休假日，恐怕連這封信你也無緣讀到哩。

我們的闊別已經十個月了，在友情上，自然是不應該杳無音信的，可是爲了救國衛民的工作，朋友，原諒我吧。

祝你

平安！

你的朋友 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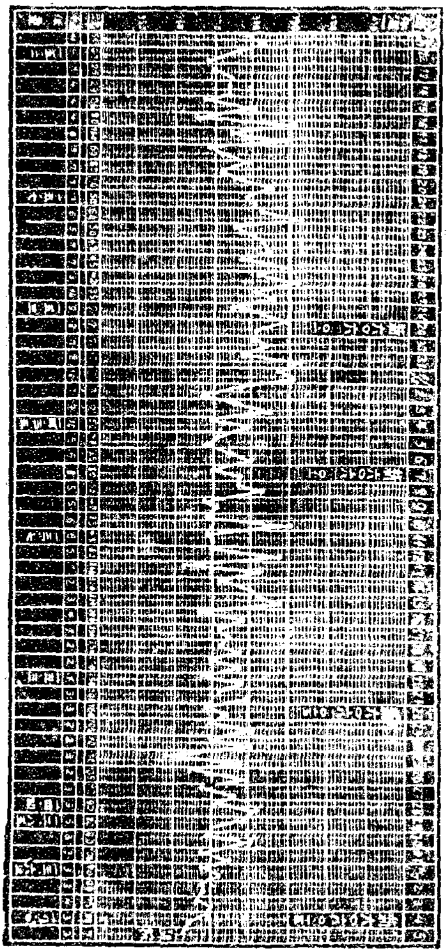
第三封信

朋友：

萬分的對不起，我眞是又半年以上不給你信了，實在我忙得連喫飯的時間也沒有，尤其是在這六、七月間病人最多的時候，並不是我故意忘卻你呀，原諒我吧，朋友。

你想明白黑熱病的情狀嗎？很好，這是應該告訴你的。並且我還應該告訴一般的民衆，使大家知道黑熱病究竟是什麼東西。

黑熱病是一種慢性傳染病，牠自感染以後的潛伏期，或長或短，沒有一定，從統計上看來，大概自二、三星期乃至二、三個月。牠的一般的症狀，大概可以分成三個時期：第一期，在發病的初期，先來高度的惡寒戰慄，接着卽發弛張性或間歇性的熱，這時候的情狀有



黑熱病熱型

黑熱病患者的脾肝腫大

點像瘧疾，粗心的醫師往往會誤診的；這型態的發熱，大約持續着二星期乃至六星期以後，即自然無熱，這無熱狀態經過二、三天乃至一、二星期以後，再又重復惡寒戰慄而發起熱來，就這樣循環地時發時止着，這時候病人的脾臟和肝臟就跟着發熱而漸漸地腫大起來。這是黑熱病的第一個時期的情狀，這時期持續着一個月乃至三個月以後，就移而入於第二期。第二期是黑熱病的常熱期，在這時期裏的病人就會連續不斷地發着熱，脾臟和肝臟就更加腫大，大大得實在驚人。在這時期裏的病人，非但脾臟和肝臟異常腫大，並且開始起進行性貧血，皮膚乾燥，榮養日衰，甚且發生浮腫和腹水。這第二個時期大約能夠持續到七個月乃至十二個月之久。第二個時期度完了，就移入於第三期。第三期是黑熱病的惡液質期，在這時期裏的病人的情狀完全變樣了，熱度下降，甚至於平溫

以下，往往起頑固的下痢，於是就在下痢的情狀之下死亡了。一般的黑熱病的全經過，短的大約三個月，長的大約一年乃至三年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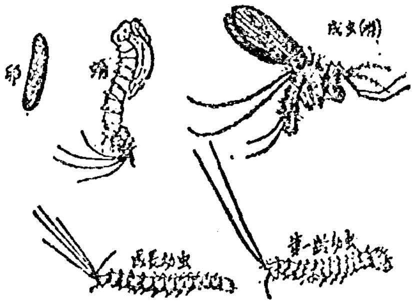
以上所說的是黑熱病的一般的情狀，實際上不是每一個病人都是這樣的。其實呢，黑熱病的死亡，大都是死於併發症，如併發下痢哪，併發心臟衰弱哪，併發胃腸出血哪，併發走馬疳哪……不一而足。總之，黑熱病如果不及早治療，結果是沒有不死的，不是死於併發症，便是死於惡液質。如果能够及早加以治療，則百分之九十五可以獲救的。即使併發危險的走馬疳的黑熱病人，只要治療得早，也是可以獲救的。

黑熱病患者的水癌（走馬疳）

黑熱病的傳染媒介是白蛉子，我們現在已經確切證明了。我們把從王石鼓莊捕來的中華白蛉飼養在實驗室裏，使牠繁殖出來，使用繁殖出來的白蛉子去吸取黑熱病人

的血液，幾天以後，便能夠在白蛉子的胃中發見黑熱病原體，再用這些已經有傳染可能的白蛉子去嚙咬中華田鼠，果然，不久以後，被嚙過的中華田鼠也就照樣發生起黑熱病來了。

白蛉子的生活史，也是和蚊蟲差不多的，牠也是有着卵、幼蟲、蛹、成蟲的四個時期的。牠產卵於陰濕的地方，經六日乃至九日就能夠孵化了。孵化出來的幼蟲，全體分成十二個環節，並且長着肉刺和長毛。形狀有點像蠶，牠也像蠶一樣會蛻皮，經過二十六日乃至二十八日蛻皮三次以後就變成蛹。蛹是成長的幼蟲爬入土內以後才化成的，經過九日乃至十日以後就再蛻衣而成爲白蛉子。白蛉子是會飛的昆蟲，牠也像蚊蟲一樣，也只有雌蟲才出來吸取脊椎動物的血液。白天深藏在黑暗的地方，到黑夜纔飛出來覓食，所以人類就無辜遭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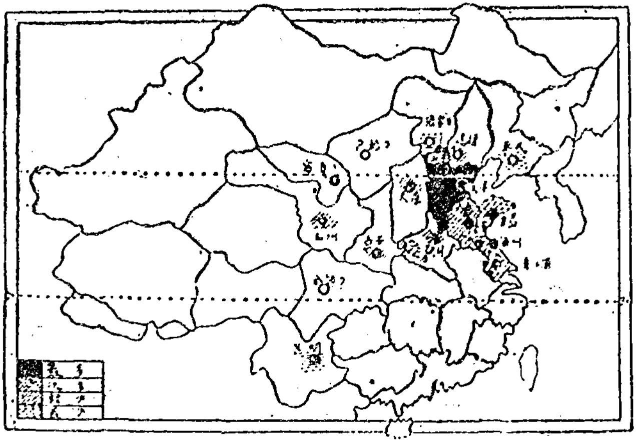


中華白蛉生活史

中國白蛉子爲患的地方是很多的，最多的地方是華北一帶，就全國地域計算起來，淸江浦一帶還算是次多數哩。

「那末怎樣纔能够除滅白蛉子，使黑熱病斷絕了傳染經路，並且怎樣纔能够救治已被傳染的黑熱病患者呢？」朋友，也許你會這樣發問吧？

白蛉子因爲身體很小，而且我們現在還不會研究出牠的生活習性，我們現在只知道，牠於成蟲一日後就能够吸血，就能够營生殖作用，再過六日乃至十日就能够產卵，牠的正常壽命是二星期乃



中國白蛉的分佈概況

至三星期。因爲牠的身體很小，所以紗窗和蚊帳是無法防止牠的，依照假定的想法想起來，如果用除滅蚊蟲的方法來除滅白蛉子，也許會相當有效吧。

救治黑熱病的藥劑，從前是一般的應用六〇六的，自從克利司的那氏和卡隆尼亞氏首先創用銻製劑以後，銻製劑就像金鷄納霜對於瘧疾一樣成爲治療黑熱病的專劑。我們這個黑熱病研究隊用以救治黑熱病人的就完全應用銻製劑。每一個病人大約須注射銻製劑三個月乃至六個月纔能全愈。通常注射一個月以後就可以完全無熱，而顯著腫大的脾和肝都變成柔軟而至於觸摸不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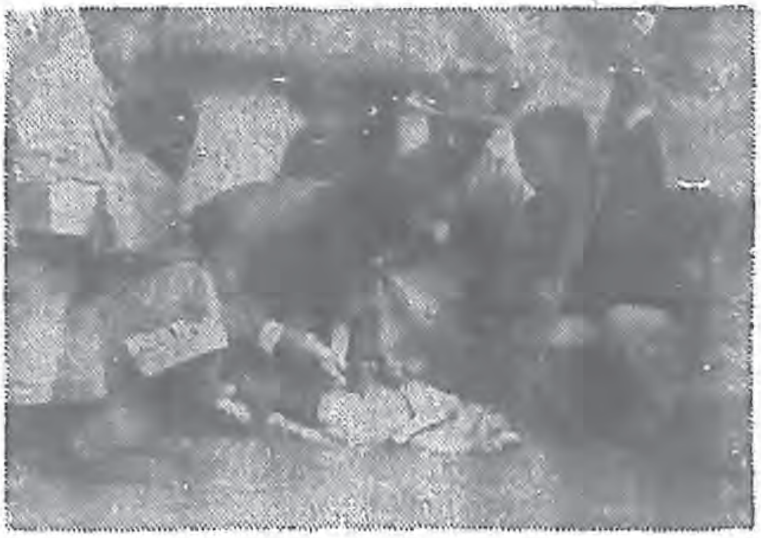
我們這一個黑熱病研究隊，從開始工作到現在，時間的經過，雖然纔祇一年，可是工作的成績，卻確實值得驕人，因了我們的努力救治而獲得全愈的病人，已經多到不可勝數。這是因爲我們不但在每星期一、三、五的上午施行門診，並且還隨時開拔到各鄉村去舉行普遍的全村治療的緣故。症狀稍微嚴重一些的病人，我們還留他住隊治療，以期速愈。事實上非但清江浦一帶的黑熱病人接受了我們的救治，甚至有從西安、南京、東海、徐

州等處不遠千里而來的黑熱病人請求我們予以救治哩。

可惜我們這一隊的人員實在太少，否則我相信不上兩年工夫，就會把淸江浦的黑熱病剷除淨盡的。說一句誇大一點的話，假使在中華全國的凡有黑熱病的區域，每一處地方都有着一隊黑熱病研究隊，那末用不到幾年工夫，全中國的黑熱病也將剷滅淨盡了哩。

解剖中華白蛉

我們的工作雖然這樣繁重，我們的責任雖然這樣重大，可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身心卻都很健康和愉快，診療的時候專心診療，實驗的時候專心實驗，雖然工作到毫無休息的機會，也沒有人肯發出半句怨聲。實驗的時候比診療的時候更有趣，解剖中華白蛉哪，解剖中華田鼠哪，穿刺病人的脾臟和肝臟哪，甚至穿刺狗的脾臟和肝臟哪……如果有一些什麼給我們發見了的時候，那



剝穿肝狗

時候我們簡直興奮得幾乎瘋狂了哩。

有趣的事情眞多哩，我這裏有着一冊私人的日記，將來有機會時我拿給你看，你看了，保管你會發誓立刻生一個兒子去學醫生哩。

忙得很，不說空話了。

祝你

平安！

你的朋友 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第四封信

朋友：

我們的工作，從開始到現在已經二年半了，一直是非常順利，所擔憂的是工作人員

太少了。而且經濟方面也許會有問題，因為每一個病人的注射藥、內服藥、住院、手術等費至少要三十元左右，而且那種救治黑熱病的特效藥銻製劑又是外國貨，國貨雖然已經有得出品了，但是不夠用，這一個瀕危的數目，是大得驚人的。雖然，這也是救國衞民的工作，像捐槍桿的部隊的槍彈的來源一樣，只要眞正能夠衞民救國，也就問心無愧了。可是如果得不到各方的援助，我們這一番對黑熱病的抗戰，或者也終於難獲勝利哩。

朋友，不知道為了什麼緣故我近來很厲害地患起懷鄉病來。在過去二年半中，因為工作繁忙的緣故，思想起來似乎只給了你三封信，而在今年這一年中，竟然不會給過你一封信，雖然你已經給了我二十多封。現在呢，我熱烈地懷念起我的家鄉來，二年多不見的屋家，二年多不見的家人，二年多不見的朋友，二年多不見的故鄉……啊，思想起來，恨不得立刻插翅飛回，一療飢渴。然而怎能夠呢，身如現役軍人在前線上哩。

朋友，我已經預備向主管機關試行請假，如果獲得准假的話，我一定立刻回來，而且一定把日記帶回給你。

我希望一定能够准假，不，我相信一定能夠准假。否則呢，我這個懷鄉病患者將會想死在異鄉哩。

候着暢敍闊別吧。

祝你

平安！

你的朋友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新居日記

——囘歸熱之話

第三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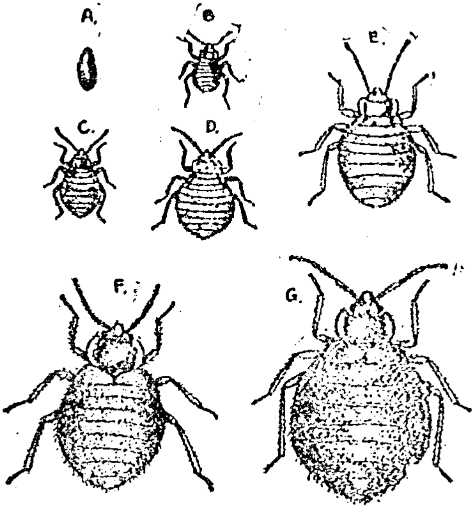
新近搬了家。

這新居給了我一些討厭的新的刺激。爲了這些刺激，這幾天精神感到不振，身體有點疲倦，白天老是瞌睡：這顯然是睡眠不足。造成睡眠不足的原因，並不是遲眠，也不是早起，卻是在半夜裏常常無端地醒來。——並不是無端，每當睡得正酣的時候，一種可惡的小生物就出來擾人清夢，逼得你不得不起來搜尋牠，消滅牠。因此一夜天就非起來十次八次不可。夏夜苦短，睡眠就永遠不會充足了。

這種小生物也怪，在冬天，牠不知道躲藏到那裏去了，偏是在夏天，牠會成羣結隊地

出來。人們怕熱，牠卻偏不怕熱，人們醒着的時候，牠就躲在縫裏穴裏，人們一睡，牠就活動起來了。牠的生殖力又強，不消幾天工夫，就子子孫孫滿牀滿地了。

「臭蟲！」「臭蟲！」人類替這種小生物題的名字太有趣了。這種蟲眞是很臭很臭，你如果捉到一個臭蟲，拿來嗅嗅，倒也並不覺得怎麼樣臭，可是你如果把牠揉死了，立刻一股強烈的臭氣衝鼻而入，這種奇怪的難聞的氣味，會使人噁心，甚至嘔吐，如果你是一個神經衰弱者，你一定會感到受累無窮哩。



臭蟲生活史

A.卵 B.—F.各齡的幼蟲 G.成蟲(雌)

臭蟲是喫血的動物，我不知道牠的臭氣是從那裏來的，難道人類的血液裏本來就有着這種難挑的臭氣嗎？

說起人，人委實是太無用了，表面上是萬物的靈長，是時代的寵兒，然而卻擋不住自己所發明的一顆小小的子彈；不要說能够奪取人的生命的子彈，就是一隻微小的臭蟲，也會擾得你毫無辦法。人除了茫然地自大的高傲的討厭的習性以外，人究竟有些什麼用處呢！

我承認我是無用的，這幾天被這新居的老地主臭蟲先生擾得够苦了。

第五天

這幾天苦熱，入晚不能安睡，只好躑躅街頭，藉消溽暑。

當夏季的晚風自由地拂掃去市街的炎熱的時候，我們在街頭看得見一批一批的短袖露臂的人，雪白粉嫩的玉臂在晚風裏動盪的時候，我們想得見她們的怡然的感覺，

然而怪出奇的，她們的玉臂上總多少找得見一些怪刺眼的疙瘩。這些疙瘩，雖然不見得因此有損於她們的莊嚴，可是總覺得於她們的美觀有點妨礙。往常不知道其中原委，如今自己的兩隻粗老的手臂上也佈滿了一顆一顆的怪難看的疙瘩，於是乎恍然明白人類的可憐，並反映出人類的無用。那麽龐大的一個人物，卻不能夠征服一隻微小的臭蟲，如今反被臭蟲征服了哩。

臭蟲，眞是一種討厭的蟲類，我已被擾得四天不曾安睡了。今天是遷到這新居來的第五天，我不知道今夜我能夠入睡否？我眞就心，白天有着必要的工作，即使倦極也無法打盹，晚上又見厄於臭蟲，如果這樣一天一天地持續下去，即使我不會被累死，一定也會病倒哩。

啊，我眞後悔，我不該貿然遷進這新居來！當初我因爲舊居太窄，想換一個比較寬敞的地方，誰知卻跌進這苦窖裏來了。

失眠是非常痛苦的，然而並不失眠而竟被擾得無法入睡，這痛苦我不知道是不是

比失眠還要更甚一些。

臭蟲，臭蟲，唉，今夜又將手忙脚亂到天明了哩。

第七天

一連被臭蟲纏擾了五六天，人被弄得困倦不堪，昨夜捉了半夜臭蟲，卻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居然睡着了。

失睡後的深眠是應該非常舒服的，然而我一覺醒來，卻並不感到舒服，反而覺得頭昏腦脹，手癱脚軟，並且感到一陣一陣的寒戰，雖然在這大暑天裏，卻彷彿處身在冰窖裏似的。於是我蓋上幾條被窩，可是奇怪，卻並沒有一點暖意，只覺得面部熱烘烘地，彷彿在開始發熱。這樣內熱外寒，實在難受。我不知道我怎麼竟會生起病來？一個孤單的人，在健康的時候倒並不覺得怎樣，但在生病的時候就不免感到有點悽慘了。

我埋頭睡着，仔細思量致病之因。我突然記起像這樣的病症我是曾經患着過的：是

去年，也是這樣的時季，我突然發寒發熱起來，把我嚇得沒命也似地立刻去找醫生，醫生說是瘧疾，喫了一些金雞納霜就痊癒了。如今我這個病症，也像去年的一樣，一定又是瘧疾無疑。既然是瘧疾，我是有過經驗的，明天去買些金雞納霜來喫了就會好的，現在且由牠發寒發熱吧，我何必去提心吊膽呢？——這樣想着的時候，我的心平靜下來，毫不煩躁，靜待着一陣一陣的難挨的寒戰自己平靜下去。

難挨的寒戰靜止了以後，雖然接着是難挨的高熱，可是我卻呼呼地睡着了。究竟是好幾夜沒得安睡的人，這睡眠是多麼甜美啊！雖然那些可惡的臭蟲依然興風作浪，可是我竟全不覺得。

第八天

今天早晨醒來的時候，覺得頭裏很痛，痛得像要裂開似的，滿嘴厚膩得非常難過，心裏翻上翻下地彷彿要嘔吐出來，全身感到疼痛，不舒服，自己摸摸自己的額角，覺得火辣

辣地，熱度還沒有退，而且依然很高，肚子有點瀉痢的樣子，勉強起來出去買了一瓶金雞納霜回來，依法服了，仍舊倒在牀上躺着。

不知道是藥喫得太少了呢，還是病得太厲害，我昏昏沈沈地躺了一天，到夜幕張起來的時候，我的熱度依然沒有退卻，而且自己覺得彷彿更高了一些。過去的瘧疾的經驗彷彿不是這樣的。難道是不經醫生，自己服藥的緣故？心想起來出去找個醫生看看，可是時間已經夜晚，自己覺得有些不方便，且耐着等到明天再說罷，也許明天自己好了也說不定。

一天沒有喫過東西，肚子並不感到飢餓。這時候我感到有家者的幸福了，他們不但在健康的時候鶼鶼鰈鰈，惹人欣羡，即使偶然病了，也有個人在旁邊安慰安慰，侍奉湯藥，不像我這個獨身漢病了一整天也沒有一個人影兒來問一聲。幸好我的肚子爭氣，牠會不感飢餓，否則只好逼着我自己起來弄來喫哩。

這一次病愈以後，我要放棄我的獨身主義，一定要找一個稱心適意的人兒來慰慰

寂寞裡。

臭蟲這些可惡的東西，牠們並不顧念我的病體，依舊毫不客氣地翻擾。在微弱的燈光之下，我看得見牠們的動態，牠們的行動非常迅速，我不知道牠們的六隻細小的脚，拖着一個龐大沈重的身體，怎麼竟會這樣有勁？如果人也會有着像臭蟲那樣步履如飛的脚勁，人就不需要發明汽車來代步了。

可是人終竟有人的聰明，臭蟲們雖然步履如飛，我卻依然能够一個一個地捉到牠們。當一個臭蟲拖着牠的沈重龐大的身體急速地爬行的時候，我只要伸過一個食指去，用指尖在牠的龐大的身體上只要輕輕地一壓，用不到施以多大的暴力，就聽見一個爆裂的聲音，接着一包血淌出來，濺了一牀，染了一指，而那個可惡的臭蟲呢，自然是立刻粉身碎骨，命登鬼籙了。

這件工作雖然引不起我的興趣，卻多少解除了我一些病中的寂寥，使我暫時忘卻了難堪的病熱。

倦了的時候，在熄燈入睡之前，我又服了一些金雞納霜，我默禱着這一些藥會驅走了病魔，到明天還我一個健康的身體。

第九天

昨夜一夜天不曾睡着。

整夜昏昏沈沈地如在雲霧之中，幾次幾次心裏翻上翻下地惡心難過，並且瀉痢了好幾次。在天快亮的時候，竟然嘔吐起來；兩天沒有喫東西，肚子裏早已是空空如也的了，什麼也吐不出來，只吐了一些黃水，又苦又酸又難受，我從有生以來，這是第一次的經歷，我永遠不能夠忘記這苦痛！

昨夜喫的藥完全沒有效用，昨夜的默禱變成了一個永遠的夢，病非但沒有見好一點，而且熱度彷彿比昨天更高了。一清早就是那麼高的熱度，那末今天下午的熱度不知道又將高上多少！

天哪，我怎麽這樣命苦，而竟病上這幾天呢？

這一次的瘧疾，怎麽竟然這樣厲害呢？

忽然我感到我患的也許不是瘧疾，而是別一種可怕的病症，我應該立刻去找醫生看看，醫生一定會知道這是什麽病，醫生一定會有使我痊癒的辦法。像這樣一個人關在屋子裏，即使病死了也不會有人知道的。

於是我起來，我穿上衣服……可是天哪，我覺發見我的這一間屋子竟在團團旋轉，屋子裏的桌子、椅子、檯鐘、花瓶、雜物等等彷彿有人在把牠們任意移動似地都在不規則地幌動起來，我覺得一切都變了樣，一切都在天翻地覆地傾翻轉來……終於我起不及穿上鞋子，這個病熱的身體也跟着屋子、桌子、椅子、檯鐘、花瓶、雜物等等一齊翻倒下來，跌在牀上，而那牀，也竟像飄舞在旋風裏的一片落葉一樣，突然旋上了高空，又突然旋落下來，一直旋落下無底的深淵，眼前祇是一片黑暗。

第十二天

眼簾上感到一種光的刺激，使我從迷朦中醒來，我發覺我安靜地躺在牀上，滿身溼淋淋地彷彿曾經發過大汗，身上穿着衣服，一隻脚上穿着一隻還沒有把帶子扣好的鞋子：就這樣和衣連鞋地躺着。

這種在平時不大會有的事象，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感到奇怪。

我記得這間屋子彷彿曾經天翻地覆地旋動過，我舉目看看這屋子裏的一切簡單的陳設，這一切的陳設都各安穩地安置在我所能夠記憶的原來的位置上，沒有什麼異樣，祇是一隻小小的檯鐘，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停了。

我忽然記起我是一個病人，我發着很高的高熱，我一病就是三天，在第四天的上午我曾經想出去找醫生，卻又發生一件天翻地覆的事，……此後就什麼也不記得了。

我記起我的病熱，我伸手摸摸我的額角，可是奇怪得很，一點也覺不出什麼熱度，我驚奇地坐了起來，也並不感到頭暈；立起來在屋子裏來回地踱了幾步，覺得和平日並沒

有什麼兩樣。我彷彿是一個不曾病過的人。難道我是在做夢嗎？或者我的病已經霍然痊癒了？然而我現在淸淸楚楚地記得我是曾經病着的。也許我的病像去年的瘧疾一樣地完全痊癒了吧！

肚子突然感到飢餓起來，三四天沒有喫東西，自然應該需要些什麼了。於是我走出去購買食物，這其間我發覺我已經和這家店鋪睽違了六天。這使我感到極大的驚奇，難道我這一病竟病了六天，而其間竟昏迷了三天嗎？旣然病得昏迷了，怎麼又忽然痊癒了呢？這使我愈想愈糊塗，愈想愈弄不明白。——管牠吧，去想牠做什麼呢？反正病已經好了，就作算沒有病過也不要緊。

第十五天

這幾天來，我的生活度得非常快樂，喫呀，喝呀，娛樂呀，……盡情地享受着，幾乎忘了我是一個曾經病過的人。晚上，那些臭蟲雖然依舊成羣地出來襲擾，可是我對於牠們，似

乎已經有點習慣了，睡着了就難得有醒的時候。——反正人體的血是很多的，就讓牠們喫掉一點也不要緊，又何必夜裏起來勞心地捕捉呢！

我漸漸地和臭蟲成了朋友，變成並不討厭牠們。

第十八天

和先前幾天一樣，我的生活依然度得很快樂，祇是昨夜大概睡得遲了，睡眠不足，今早醒來有點頭痛，倦怠之感還沒有完全除去。——再睡些時候休息休息吧。

其實我不該貪睡的，因了這一睡，身體突然戰慄起來，面部烘烘地感到熱意，頭痛欲裂，整個身體彷彿被置在冰窖裏，又彷彿被置在火爐邊，就這樣發寒發熱起來。

啊，我又病了！而且病得彷彿和前一次一模一樣。

這一次我應該趕快去找醫生了，我不應該自作聰明，誤我自己。——這樣想着的時候，我立刻起來，不管體力的承受得住與否，努力換着去叩醫生之門。

醫生爲我測了測體溫，按了按脈搏，看了看舌苔，檢了檢喉頭，聽了聽肺部，捺了捺肚腹，敲了敲膝蓋，捏了捏小腿，摸了摸全身的淋巴腺，……這樣仔細診察了以後，只知道熱度很高，卻一時斷不定是什麼病症。

「你曾經患過什麼病麼？」醫生鄭重地問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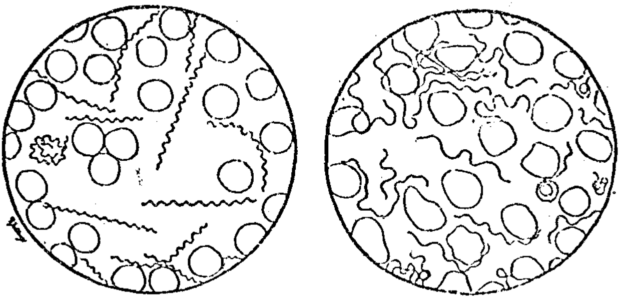
我於是把去年患過瘧疾，新近患過不知道是什麼病名的病症以及自己喫過什麼藥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他。

醫生聽取了我的旣往的病歷以後，要求我讓他驗一驗血，說也許能夠從血液裏找得出發病的原因來。

驗過血以後，醫生主張立刻注射新六〇六。

新六〇六是治療梅毒的聖藥，這使我心驚肉跳起來，難道我的血液裏有梅毒菌嗎？

我自有知以來，就知道潔身自好，從沒有涉足花叢，也從不曾興起過一個有傷風化的念頭，我自信直到現在我還是一個童男子，我那裏會有梅毒呢！



生活狀態　　固定標本

回歸熱螺旋體

「我沒有梅毒，」我本能地抗拒說。

醫生笑了，他說我患的並不是梅毒，是患着另一種螺旋病原體作祟的回歸熱，這種病症只有立刻注射新六〇六纔有痊癒的希望。

我同意了，醫生爲我注射了一針，並且約定明天去覆診。

回來躺在牀上，靜待疾病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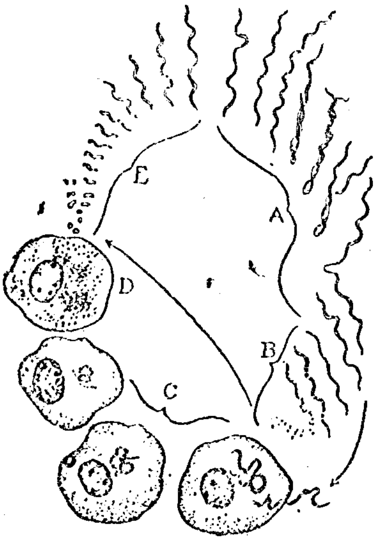
我不能夠相信醫生的話，我對醫生的一針針藥不無懷疑。

然而我沒有其他的辦法，我懷着僥倖的心情，期望這一針針藥眞的會發生效力。

第十九天

昨夜睡得很好，連什麼時候入睡也不知道。

大概是因爲睡足的緣故，今天醒來，神清氣爽，昨天發着的高熱，現在彷彿已經沒有了，身體不再覺得冷也不再覺得熱，頭已經完全不痛，昨天所有的病象，今天已經完全消失了。消失得那樣快，難道是那一針新六〇六的功效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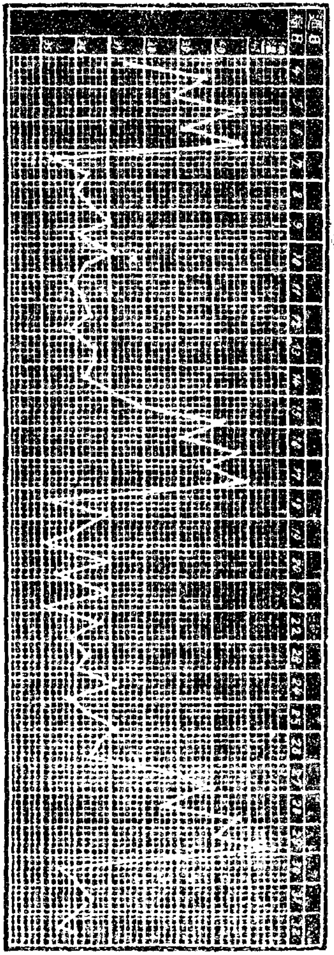
回歸熱螺旋體的生活史

A. 横裂增殖；B. 球體形成；C.D. 侵入虱蟲體；E. 侵入人體。

今天依約到醫生那裏去覆診，診察的結果，熱度已經完全沒有了，血液裏的那種螺旋病原體也找不見了。

「恭喜你，你的病好了，」醫生拍拍我的肩頭說。

於是我和醫生討論致病之由。據醫生說，這是一種傳染病，牠的病原是一種螺旋體，人傳染到了這種病症，病原體在血液裏發育起來，大概經過兩天乃至十天的潛伏期，就會突然發病。發病的開始，有點像瘧疾，突然惡寒戰慄，體溫急速昇騰，達攝氏三十九度至四十度，甚至四十一度，頭痛，身疼，甚且眩暈，食欲不振，有時發生嘔吐，發生瀉痢。在客觀的診察上，可以發見和瘧疾的症狀差不多的脾臟腫大，腓腸肌感到強劇的壓痛，枝氣管發炎等等症狀。這種病症的高熱，並不像瘧疾那樣不過幾個鐘頭就會退熱，牠會持續着高熱六七天，常常會熱得你發昏。可是這樣高熱了六七天以後，卻又像瘧疾那樣會突然退熱，退熱的時候，往往會發生大汗。退熱以後，一切的症狀就都隨着消失，在自覺上是彷彿已經痊癒了。其實呢，這病症並沒有痊癒，牠不過也像瘧疾一樣暫時潛伏着罷了。經過了五天乃至八天，卻又突然發作起來，一切的病象和前一次的一模一樣，非常刻版地重演一次，所以這種病症就稱做囘歸熱，發生囘歸熱的螺旋體就稱做囘歸熱病原體。這種病



回歸熱熱型

症如果不加治療，牠會三次四次地重演下去，直到牠自己罷休，這樣人就夠苦了。

據醫生說，這種病症在從前是只得由牠自生自滅，不知道醫治的方法的，現在已經可以利用化學的砒素製劑新六〇六來醫治牠了，因為新六〇六直到現在還是一種殺滅傳染性螺旋體的聖藥，而回歸熱的病原體也是同型不宗的螺旋體呢。至於傳染的媒介者，卻是一種常見的臭蟲。

發見回歸熱螺旋體的奧塔爾米氏

醫生的所有的話我都完全相信，只有他說這種病症是從臭蟲傳染的這一句話我不相信，世界上的臭蟲之多，不可勝數，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這一羣貴客，怎麽並不看見每一個人都患這種奇怪的討厭的病症呢？

然而醫生的解釋卻又只好使我相信了，他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回歸熱的螺旋病原體是奧塔爾米氏在一八七三年發見的，當時還不知道牠的傳染經路，後來科和氏和特頓氏在阿非利加研究回歸熱，纔證明出來是從含有回歸熱病原體的臭蟲媒介傳染的。臭蟲吮吸了回歸熱病患者的血液以後，牠的體內就有這種病原體存在，要是這個臭蟲再去吮吸健康的人的血液，這個健康的人就有被傳染回歸熱的危險了。

醫生說我的所以被傳染到回歸熱，也許我的新居的前主人曾經有人患過回歸熱

裏。

從此我恨惡臭蟲，恨得像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甚至恨惡這窩藏臭蟲的新居。

第二十天

臭蟲既然一時無法除滅，新居自然也就不可一日居了；新居既然不可一日居，還是仍舊搬回老地方去罷，我寧願侷處在狹小的蝸居，那裏是不曾有過臭蟲爲患的。

假日紀遊

——象皮病之話

一

由於我們的請求，教師答應我們利用一個冗長的假期，作一回採集旅行，預備在這一次的旅行中搜集一些病理的材料，囘來作一回系統的研究。

二

我們這採集旅行的一羣，是幾個熱心的教師和一批熱心的學生組合而成的。我們在學校裏集合了以後，開始出發。我們旅行了好幾個行省：雲南、貴州、廣東、廣西、江蘇、浙江、湖南、湖北，以及故宮所在地的北平，沙漠附近的蒙古，以大豆著名的東三省，以藥材開世

的四川，四通八達的漢口，成爲世界第五商埠的上海……一些交通便利的行省和通都大邑，我們差不多都走遍了。

這一次的旅行，給予我們的印象很好，我們不但在每一個地方看清楚了各不相同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化，我們並且還獲得了許多許多的關於病理的知識和材料。我們在雲南、貴州一帶看見了因礦質的供給缺乏而發生的甲狀腺腫，就是他們所謂的大頸病。我們在廣東、廣西觀察到了有着普遍的傳染性的痲瘋。我們在蒙古一帶看見了常常流行的斑疹傷寒。我們在東三省讀到了許多關於鼠疫的文獻。我們在浙江看見了「蕭山蟲。」我們在江蘇看見了黑熱病。我們在湖北聽見了「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老」的童謠。我們在四川聽見了「川耗子」的綽號。我們在北平瞻仰了皇室的故居。我們在上海知道了康登的「寒腿病」以及被稱爲「上海熱」的新病……

在這一次的旅行中，我們非但獲得了許多新知見，我們還獲得了許多新鮮的足爲病理研究之一助的新材料。我們在兩廣獲得了作爲肝蛭的中間宿主的幾種淡水魚。我

們在浙江獲得了作爲霍片蟲的中間宿主的幾種扁卷螺。我們在江蘇獲得了黑熱病的傳搬者白蛉子。我們在東三省獲得了鼠疫的傳搬者鼠蚤。並且我們還採集了許多藥用植物，大部分都是民間的秘方，而爲一般民衆所賞用着的。……

我們這一次的旅行的收穫實在太多了，我們眞像進入了寶山一樣，帶回了許多許多珍品哩。

三

現在我應該記述我們在旅途中所遇見所討論所研究的一件珍貴的事，這是在我們這一次旅行的全部穫得中要算佔着第一位的。

那是在我們旅行浙江的時節。我們高興地喫着嘉興的南湖菱，湖州的泗安酥糖。我們在湖州嘉興一帶發見一些鄉下人的下肢有些異樣，這種異樣的姿態引起了我們的教師的注意，他指示我們要我們特別注意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引起了我們的興趣，我們隨時留心觀察，有一些鄉下人的下肢的確有些逈異尋常，粗看彷彿是腫了的一樣，脚腿變得非常粗大，皮膚表面凹凸不平，變得非常難看，遠看覺有點像一雙象脚，走起路來顯然沈重得難於舉步。這顯然是一種病症。但這是什麽病症呢，還是學生的我們，思攷了復思攷，研究了又研究，終於不能夠認識牠。

「這是什麽病症呢？」終於我們去問指示我們注意這病象的教師。

「你們還沒有讀到這功課，你們自然不會懂得的，」教師這麽說，「可是你們如果能夠在這一個良好的機會裏加以仔細的研究，這於你們將來的功課上是有着很大的幫助的。現在你們且先去實地研究一下，然後我再來指導你們。」

於是我們像走進了實習醫院一樣，我們召集了一些病人，加以仔細的診察。依了

象皮病的下肢腫大

象皮病的乳房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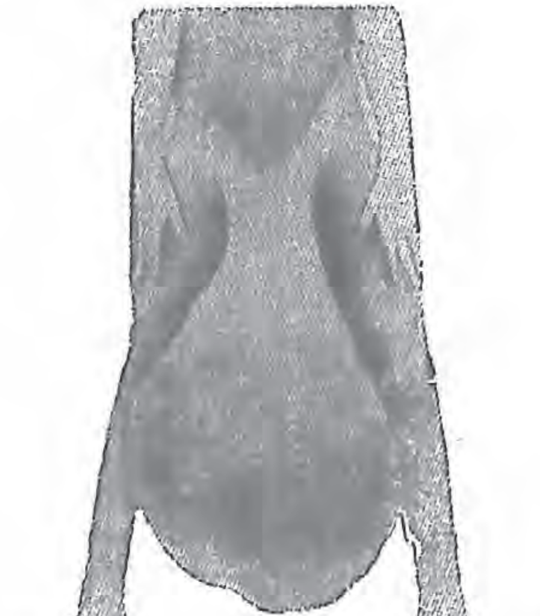
象皮病的手臂腫大

我們所學得的診察的順序，首先考查他們的家族歷，既往症，可是，不知道是我們的問診技術不高明呢，還是這病症根本沒有既往的病歷，我們所獲得的祇是一些不相干的不能貫串起來的零亂的斷片。於是我們只好開始現症檢查，每一個病人的全身狀態，一般都還健康，從頭到脚除了患部以外，幾乎找不出別的症象來。對於患部，我們也祇診得看去有點像維他命缺乏症的脚氣，可是以指壓下去，壓成了一個深凹，一放手卻立刻就復原了，彷彿是壓着了一塊彈力很強的橡皮，並不像脚氣病那樣會深陷不退；並且脚氣病是兩脚受病，這

些病人大都只有一脚受病，而且並不是全部腫脹，大部祇是局部肥大的。——使我們感到過甚的驚奇的是有些病人的陰囊大得可怕，有些病人的陰脣出奇地肥厚起來。……

在教室裏我們受到過治病務須去其病原以及診斷務須精確的訓誡，我們竭盡了我們的智力，凡是我們所能夠應用得到的診斷技術，我們差不多全都搬出來應用了，可是除了我們的肉眼所能夠看得見的怪難看的肥大的病腿等等以外，我們不會發見什麽。

我們忽然想到也許病原潛藏在血液裏面，像瘧疾、梅毒之類一樣，或者潛藏在臟器裏



象皮病的陰囊腫大

象皮病的陰莖及陰囊腫大

面，像肝蛭、黑熱病之類一樣，於是我們在這些病人的身上完成了驗血和穿刺等等的工作。——然而可憐得很，除了徒然加給病人以許多無謂的痛苦之外，我們不曾獲得什麼。

當我們把這個貧乏的報告呈給指導我們的教師的時候，我們的臉都紅了。

四

「全部仔細診察過了？」教師讀過了我們的報告以後，遲疑地問。

「全部仔細診察過了，」我們羞澀地回答。

「用了全部的診斷技術？」

「用了全部的診斷技術。」

「應用過比較診斷學的知識？」

「應用過比較診斷學的知識。」

「檢過糞便？驗過血？」

「檢過糞便，驗過血。」

「不能從既往症裏查得端倪？」

「不能從既往症裏查得端倪。」

「沒有家族的歷史？」

「沒有家族的歷史。」

「查不出前驅徵候？」

「查不出前驅徵候。」

「現症都是一樣的？」

「現症都是一樣的。」

「查不出可疑的症象？」

「查不出可疑的症象。」

「不知道正確的病名？」

「不知道正確的病名。」

「不明白醫治的方法？」

「不明白醫治的方法。」

「不敢大膽試一試？」

「不敢大膽試一試。」

……………

教師悠然地笑了。

我們靦然地退了。

五

「要是在從前，我遇到了這樣的病症，」一天晚上，教師集合了我們和一些病人彷彿是公開的演講似地說，「我也會是像你們現在那樣摸不着頭腦，無法措手的。這是因

爲在功課上還沒有讀到過，在病例方面也不會看到過。任你怎樣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沒有一個人會是生而知之，不學而能的。現在有着這樣一個絕好的機會在你們的面前，你們遇到了卻毫無辦法，別人也許會竊笑你們愚蠢，我是知道原諒你們的。

「現在我告訴你們，這是一個慢性的病症。因爲牠的肥厚的皮膚有點像象皮，牠的病部的型態有點像象足，所以我們就稱牠做象皮病。

「發生象皮病的原因就我們現在所已經知道的，有兩種：一種是屬於原發性的，一種是屬於續發性的。續發性的象皮病原因於丹毒，膿瘍，癰腫，四肢的慢性炎症、慢性潰瘍，以及手術等等的誘因，以致局部的淋巴液或靜脈血鬱積起來，漸漸構成各式各樣的象皮病。原發性的象皮病，原因於一種能夠寄生在血液裏面的絲狀蟲，構成一種傳染性象皮病。原因雖然各不相同，可是發現出來的症象卻總是差不多的。

「我說各式各樣的象皮病，就原因、部位和型態來說，這是完全眞實的。從原因說，因絲蟲的傳染而發生的稱做絲蟲象皮病或熱帶象皮病，因別的病症而續發的，歐洲人稱

做本國象皮病，還有原因於先天的稱做先天象皮病。從部位說，雖然大都是發生於下肢，然而也有發生於上肢的；雖然大都是發生於一肢，然而也有發生於兩肢的；更且也有發生於陰囊的，也有發生於陰唇的，也有發生於乳房的，也有發生於顏面的。從型態說，肥厚的皮膚較爲柔軟的稱做軟象皮病，硬固的稱做硬象皮病，表面緊張平滑的稱做平滑象皮病，表面粗糙而構成疣狀的稱做疣狀象皮病或乳頭狀象皮病，皮膚肥厚成塊狀的稱做結節性象皮病，……

「我們現在不談那些屬於續發性的各式各樣的象皮病，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屬於傳染性的絲蟲象皮病罷，因爲如今在你們的面前的，全都是絲蟲象皮病患者呀。

「絲蟲象皮病本來是熱帶傳染病，但因爲牠的性質更適宜於溫熱地帶的緣故，就廣佈於非洲、美洲、亞洲等各處溫熱的地帶。在中國，這絲蟲象皮病所分佈的區域也很廣大，長江流域以及福建、廣東等地的各城市村鎮，到處都有發見，而江蘇、浙江、福建這幾省就特別多。就江蘇、浙江而論，江蘇的無錫、江陰，浙江的湖州、嘉興這些地方就常常發見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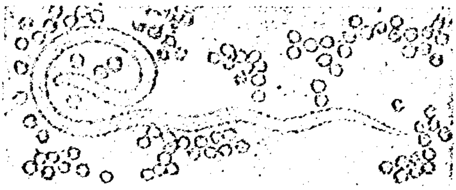
絲狀蟲

蟲象皮病的盛大的流行。

「我們現在旅行在這絲蟲象皮病流行很盛的浙江，而且來到了這流行的焦點嘉興和湖州，這眞是我們的幸福；如果我們不出來旅行，我們到那裏去找到這麼多的值得珍愛的病理材料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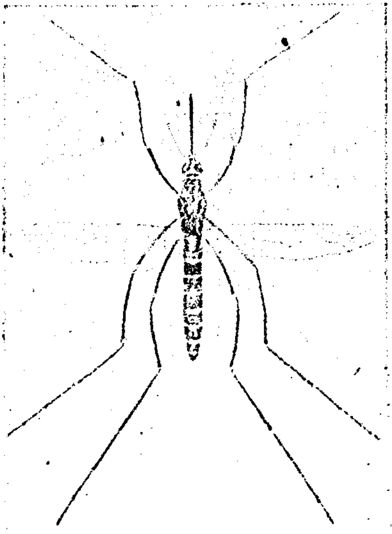
「發生象皮病的絲蟲是寄生在血液裏面的，牠在顯微鏡下所現的形態是迂迴曲折，七纏八繞地像一段亂絲那樣的東西，絲蟲絲蟲這個名稱，就是因了牠的形態而題名的。絲蟲也有雌雄，雌蟲比雄蟲長，在顯微鏡下看起來，常常看得見雌雄兩蟲互相團聚在一起，體色白而透明，頗爲美麗。

「對於這些病人，你們都已經替他們施行過血液檢查，然而你們不曾發見什麼。這並不能夠證明這些病人的血液裏面沒有



絲狀蟲在血液中

絲蟲的存在，而是顯示你們不曾知道絲蟲的習性。原來牠們也像我們所深惡痛疾的臭蟲一樣，是歡喜夜間出現的。白天牠們深深地藏於人體的內部，到了黑夜，牠們纔游泳到皮膚表面的血管裏來。牠們非但寄生在血管裏面，也還寄生在淋巴管裏面，並且在淋巴管裏履行雌雄交媾而產生無數的仔蟲，使淋巴管做成了牠們的產牀。仔蟲的蟲體是非常細小的，差不多和赤血球一樣，所以一到黑夜，很容易隨着血流，流到皮面。——如果你們知道絲蟲的習性，那末，只要在夜間施行血液檢查，你們就可以非常容易地檢見許多許多絲蟲了。



象皮病蚊的雄姿(雌)

「絲蟲爲什麼有着夜現的習性呢？這是和牠們的中間宿主有着直接的關係的。牠們的中間

宿主是一些黑蚊，一些被稱爲庫列屬的幾種黑蚊，但亞伞佛雷屬的某幾種黑蚊，有時候也會是絲蟲的中間宿主。蚊蟲差不多都是在夜間出現的，絲蟲爲了適應這種環境，就有了夜現的習性。如果是白天出現蚊蟲的地域，像菲列賓以及太平洋裏的諸島，那裏的絲蟲的習性，就是日現的了。

「說起來是頗爲費解的，有些傳染病原爲什麼一定需要中間宿主？像梅毒那樣完全是單刀直入地靠着直接的接觸去互相傳染，豈不是痛快嗎？

「當絲蟲的仔蟲從牠的中間宿主蚊蟲進入了人體以後，人體並不立刻發病，必要等到絲蟲在人體裏因了繁殖而逐漸逐漸地增多起來以後，人體纔漸漸發現病象。最初是突然寒戰，發熱，頭痛，嘔吐，粗心的人往往會把牠當做瘧疾的；可是在人體的血液裏面並沒有瘧疾原蟲，所以即使服了治瘧專劑也不會退熱的。這樣的病象持續了幾天以後，就自然而然地自己退熱。從此這種病態就常常發作，或者一月數發，或者一年或數年一發，這其間，人體的某一部分如上下肢，如陰囊，如陰唇，如乳房，如顏面等處漸漸發生病變，

皮膚肥厚起來，形成了怪難看的象皮病。

「象病皮的形成，是因爲絲蟲的成蟲、蟲卵以及仔蟲等等塞住了局部的淋巴管，阻斷了淋巴流，引起了局部的淋巴炎，致使結締組織伸長起來，這樣續續發作，結締組織續續伸長，終於那怪難看的象皮病就漸漸構成了。

「當絲蟲阻塞住淋巴管的時候，淋巴管往往會膨大而且曲張起來，甚且破裂。淋巴管破裂了，管內的乳糜就流出管外。如果破流在膀胱或腎臟裏，人就發見乳糜尿，如果破流在腹腔，人就發生乳糜性水腹。所以如果你去檢驗象皮病患者的小便，有時候會發見乳糜尿的。

「我這樣說法，對於絲蟲象皮病的傳染經路，以及牠的發生和經過，你們大概都明白了吧。現在我要和你們談一談象皮病的預防和治療。

「對於象皮病，在醫療方面，直到現在，還不會找見確實有效的方法。一般所應用着的，對於初患的輕症，施用局部的壓迫綳帶；對於已經形成肥厚的患者，那就只有施用外

科手術，切除了肥厚的皮膚，使他減輕負擔。——除此以外，毫無辦法。

「象皮病是由蚊蟲傳染的，所以要防免傳染，就應該注意滅蚊。傳染象皮病的蚊蟲都是家蚊，所以一方面使用蚊帳，使已經有病的人杜絕了被傳撥的機會，使健康的人不被蚊蟲叮咬；一方面注意家庭間的積水，消滅了蚊蟲繁殖的機會：這樣，象皮病的病原就有希望消滅或者減少了。——這是現在所能夠實行的退而求其次的關於公共衛生方面的方法。

家蚊的發源地

「象皮病這一種病症，因為不是一種急性的病症，而且即使病者也決無生命的危險，祇是行動上多感不便，外觀上稍覺不雅罷了，所以直到現在，對於象皮病的治療方面，

還不曾有什麼值得珍愛的新的發明和發見。——你們都是醫療界的未來的鬥士，我熱烈地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對於象皮病的根本救治，會從你們身上放出絢爛的曙光來。」

六

因了熱心的教師的詳盡的指示，我們對於這一些病人重新加以仔細的診察。我們在他們的血液裏發見了絲狀蟲，一切的一切都如教師所說的一樣，我們都一一證明出來了。因此清楚地確定了他們是被傳染了以夜現絲蟲爲病原的象皮病。

象皮病既然是無礙生命的慢性的病症，而我們在旅行中也沒有完備的手術室，因此我們不能夠有所施展，仍舊讓他們帶着病痛可憐地走散了。

這是我們這一次的旅行中的一件值得記載的事，也是一宗值得紀念的知識。

而且，教師的最後的話深深地印記在我們的心裏，從今以後，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願那未來的曙光眞正能夠從我們的身上絢爛地放射出來！

謳歌

——睡眠病之話

一

聽說世間有種瞌睡蟲，
專門偷喫人類的腦精；
如果有人給牠鑽進了，
一天到晚只想打盹。

白天打盹究竟是少見的，
要有，便是一批懶惰的人；——

懶惰根本是另一個原因，
那裏是瞌睡蟲在偷喫腦精。

事實上是一批貧苦的人，
他們終日勞作，終年辛勤，
工作，工作是他們的生活，
他們怎敢懶惰？怎敢打盹？

然而他們畢竟都在打盹，
不知道他們怎麼這樣沒精神？
打起盹來不單是一個人，
常常是男女老幼一家門。

睡眠病患者

據說，據說這是一種病症，
害着的全都是熱帶的人，
阿非利加的奈爾河畔，
剛果，尼格爾，吉涅果兒，……到處流行。

這不是一種急性的病症，
彷彿是在無形中生成；
起初，起初祇是稍感疲乏，
終於，終於成了嚴重的睡眠病。

好好的一個健康的人，

會漸漸發生淋巴腺腫脹的病徵，
接着顏面，胸部，腿部都浮腫起來，
並且發生紅疹紅斑，脾臟變性。

在這，在這病症的過程，
會發生高度的憂鬱，高度的奮與，
接着就是癲癇狀態，嗜眠狀態，
就這樣日夜沈睡，昏昏不醒。

說起來你不會相信，
這竟然是一個無救的病症，
只要，只要病上一年光景，

睡眠病患者

睡眠病患者

就會嗚呼哀哉，壽終正寢。

二

我從前曾經看見過一張電影，
那張電影用了「奈格那」做題名，
內容便是專門描寫那種睡眠病，
滿眼的倒頭便睡便死的慘象實在令人心驚！

我看見一些健康的人，
全都是身體結實有精神；
但，不知遇到了什麼災星，
便一個個精神萎頓，只想打盹。

晝面上出現一些醫生，
他們在努力研究這種病症，
他們用盡了種種方法，
一心想挽囘天運救人倫。

我看見一些病着的人，
一個個經過醫生的悉心治診；
他們的淋巴液被抽出來，
一滴一滴地移上了顯微鏡。

顯微鏡淸楚地告訴我們，

淋巴液裏有一種古怪的蟲，
用了一些難看的姿態，
蠕蠕地不停地自在遊行。

據說這就是睡眠病的病原，
就是人們傳說的瞌睡蟲，
因爲牠的型態有點像個使壞了的錐子，
醫學界就給牠命名爲「錐蟲。」

成爲睡眠病的病原的錐蟲，
不知牠究竟怎樣走進人身？
但，終於，終於他們發見了，

睡眠病原蟲

罪魁禍首是一些小小的飛蠅。
於是我注意到一羣羣的飛蠅，
牠們的隊伍實在多得驚人；——
據說，據說這是熱帶的生物，
牠們也像蚊蟲一樣吮血爲生。

牠們叮了這個叮那個，
飛來飛去呵，到處叮人；
還彷彿已經成了習慣，
被叮者毫不肉怕心驚。

柯和氏與潘思氏在非洲的天幕內研究睡眠病

飛蠅們是獲得了牠們的生活，
可是人就從此染上了病症；——
不過，不過潛伏期卻十分久長，
發病的時候沒有人會記起這個遠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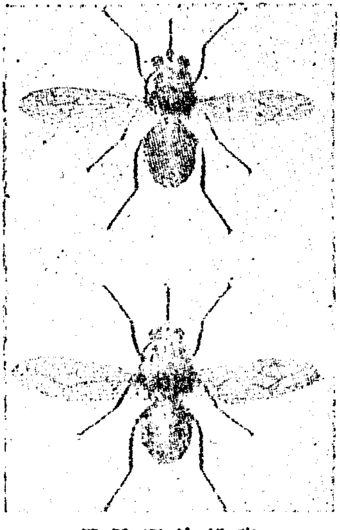
醫生們開始捕捉飛蠅，
把牠們粉身碎骨，問罪定刑，
用了科學的豐多的恩賜，
找出來了許多，許多的罪證。

終於，終於獲得了確切的明證，
傳搬睡眠病的就是這種飛蟲，

紅身綠翅，狀態怕人，
牠的名字叫做「采采蠅。」

采采蠅叮過了有病的身，
又去叮咬健康的人；——
於是健康者也都染上了疾病，
整個區域裏就全是病民。

如果要防免傳染睡眠病，
首先要撲滅害人的采采蠅；
如果飛蠅一時不能驅除淨盡，
至少要防閑着不讓近身。



采采蠅的雄姿

不幸傳染到了睡眠病，
應該早期去請教醫生，
不要，不要等到嚴重起來，
弄得生命危險沒救星。

「奈格那」清楚地告訴我們，
世界上有着這麼奇怪的病症，
我不知那批觀賞電影的人，
幾個懷疑？——幾個相信？

三

采采蠅的發生地（非洲）

從前我以爲這衹是一個電影，
如今我知道這確是千眞萬眞；
可憐，可憐一些熱帶的人，
至今還呻吟痛苦於這種病症。

聽說近來上海也曾發現過睡眠病，
這有點使我不敢相信，
上海不是一個蠻荒的熱帶，
上海也並沒有那種采采蠅。

也許病者是一個旅行家，
他曾經到過睡眠病流行的地帶；——

或者根本是一個熱帶的人，
來到上海以後方始發病。

總之，這是一種討厭的病症，
我們應該刻刻留意，處處當心，
不要以爲這是一種熱帶病，
我們就漫不注意吮血的飛蟲。

吮血的飛蟲雖然有着許多種品，
但每一種品都是有害於我們，
如果我們能够一概予以剿滅，
我們的生活纔眞能够合乎衞生。

人與蟲的搏鬥

——肝吸蟲之話

一

「蟲！蟲！你們動不動就說是蟲，那裏來的這許多蟲！我們這一代活到這麼老了，卻不曾看見什麼蟲來把我咬死，你們這一代在我的手裏抱大來，已經做了長輩了，也不曾看見什麼蟲來把你們咬死，如今在這幼小的一代的身上，你們卻鬧起什麼蟲來。說有蛔蟲，也許我會相信，但那是消食蟲，有了牠，我們喫下東西去纔容易消化，這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有的。上一次你們說這孩子的肚子裏有蛔蟲，聽信了什麼西醫的話，硬要驅蟲驅蟲，驅得他精疲力盡，病了一場。西醫的外國道理，眞是狗屁不通！我們的世代不曾看見一個西醫，我卻不曾看見有誰給什麼蟲纔得死去活來的。孩子喫了西醫的一次大虧，你們也該

記得了，如今卻又去相信狗屁不通的西醫的話，又說這孩子的肚子裏有蟲，而且怪出奇地說是肝裏有什麽蟲。肝裏會有什麽蟲呢？眞是荒乎其唐！」

老祖母一口氣嘮嘮叨叨地說上一大套話，衛護着她的心愛的小孫兒，因爲她的心愛的小孫兒病了。這孩子雖然如今已經十五歲了，可是一向身體不好，自小多病多痛，頭痛咧，發熱咧，發胃病咧，瀉肚子咧，傷風咳嗽咧，鬧蛔蟲咧，……沒有一個寧靜的時候。因爲老祖母疼愛的緣故，一有病就請醫生咧，服藥咧，老祖母相信的是中醫，那種怪難喫的湯藥喫得這孩子的身體反而衰弱起來。因爲常常生病，老祖母就愈加疼愛，一天到晚存念着他，甚至連一點微風也不許他吹一吹。平日不管這孩子的胃口如何，把各種各樣她自己所愛喫的東西，儘量塞給這孩子喫，燕窩咧，銀耳咧，人參咧，阿膠咧，喫得他愈加衰弱起來。這孩子在老祖母的手裏太嬌生慣養了，一切全是她老人家的主意，即使是他的親生的父母也莫想顧問一點兒。前幾天因爲這孩子病弱得太不成樣了，他的父母瞞過了老祖母，偷偷地帶着他去請教西醫，西醫卻說這孩子的肝臟裏有蟲。他們回來告訴老祖母

時，老祖母便怒氣沖沖地罵起來了。

「我從來不曾看見過像你們這樣不知道疼愛孩子的父母，」老祖母罵着說，「孩子病弱得這個樣子，你們卻偷偷地帶着他出去吹風，你們不想活，你們去死好了，你們卻不能夠帶累我的疼愛的孫兒陪你們去死。他是我的寶貝，我的心肝，我的肉，我不許你們傷害着他。你們如果沒有良心，那你們就索性把我弄死好了。我老了，你們不好意思欺侮我，卻作弄起我的疼愛的小孫兒來。」

老祖母罵着，罵着，淚珠兒從老花的眼睛裏滴下來，哭了。

「可是，媽媽，他雖然是你疼愛的孫子，可也是我的疼愛的兒子呀，」孩子的父親這樣說，「做父親的總不見得會故意把兒子弄死的。」

「不故意？那末你為什麼去找胡說巴道的西醫？」老祖母氣憤地問

「對於醫生，我並不是迷信西醫，」孩子的父親柔聲和氣地回答說，「我覺得一個醫生對一個病人的疾病，總應該清楚地認識，指證出牠的病原來，像我們認識一個人必

須認清這個人的面相一樣。一個醫生如果能够客觀地拿出證據來，那末不論是中醫或是西醫，都是値得爲我所信任的。可惜直到現在爲止，我所知道的中醫，無論對於什麼病症，沒有一個能够拿出客觀的證據來的；而西醫呢，他們對於一個病症，常常是拿得出客觀的證據來的：像傷寒症，他們能够找得出來傷寒菌；霍亂症，他們能够找得出來霍亂菌；結核病，他們能够找得出來結核菌；瘧疾病，他們能夠找得出來瘧疾原蟲；……西醫們他們拿客觀的證據來診斷疾病，對症治療，不像中醫那樣單憑三個指頭暗中摸索。媽媽，你想吧，我如何能够不相信西醫是優於中醫的呢？」

老祖母聽着她的兒子的柔和溫順的講述，一肚子的火氣漸漸平了下來，想想兒子的話，似乎也多少有點道理，中醫們的確是從來不曾拿出過一個病症的證據來的，對於兒子的爲了愛護他自己的兒子而偷偷地領去找西醫，在這一個論點上似乎是無法反對的。然而她方纔生了很大的氣，自然不好意思立刻贊同兒子的意見。她漸漸在思索着怎樣來了結這個嚴肅的局面，變成並不在聽兒子的柔和溫順的講述。

「除非拿出證據來，我是到死也不會相信的，」老祖母在思索中似乎聽見了一些「證據」「證據」的話，她譫語似地這樣說。

二

孩子的父親一心想救護他的被肝蛭病苦纏着的兒子，他思考着要改變他的年老的母親的信心，使她相信孩子的確是患着這種頗堪憂慮的病症；並且使她相信這種病症只有信託西醫纔有治愈的希望；使她覺得中醫是無能於這種病症的。

爲了要達到他的這個目的，他誠懇地跑到他所信任的醫生那裏，商量討教着這方面的必要的知識，並且借到許多彩色的圖片，他拿了這些回來當做攻擊他的年老的母親的舊的信心的武器，他相信他一定能夠獲得完全的勝利的。

「媽媽，你看，這就是肝蛭，」孩子的父親指着一個彩色的圖片給老祖母看。

老祖母老眼昏花，戴着老花眼鏡，費力地察看這彩色的圖。她看見上面畫着一片肉

色的東西，看不清是些什麽。這對於她並不感到一點興趣，只是這一些奇形怪狀的彩圖，因爲是她所從來不曾看見過的，多少引起了一點好奇的心；她舉目觀看這一些圖片，像鄉下人看花紙那樣，糊裏糊塗地看着這形形色色。當她的老花的眼光瀏覽到某一個圖片上面的時候，彷彿在無意中會見了一個熟朋友一樣，她開始注意起來。

「這個我認識，」老祖母指着一個圖片說，「那是蛔蟲，那白白的玉筷一樣的，畫得眞像，眞像是眞的一樣。哦，怎麽是一條長一條短的呢？難道那也像你們一樣，一條是父親，一條是兒子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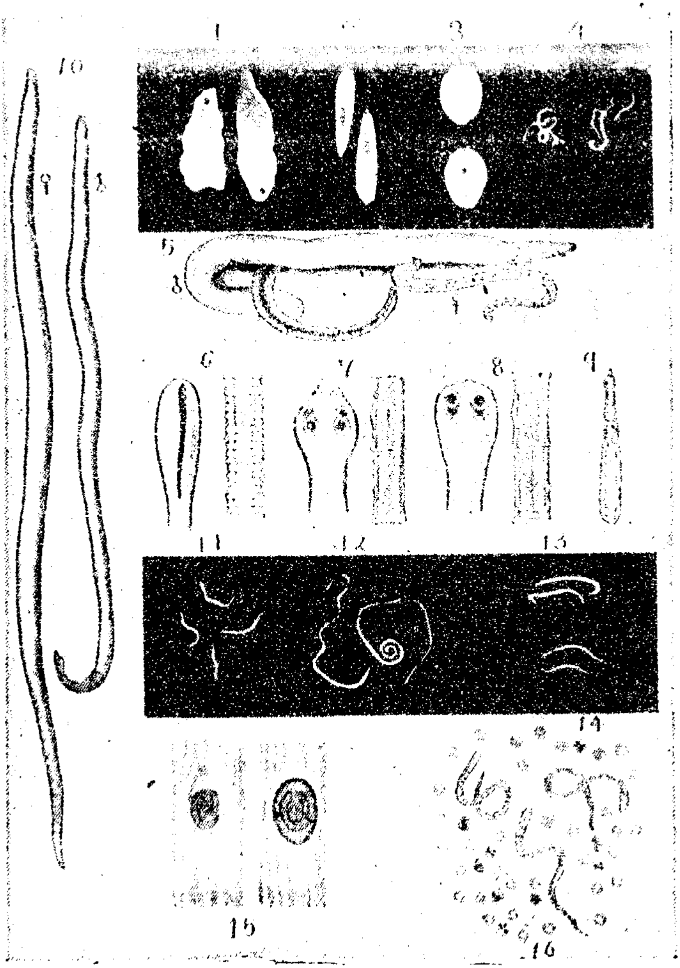
「不，」孩子的父親說，「那條長大的是雌蟲，那條短小的是雄蟲哩。」

「蛔蟲也有雌雄嗎？」老祖母奇怪地問。

「當然囉，」孩子的父親高興地說，「因爲有雌雄，所以纔會生出小蛔蟲來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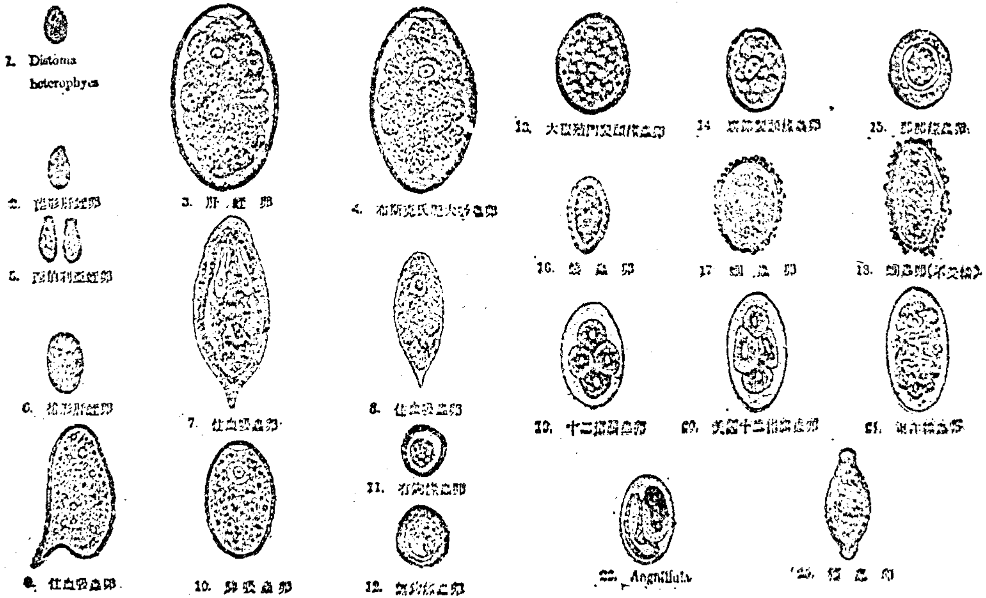
「那是什麽？」老祖母指着蛔蟲旁邊的一個小圈問。

「那就是蛔蟲的卵呀，」孩子的父親說，「蛔蟲也像別的動物一樣，先產下了卵，然



主要巨大寄生蟲圖譜

1. 肝蛭；2. 薑形吸蟲；3. 肺蛭；4. 5. 住血吸蟲；6.—9. 條蟲；10. 蛔蟲；11. 蟯蟲；12. 線蟲；13. 14. 鈎蟲；15. 16. 旋毛蟲。


1. Distoma heterophyes
3. 肝蛭卵
4. 布斯克氏肥大吸蟲卵
7. 住血吸蟲卵
8. 住血吸蟲卵
9. 住血吸蟲卵
10. 肺吸蟲卵
16. 蟯蟲卵
17. 蛔蟲卵
18. 蛔蟲卵(不受精)
20. 十二指腸蟲卵
22. Anguillula
23. 鞭蟲卵

寄生蟲卵圖譜

後纔孵化成蟲。」

「唷，這個一節一節的長得可怕的東西是什麼呢？」老祖母指着另一個圖問。

「那是絛蟲，」孩子的父親說，「絛蟲有好幾種，有些是口器上有鉤的，有些是口器上無鉤的，有些的節片很闊，有些的節片很多，而那一節一節的節片裏，藏着有無數的蟲卵，這也是人體的寄生蟲啊。

「媽媽，你看，這就是有鉤絛蟲的蟲頭，」孩子的父親指着一個放大的蟲頭圖給老祖母看。

「唷，那樣怕人，人的腸子給牠咬住了，不是要被咬斷了嗎？」老祖母驚駭地說。

「是呀！」孩子的父親順着老祖母的口氣說，「所以一個人的腸子裏有了寄生蟲，不論是那一種蟲，總歸是病得很厲害的。」

「這個，這個是什麼蟲呢？像什麼小動物的舌頭那樣的，多難看呀！」老祖母忽然注意到另一個圖片，好奇的問，卻還怪牠的樣相長得太難看。

「那是怪有趣味的薑片蟲，」孩子的父親故意說些趣話說，「像切成了片的齊紫薑，那樣子，那顏色，是再好看也沒有了。」

「那末，這個呢？」老祖母指着另一個圖說，「像一隻鄉下人穿爛了的草鞋那樣的，這個就沒有薑片蟲那樣好看了。」

「媽媽，你眞健忘，」孩子的父親輕鬆地說，「這個就是我剛纔指給你看過的肝蛭呀，在這肝蛭旁邊的小圓裏的一顆一顆的小東西，就是這肝蛭的蟲卵。」

「這就是肝蛭？」老祖母有點不相信兒子的話，「我就不相信我疼愛的孫兒的肚子裏會長着這樣難看的東西！你們如果說我的孫兒的肚子裏長着別的漂亮的蟲兒，我也許會被你們騙信，如今你們說是長着這樣難看的東西，這可騙不信我了。那樣聰明秀麗的孩子，會長着這樣的呆蟲嗎？」

「媽媽，你又太主觀了，」孩子的父親和老祖母辯論起來說，「這就是西醫的長處，西醫是能夠拿出客觀的證據來的。——」

「難道這些騙人的圖片就是他們的客觀的證據嗎？」沒等孩子的父親的話說完，老祖母就搶着反駁說。

「不，不，」孩子的父親立刻辯正說，「西醫們的客觀的證據，並不是那些圖片，卻是從病人的糞便裏檢查出來的。一個人的肚子裏生了什麼蟲，這個人的糞便裏就檢查得出什麼蟲卵。患蛔蟲病的就檢得出蛔蟲卵來，患鉤蟲病的就檢得出鉤蟲卵來，患條蟲病的就檢得出條蟲卵來，患鞭蟲病的就檢得出鞭蟲卵來，患薑片蟲病的就檢得出薑片蟲卵來，患肝蛭病的就檢得出肝蛭卵來，……如果肚子裏沒有什麼蟲，那末，糞便裏就檢查不出什麼蟲卵來了。」

「有這樣奇怪的事情！」老祖母半疑半信起來說，「怎麼我從來不曾聽見中醫們這樣說過的呢？」

「這就是中醫不及西醫之處，」孩子的父親找到了抨擊中醫褒揚西醫的機會說，「中醫不懂得科學，只靠了三隻手指胡猜瞎想地治病，西醫們卻能夠應用了科學的工

具來檢查疾病，診斷疾病，一定要把病原弄清楚了以後，然後醫治，就像馬快捉賊一樣，一捉就着了。——這就是西醫強似中醫的地方。」

「那末西醫們怎樣檢查糞便呢？」老祖母忽然像要獲取一些新知識那樣想聽一聽新鮮的玩意兒，「難道他們不怕臭嗎？」

「並不是不怕臭，那是西醫們的責任呀，」孩子的父親替西醫們申辯說，「他們有一種精密的器具，叫做顯微鏡，用了這工具，可以看得見人的肉眼所看不見的東西。如果要檢查蟲卵，只要把糞便放到顯微鏡下去，就可以看得出有沒有蟲卵，分辨得出是什麼蟲卵了。」

「這是眞的嗎？」老祖母的意思，如果這是眞實的話，自然是値得相信的，而且是只好相信了。

「當然是眞的，媽媽如果不信，我們可以把孩子帶到西醫那裏去，請他檢查一下糞便，你再把這個圖片對照一下，你就完全明白了。」孩子的父親覺得這是引使他的母親

改變信仰的好機會，他不肯放鬆一步，緊緊抓住牠。

「這也好，」老祖母這時候完全軟化下來說，「我就帶孩子去試一試，看一看西醫的本領，如果西醫真的拿得出客觀的證據來，而且治好我的孫兒的病，以後我就相信西醫，不相信中醫了。」

孩子的父親的一番心血，這時候纔收了效果，他終於不曾失敗，如願以償了。

三

醫生事前受到了孩子的父親的請託，共同設法來解救一個執迷不悟的老年人，因此可以獲得救治一個可憐的孩子的目的。在老祖母，孩子的父親以及這個病弱的孩子還沒有到達他的診所以前，他早就什麼都預備好了。他像一個衛國的勇士一樣，懷着必勝的心，耐心地等待着一個不可避免的戰鬥。他背着手兒在診察室裏來回地踱着，心裏在盤算着要怎麼樣纔能夠毫不費力地戰勝這個頑固的老年人，他預擬着應該怎樣開

頭，應該用一些什麼話語來喚起這個老年人的信仰，應該怎樣措置纔能夠使她很容易地理解他的診斷，應該怎樣設施纔能夠使她很放心地把孩子交託在他的手裏，……本來他可以不必找這些麻煩，他向來治病從來不曾像這一次這樣嚕嗦過，這是因為一則卻不過孩子的父親的哀哀請託，二則為了國家社會的幸福，他也應該負起救治這個孩子的責任來的。

門鈴響過以後，護士帶進來病弱的孩子，孩子的父親，孩子的老祖母。老祖母手裏握着一束圖片，他辨認得出這是前一日由孩子的父親從他那裏借去的，他看見這一些圖片的安全地回來，心裏感到一陣高興，他估料得出老祖母的頑固的心一定有幾分動搖了。孩子的父親的面部的表情，卻一時有點說不上來，彷彿他的心裏非常焦急，他深怕他的一番苦心終於會白費了的。孩子比前一次看見的時候更衰弱了，顯然他的病症是在無休止地進行着。

「啊，老太太難得請到啊！」醫生堆着笑臉招呼起來。

「是，我是來請你看看我這孩子的病的，」老祖母說話像一個熟客人，毫不客氣地說，「聽說你曾經看過他一次，說是他的肝裏有什麼蟲，我想請你再看一下，並且請你讓我也見識見識，開開眼界。」

老祖母的話語有點挑戰的意味，醫生卻不以為意，耐心耐相地招呼着她。

「老太太要看一看那種蟲嗎？」醫生笑嘻嘻地說，「很好，很好，我這裏收得有幾個，讓我去搬出來請老太太看看。」

醫生捧出來一個小小的玻璃瓶子，瓶子裏貯着小小的像瓜子仁那麼大的一片一片的灰色的東西，滿瓶子是不知名的什麼藥水，那些灰色的瓜子仁就在這滿滿的藥水裏浮沈着。

「這些就是肝蛭，」醫生指着這一個瓶子說，「是從一個成年的生體裏弄來的。這地方患這種病症的人雖然很多，可是要得到一些標本是很不容易的，僅僅這幾個，我已經費了很大的勁兒哩。」

老祖母戴起老花眼鏡，湊近瓶子去，要看清楚藏在瓶子裏的東西。同時把手裏拿着的圖片展開來，要比一比瓶子裏的東西是不是和圖片上是一模一樣的。

「樣子倒有點像。——可是怎麼全是灰色的呢？」老祖母突然發問。

「這是因爲受到了藥水浸漬的緣故，」醫生說，「剛弄出來的時候不是這個顏色的，牠們是呈現着美麗的肉色。——我這裏有幾張顯微鏡的片子，看起來比較清楚些。」

醫生拿出幾張片子來，是兩張玻璃片夾起來的，每一張片子中間夾着一個肝蛭，已經被壓得扁扁的薄薄的了。

「這個更像一點，」老祖母察看着玻璃片標本，像是鑒賞一件美術品那樣地讚美說，「這個和圖上畫的差不多，只可惜似乎太大了一點。」

「這是肝蛭的成蟲，」醫生檢起玻片來說，「牠的肚子裏還有着許多蟲卵哩。」

「蟲卵？在那裏？在那裏？你指給我看看！」老祖母的興緻漸漸濃厚起來，她幾乎忘記了她是送她的孫兒治病來的。

「這是小得不是人的肉眼所能夠看得見的，要在顯微鏡下纔能夠被發見哩。」醫生的戰術頗爲高明，引人入勝地誘逼着他的敵人走入他的計謀裏面。

「請你擺在顯微鏡下讓我看看，」老祖母不知道中計似地說，「我要看一看肝蛭的蟲卵是什麽樣子的。」

醫生滿心歡喜地搬出一架顯微鏡來，把玻片放妥了，較準了光度和焦點，然後請老祖母去發見這顯微鏡下的秘密。

老祖母把一隻老花的眼睛湊近顯微鏡上端的接眼鏡，從接眼鏡那裏看下去，她發見一個圓圓的白白的視野，在這個白色的圓像中間，她發見一個龐大的肝蛭靜靜地躺在那裏。

「唷，那麽大！」老祖母驚奇地叫了起來。

「這是被顯微鏡放大了的，」醫生在旁邊解釋說，「你先看小的那一端，那是肝蛭的頭部，你看，在那裏你可以看見兩個小小的口，一個在尖端，一個在腹部，那是兩個吸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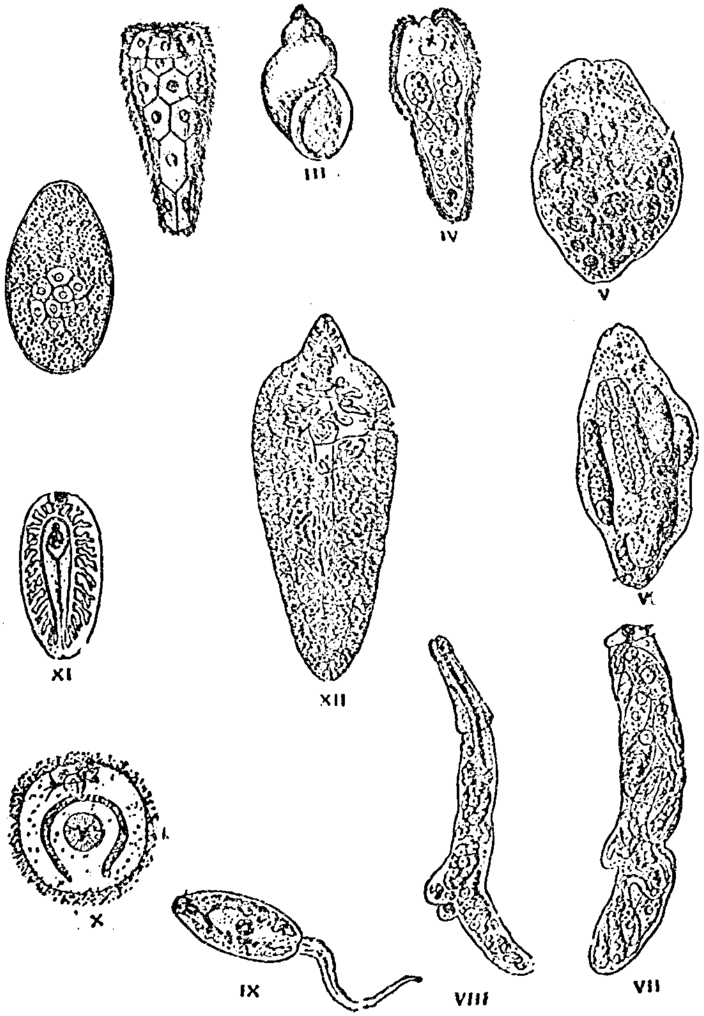
牠就利用了這兩個口吸住人體的肝臟裏的膽管，生活在那裏。」

「什麼？這種蟲生活在人體的膽管裏？」老祖母彷彿不知道這是什麼蟲似地，驚訝地說，「那是多麼可怕啊！」

「是呀！膽管分佈在肝臟裏，所以牠就被稱做肝蛭了，」醫生說。

「這種蟲怎麼會進到肝臟的膽管裏去的呢？」老祖母漸漸被圍在這問題裏，稚氣地問。

「這不是一句話能夠說明白的，」醫生展開他奇妙的戰術說，「讓我把肝蛭的生活史約略地說給你聽吧：肝蛭的卵從人體跟着糞便排出以後，轉輾到達了河水裏，就在那裏脫殼而出，浮游在水中，等候牠的第一中間宿主一種被稱做香港川螺的螺螄。螺螄把浮游在水中的脫殼幼蟲吞喫了以後，這幼蟲就在螺螄體內發育成為尾蚴性幼蟲，然後等待牠的第二中間宿主。有幾種淡水魚如鯉魚鯽魚之類，是歡喜吞食螺螄的，這種鯉科的淡水魚類便成了肝蛭的第二中間宿主。魚類吞食了螺螄以後，螺螄被消化了，肝蛭



肝吸虫生活史

的尾動性幼蟲卻在魚體內形成囊蟲而寄生在魚肉裏。人如果生食魚肉，這囊蟲一到人體就會長成像你現在所看見的那樣的成蟲而寄生在人的肝臟的膽管裏了。有時候這囊蟲出離了魚體，浮游在水中，人喝了含有囊蟲的生冷水，人一樣也會患起肝蛭病來的。所以人體是肝蛭的終極宿主哩。」

「我不信，」老祖母的眼睛突然離開了顯微鏡，爭辯似地說，「我不信喫魚生就會生這種奇怪的蟲病，我們一家人都愛喫魚生，怎麽就祇有這一個孩子害病呢？」

「老太太，你有所不知，你聽我說，」醫生用了極大的忍耐像哄孩子似地說，「肝蛭這一種寄生蟲，牠在人體裏是不會直接繁殖的，進去一個，就祇是一個，進去兩個，就祇是兩個，牠們的壽命雖然很長，可是至多也不過五年十年，到了時候，就自然會死滅的。因爲牠在人體裏不會直接繁殖的緣故，所以如果沒有新的喫進去，就不會多起來。只有少數的蟲寄生着，人體是不會發現病象的，要是蟲數一多，人就難免發病了。病狀嚴重的時候，會發生腹痛，腹瀉，水腹，肝臟過長，全身貧血等等症狀。你們一家雖然都喫魚生，也許這小

弟弟剛巧喫進了不少的囊蟲哩。本來並不是每一條魚都有寄生蟲的，也不是每一片魚生都含有囊蟲的，只看人的運命罷了。」

老祖母是一生相信運命的，如今醫生提起「運命」的話，她漸漸有點同意醫生的意見了。

「對了，也許是這孩子的運命不好，」老祖母點了點頭說，「可是你怎麽就知道這孩子患的一定是肝蛭病呢？」

「從病人的糞便裏檢查得出肝蛭的蟲卵來，」醫生說，「一個肝蛭可以產下好幾千顆蟲卵，所以只要……」

「說起蟲卵，蟲卵是什麽樣子的，」老祖母打斷了醫生的話語說，「你先指給我看看！」

「就在這顯微鏡下的蟲體裏，你看吧。」醫生說。

老祖母的老花眼睛重新湊近顯微鏡，這時候她發見在那個蟲體的標本的肚腹裏

包藏着許許多多的蟲卵，這些蟲卵一顆顆都呈現着美麗的橙黃的顏色，卵的上端彷彿有着一個小小的蓋，粗看有點像北方人在冬天養「咶咶兒」的葫蘆。

「如果你能夠在我的孩子的糞便裏找出和這一樣的蟲卵來給我看，那我就只好相信了。」老祖母投誠繳械似地說，卻還貪婪地觀看着顯微鏡裏的奇景。

醫生已經等候了許久了，他所期待着的就是這一句話。現在他清楚地知道他已經說服一個固執的人了，他完全勝利了。

「好，好，我立刻檢查給你看，」醫生高興地說，這神情彷彿是在高奏凱歌。

孩子的父親這時候心裏彷彿放下一塊千斤重石似地輕鬆地笑了。

四

醫生像一個老於戰場的鬥士，他知道怎樣征服一個異己的敵人，他用了巧妙的方法使一個固執的老年人漸漸改變了她的信仰，如今只要隨便拿出一點證據來，就可以

使這一個老年人完全降服了。

當着老祖母的面，醫生叫孩子撒出一點大便來，然後拿出來一張玻璃片，先在片上、滴了一滴蒸餾水，用清潔的牙籤挑了一點大便，拌和在蒸餾水裏，使成勻勻的薄薄的一片。這一切操作都當着老祖母的面，一點也沒有隱瞞，使她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把玻璃片放置在顯微鏡下以後，醫生讓老祖母親眼去發見她的小孫兒的眞正的病原。

「啊呀！啊呀！」老祖母的老花的眼光穿過了顯微鏡以後，突然像受到劇烈的電擊似地驚叫起來。

這突然的叫聲使孩子的父親感到磞駭不安，他深怕他的年老的母親會受到什麼驚恐，以致於她的健康有礙，他做着愁苦的臉，用了疑慮的眼光看着醫生，他希望從醫生那裏獲得一個安心的回答。

醫生卻怡然自得，笑容可掬，在他的臉上只有勝利的表情，沒有災禍的感覺。

「啊呀！啊呀！」老祖母驚訝地說，「完全是一樣的！完全是一樣的！那麽多！簡直可怕啊！」

老祖母的頭閃電似地離開了顯微鏡，身體有點抖顫。她現在完全相信她的疼愛的小孫兒的肚子裏的確患着那種稱做肝蛭的寄生蟲病了。她開始覺得這是她的過分溺愛的罪過。這孩子自小就愛喫魚生，因此在一家人中，無論什麽時候總是他喫得最多。一向她總以爲她的兒子們故意和她爲難，如今她明白他們比她更愛護這孩子，沒有他們的焦急，她不會認識西醫的偉大。現在她對於中醫的信仰完全被打倒了，西醫的確能够拿得出客觀的證據來，並且清楚地指示出來疾病的來蹤和去跡，彷彿是臨場參與過似的。如今她的幾十年來依藉着的知識和信仰，在眞憑實據之前完全失卻了依據，她只好像一個戰敗的俘虜一樣完全被征服了。

「現在我完全相信了，」老祖母發着顫聲向醫生說，「請你立刻設法救治這孩子吧，我祇有這一個疼愛的小孫兒，你作算是救治了我的老命吧！」

「你放心吧，」醫生安慰老祖母說，「你把這孩子交給我的手裏，我一定負責治愈他，不久我一定交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給你。」

「這就要你操心了，」老祖母眉飛色舞起來說，「我們以後無論如何再也不喫魚生了。」

「並且不要喝生冷水啊！」醫生多少帶一點滑稽的語調給了這麽一句警告。

一紙書

——薑片蟲之話

敬愛的先生：

你的話是對的，我的大毛病就是「放不下，」然而人畢竟是一個有情的動物，我如何能夠放得下呢！我太愚蠢了，我不能夠大澈大悟，所以我就不得不被煩惱抓住了。

我老了，我已經兒女滿堂，而且我的兒女也已經兒女滿堂了。——要是我眞老了，那也就什麽都完了，老年人是應該過去的；然而我這個老年人卻偏偏還保留着一顆孩子的心，我彷彿感覺着我還是一個孩子，而且還是一個無知的孩子。我愛孩子，我一看見孩子，我心裏就歡喜，我雖然鬍子已經長得很長，而且已經花白，我卻歡喜和孩子爲伍，一天到晚，混在孩子們中間。「老先生！」「老伯伯！」「老公公，」任憑他們怎樣嫌我老，然而

我的心還是孩子的呵！

兒女們卻不和我一樣，他們年紀很輕的時候，已經具有着成人的樣子，所謂「少年老成；」他們有了兒女的時候，就儼然是個父母。我卻不想做祖父哩。「爸爸眞是一個老孩子，」兒女們常常這樣說笑我，我不責怪他們。

「一個孩子能夠隨便丟棄他的心愛的東西嗎？不能！萬萬不能！那末，你想，我這樣突然丟失一個心愛的孫兒，我怎麼會不悲痛而甚至於瘋狂呢？

我並不是一個不曾有過孩子的人，幾個兒女在我的手裏抱大了，幾個孫兒女也在我的手裏抱大了，可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甚至連我自己也不會相信，我會特別歡喜這最小的孫兒。許多的孫女兒中，在我看來，這最小的孫兒最爲可愛。這孩子眞是太可愛了，又聰明，又伶俐，又活潑。你不是曾經當着我的面讚美過他嗎？你說他將來一定是一個光前裕後的有作爲有出息的人物。你想，我總見了該是多麼歡樂呢！我想像着有一天我的鬍子白了，耳朵聾了，眼睛花了，而我的最小的孫兒卻已經長大成人，成家立

業，並且站在人人的前面做一個英勇的領袖，無論那一個孩子都及不到他。那時候我會笑得嘴兒合不攏來，眼兒睜不開來，甚至連氣兒都囘不過來哩。——可是如今怎麼樣呢？完了，什麼都完了，一切都成了空幻，一切都成了夢。死了，我的孫兒死了，我的最愛的孫兒死了。——不，我的一切的希望死了。

你眞正是我所敬佩的先生！我一生沒有敬佩過別人，我只敬佩你。記得你曾經勸導我說，對孩子不可以過分寵愛，過分了會變成嬌柔多病，難於招養。當時我雖然從心底裏承認你的話是對的，有着絕對的眞理，可是我太愛他了，我如何能夠不加寵愛呢？我不能夠忍受這個磨難，我不顧一切，即使寵壞了我也得愛。可憐我太愚蠢了，因了我的愚蠢，就這樣把一個有希望有作爲的可愛的孫兒在我的無智的寵愛裏犧牲了。

我後悔！我恨惡！我詛咒我自己！爲什麼不讓我死去而留着這有用的孩子呢？我老了，我活着於這世界沒有好處，我爲什麼不死呢？我拿這句話問天，天沒有告訴我；我拿這句話問地，地也沒有告訴我；如今我拿這句話問你，我的敬愛的先生，你說我該不該死呢？

在我的眼裏也見過不少的孩子了，我自己的兒女，我自己的孫兒女，親戚的兒女，朋友的兒女，鄰人的兒女，甚至不知名的人家的孩子，我覺得沒有一個孩子會比我的這可愛的小孫兒更瘦弱多病的。這孩子眞是太高貴了，生在貧窮的人家，卻具有着貴人一樣的身體，一出娘胎，第一件事情就是害病，傷風咧，咳嗽咧，不是我說一句形容過甚的話，幾乎是每天在鬧病哩。

大概你該還記得吧，這孩子剛過歲的時候，我們正在興高采烈地喝着酒，忽然在屏風背後哇地一聲哭叫起來，我們忙着去觀察究竟，卻並不發見什麼異兆。當時你就說恐怕這孩子將來多災多難，如今卻完全應着你的話了。

是眞的，這孩子自小就多愁善病，兩歲的時候患過一次百日咳，足足病了三個多月，幾乎把小性命送掉了。三歲的時候發痲疹，那年的痲疹病傳染非常厲害，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着痲疹病人，因痲疹而喪命的孩子，每天有得聽見，那時我的心眞是幾乎碎了，我日夜焦慮着我的最愛的孫兒的運命，天幸漸漸平安起來。去年又發生假痘，這孩子每年種

痘，似乎不應該患天花了，去年因了時局的慌亂，我們心緒不寧，誰知就在這亂轟轟的時候，這孩子突然患起假痘來，這假痘雖然不比天花嚴重，可是也麻煩了一個多月，纔算平安無事。這孩子眞是災星太重了，因了這些不斷地襲來的災難，就使他的身體愈加衰弱，不能夠適應環境，冷不得，熱不得，傷風，咳嗽，頭痛，發熱等等的小毛病，幾乎是交替了在侵襲着他。纔四歲的孩子呢，如何禁得起病魔纏擾呢！

因了孩子的病弱，又因了時局的不安，我興起了一個動念。我和我的老妻商量，讓兒子和媳婦帶着這個病弱的孩子回到我們的家鄉去，在那裏，日子可以過得安定些，生活可以過得規律些，鄉村的空氣會更適宜於病弱的孩子，我希望因此會使孩子日漸健康起來。

孩子回鄉以後，兒子常常寫信來報告消息，最先兩個月，情形很好，孩子的精神活潑了許多，身體健康了許多。我每次讀到了兒子的信，在滿懷喜樂的激情之下，興起了一個自責的念頭：我爲什麼那樣愚蠢？爲什麼不早些把這最可愛的小孫兒送到鄉村裏去教

養呢？高貴的孩子是應該在自然的懷抱中長養大的，如果這孩子在出生以後立刻送到鄉村裏去教養，一定不會遭逢到這麽多的魔難的。唉，祇怪我自己的不是——我自己貪圖着都市的享樂，鄙棄那萬有之源的鄉村，又還固執着愚夫之愛，幾乎葬送了一個未來的大人物哩。

然而事實並不會這樣簡單而順利，這樣合乎人的理想，在兩個月以後的兒子的來信裏，又提起這孩子漸漸不行起來了，起先是體重減低下來，隨即恢復了與從前一樣的貧血現象，接着常常腹痛，常常無端地泄瀉，這現象在我身邊的時候是不會有過的。據兒子的信裏說，在鄉村也曾請教過「鄉下醫生」，因為腹痛的地位大致在胃部，在飯後兩三小時或者清晨天明之前，就痛得比較劇烈，如果在腹痛的時候給以少許食物，疼痛往往會一時停止的，因此「鄉下醫生」說他是胃潰瘍，兩個星期不許喫固體食物，弄得孩子的體力更加衰弱，結果依然還是常常腹痛，還是常常無端地泄瀉，不會見好一點兒。我的敬愛的先生，你想吧，這樣年幼的孩子，怎麽會患胃潰瘍呢？那個無智的「鄉下醫生」

似乎還應該再讀幾年書哩。雖然孩子的情形加添了我不少的憂慮，可是據兒子的報告，飯量卻特別地好，比在都市要加強一倍以上。這是鄉村的好處，如果在都市裏，這孩子的病象不更嚴重了嗎？

鄉村沒有好醫生，自然祇好仍舊讓他到都市裏來了。

孩子歸回到我的身邊的時候——啊，我的先生，你想像不到這孩子已經成了個什麼形態！面黃，肌瘦，眼眶陷了下去，顯得睛球子凸了出來，下肢及陰囊現着浮腫，腹部高高地隆起來，不知道裏面蒙着些什麼東西，每次腹痛，必有腸鳴，腸鳴以後，纔以泄瀉，瀉出來的糞便，薄而色淡，其臭難聞。腹瀉的開始，常常是無端的，卻又常常無端地自止，止瀉以後，纔以便祕，就這樣莫名其妙地時而腹瀉，時而便祕，時而便祕，時而腹瀉，並且時常莫名其妙地噁心，嘔吐，……當到鄉村去的時候，人雖然瘦弱一點，卻還是一副清秀可愛的樣相，如今從鄉村回來，竟然變成這樣一個怪相了。飯量的確比從前多喫一點，並且因了胃部疼痛的緣故，常常半夜裏起來喫東西。……

這孩子究覺患着什麼病症呢？除了高明精細的醫師，誰也不會知道的。於是我把我的最愛的小孫兒送給一位有實學的醫師，請求他診斷出一個確切的病症來。診斷這樣一個高貴的孩子是頗不容易的，醫師用盡了全副本領，用X光以及各種各樣的器械檢查了全身一週，驗痰，驗血，驗胃液，驗大小便，足足忙了三天工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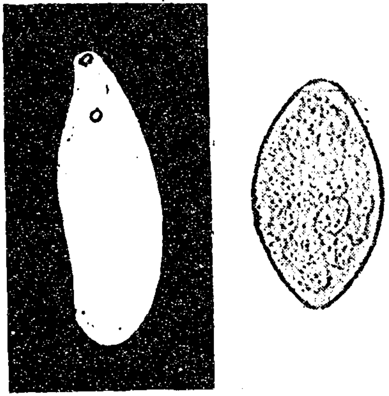
我的敬愛的先生，你猜醫師的明確的診斷是什麼？

蓝片蟲，就是我們所習知的蓝片蟲。

你該還記得吧，我們在倫敦的時候曾經聽過一次趣味的演講，那新奇的講題就是「蓝片蟲。」

我記得清清楚楚：蓝片蟲是一種吸蟲類的腸寄生蟲，在所有的吸蟲中，蓝片蟲的型態最大，牠像切成了片的一片片紫蓝，是一八四三年一個英國醫生孛史克氏首先發見的。據說這蓝片蟲散見於亞洲的溫帶地域，我們中國也有許多地方是有着這種蟲的踪跡的。在中國發見這蓝片蟲的有三個醫生，一八七三年開爾氏發見於廣東，一八七八年

柯婆爾氏發見於上海，一八九三年梅氏發見於紹興。梅氏在紹興蕭山一帶研究了十幾年，他證明這薑片蟲在蕭山為最多，所以有一個時期稱牠做「蕭山蟲」。



薑片蟲(左)成蟲(右)蟲卵

我記得清清楚楚：薑片蟲有着牠的中間宿主。牠的中間宿主是幾種扁卷螺，那種螺螄如果給人吞食了，人就有患薑片蟲病的危險了。不單是螺螄，就是吞食了出產扁卷螺地帶的菱或荸薺之類的水產植物，也有被傳染的危險的。據說薑片蟲的生活歷史是非常有趣的，牠是一種兩性體，一身兼有着雄蟲和雌蟲，每一個蟲都會產卵。蟲卵跟着人的糞便排出以後，因為農人們利用了拿去把牠做沃田肥料的緣故，很容易流到水塘裏。蟲卵流到水塘以後，就漸次發育成為具有纖毛的幼蟲，破殼而出，浮游在水中，做成了他的中間宿主的意想不到的食物。這種具有纖毛的

幼蟲進入了中間宿主扁卷螺，就在扁卷螺裏發育滋長起來，起初成爲芽胞蟲，漸漸成爲許多母性雷狄氏幼蟲；再由每一個這種母性雷狄氏幼蟲產生出二十個至三十個次雷狄氏幼蟲；這種次雷狄氏幼蟲又每一個產出二十至五十個尾勛性幼蟲。這時候這扁卷螺如果給人吞食了，人就被傳染到薑片蟲病了。有時候這尾勛性幼蟲會出離牠的中間宿主，浮游在水中，附着於水產植物如菱或荸薺之類的上面，人如果吞食了這些水產植物，人就也和吞食扁卷螺一樣被傳染到薑片蟲病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薑片蟲的幼蟲進入人體以後，經胃而入小腸，在小腸裏經過一個月的工夫，就發育而成爲成蟲了。

我記得清清楚楚：薑片蟲進入人體，如果數量不多，人不一定會發現病象，數量一多，就會發現腹痛，腸鳴，腹瀉，貧血，惡心，嘔吐，水腫。如果及早治療，把薑片蟲驅出體外以後，人就會漸漸恢復健康；假使一時疏忽，失於治療，人就往往會致命的。

我的敬愛的先生，你該還清楚地記得吧，那在倫敦聽到的演講？當時我們聽了這演

講，以爲外國人有點荒唐，他們所恐懼着的發生薑片蟲病的地帶，就是我們的故鄉，我們從小在那裏長大了，卻不曾患過這種病症，許許多多的人在那裏長大了，也在那裏老死了，卻也不曾個個死於這種病症。——可是，天知道！當時的無智的譏議，如今卻應在我的最愛的小孫兒身上來了！

從醫師那裏得知了我的最愛的小孫兒是患了這討厭的薑片蟲病以後，我就問我的兒子，問他的兒子在鄉村裏儘喫些什麼東西？兒子的回答使我心痛如割，他說他的兒子喜歡喫菱，喫荸薺，並且特別愛喫炒螺螄。

天哪！誰會知道我這個動念的執行的結果，卻恰恰相反地斷送了一個可愛的小孫兒，一個未來的人物呢？

我的敬愛的先生，當時如果你知道了，你一定會設法禁阻我的，然而我太愚蠢了，我如何能夠預先知道會跌進這個悲慘的命運裏去的呢！

依從了醫師的囑咐，小心調養了一個月工夫，一個月以後，醫師爲我的可憐的孫兒

實行驅蟲，前一晚給他服了清腸的瀉藥，第二天一早就給他服藥驅蟲，經過了相當的時間，又給他服了瀉藥。大約下午四點鐘的時候，這孩子開始強劇腹瀉，一連瀉了好幾次，每次都瀉出許多蠕蠕欲動的像一片片嫩紫葚樣的葚片蟲。總共算起來足有一千個以上。孩子瀉得神疲力乏，幾乎暈厥過去了哩。

纔四歲多的孩子，竟然瀉出這麽多的葚片蟲，我不知道孩子的腸子究竟有多麽大，居然容留得下這麽多的害蟲哩！

孩子停止了泄瀉以後，過了三天，我重又把他送到醫師那裏去請求診察。醫師細心診查的結果，說討厭的害蟲還沒有驅除淨盡，必須施行再度驅蟲；不過這個孩子實在太衰弱了，恐怕體力不勝，待再調養一個月再說。

我重又小心地調養這孩子，可是，天哪，天嫉妬我的幸福，孩子的衰弱竟不能夠恢復過來，一日嚴重一日，竟等不及第二次驅蟲的實施，遽然捨棄了一個年老無用的祖父而逝世了。

天哪，我的最愛的小孫兒就這樣死了！他不是死於薑片蟲病，簡直是死於我這個愚昧的祖父的溺愛！如果不是我的溺愛，孩子不至於這樣嬌養，身體也就不至於這樣衰弱，一個身體比較健康的孩子，即使傳染到了薑片蟲一定不至於死哩，我相信。

啊！我恨惡，我恨惡我的無知！我後悔，我後悔我的愚蠢！——然而恨惡後悔有什麼用呢？我的最愛的小孫兒死了！

完了！什麼都完了！我活着還有什麼希望呢？我的敬愛的先生，我眞想死！

不，我明白了，人生本來是空虛的，無謂的，我何必悲傷呢！我何必執着呢！

我的敬愛的先生，因了孩子的死，我現在覺悟了，我雖然還不能夠像你一樣大澈大悟，可是我現在沒有什麼放不下了！放下，我要立刻放下！

等着吧，我的敬愛的先生，我會跟着你的脚蹤來的。

祝你

自在！

你的信賴的弟子

父母心

——鉤蟲之話

一、

夜深沈。

二

顧師母從睡夢裏醒來，推了推睡在她身邊的顧先生，輕聲地喚：

「老顧老顧」

顧先生正做着甜蜜的夢，他夢見他伴着愛妻在游西湖。那正是中秋的月夜，一輪晶瑩皎潔的明月高掛在靜夜的天空，一朵兩朵白雲，緩緩地來去，像一隻隻幸福的船在幸

濶的天海裏盪漾。這美景映在西湖的水裏，顯得這西湖更加美麗。他和他的愛妻坐着小型的畫舫，薄槳的槳輕輕撥着湖水，這畫舫緩緩地在湖面滑進。時間是深夜，湖面上的遊艇已經稀少，只剩着疏疏落落的兩三艘了。像和天海的白雲爭勝似的，愈顯得景色的美麗。

船漸漸划近三潭印月，湖面上忽然現出三個圓圓的明月，連天空的一個，水底的一個，這五個皎皎的明月，彙成了千古未有一時難再的奇觀。這美麗的幽靜的景色，把顧先生和顧師母陶醉了，他們停了槳，緊緊地偎着，兩雙慧眼，同一個視線，默默地欣賞着秋夜的西湖。

「老顧老顧」愛妻的親愛的喚聲，在顧先生的耳邊響着。

「哦！」顧先生熱情地應着，回頭看了看他的愛妻，面面情熱的臉互相碰了一碰，覺得熱烘烘地，彷彿有火在那裏燃燒一樣。

這一點熱的感覺使顧先生突然發見他們並不在美麗的西湖裏，卻睡着在安適的

牀上，他是那麼安適地偎着他的愛妻睡着。

「什麼事呢？親愛的！」顧先生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柔情地問。

「我們的小千寄養在人家已經快三年了，我們從來不曾去看望過他，我剛纔夢着他來，」顧師母喚醒了顧先生，訴述她的夢境說，「他是多麼可愛啊！又白，又胖，又活潑，又聰明，他一看見我，立刻奔了來撲在我的懷裏，親熱得像自小在一起的一樣。我問他想媽不，他說想得很呢，他並且還常常想念着他的爸爸哩。——」

聽說自己的孩子發育得很好，顧先生從心底裏湧起一陣聖天使的歡樂與安慰，但一想到自己已經是五個孩子的父親，十歲的大千，八歲的又千，六歲的中千，這三個孩子已經在一個小學裏讀書，四歲的也千，正預備送他到幼稚園去，這四個拖在身邊的孩子的學膳費用已經可觀，一家人只有他一個人在出賣勞力，賺錢使用，祖上又不曾遺下一些產業，這副重擔是夠他肩挑的了。小千雖然是值得可愛，但一想到將來的重擔，他的心卻不自覺地沈重起來。

「我想我們還是早一點把他領回來吧，」顧師母仰着頭，在追憶着她的愛子的笑貌，不曾注意到顧先生的心事，「孩子寄養在外邊，年齡過分大了，將會對親生的父母不親熱哩。」

「不見得吧，」顧先生記起了那行將加壓上來的重擔，心想能夠躲避一時算一時，「親子的感情究竟是天性，卽使再多寄養幾年，料也不至於就會變性的吧。」

「不，我看見過好幾份人家把孩子寄養在別處，年代隔得久了，到後來竟然完全不親熱。不要我們的小手寄養得太久了，將來也會不和我們親熱哩。」

「我不相信，」顧先生明知道顧師母的話語有幾分眞實，但想用一些非議的話來遏止他的愛妻的思兒之念，讓這副丟不掉的重擔遲一些時候肩負起來，「你剛纔不是說他和你很親熱的嗎？」

「那究竟不過是一個夢，夢境與事實也許是恰恰相反的，」顧師母不曾明瞭顧先生的心，打破了他的企圖說，「因爲這個緣故，我更想着應該早一些去把他領回來，免得

將來真會鬧到不親熱哩，」

「遲些時候去領回來不好嗎？」顧先生無可奈何，變成懇求似的語氣說，「你的身體又不大好，在身邊的孩子已經夠你麻煩了，你何苦亟亟去找出麻煩來呢？再遲些時候去領回來，孩子比較大了，不是可以減少些麻煩嗎？」

「不，我太想念他了，你一定替我去領他回來！」顧師母熱心思念她的幼子，並不會同味一下顧先生的話語，撒嬌地一定要顧先生把他們的愛兒立刻從寄養的人家領回來。

顧先生太愛顧師母，他不忍讓他的愛妻有一點不舒服，對於這個問題，雖然將會在他的全副重擔之內加添若干重量，雖然將會使體弱的愛妻增加煩累，但他仔細考慮一下，終於接受了愛妻的提議。

「那末，我明天就去領他回來吧，」顧先生這樣說時，顧師母立刻歡喜起來，一把抱住顧先生，偎得更緊。

三

顧師母的懸想竟然是一個事實。

顧先生路遠迢迢把他們的幼子小千從一個小鄉村裏領了回來。人並不像顧師母夢裏看見的那樣白胖，那樣活潑，反倒是面黃肌瘦，頭兒小小，眼睛卻很大，手背和脚骨，都細得像柴，一個肚子卻高高地凸起來，像一個鼓足了氣的皮球。更且有一個異乎尋常的習性，他歡喜挖取墻壁上粉飾着的石灰塊，挖到的時候，就塞進嘴裏，非常有味地嚼着喫了。這樣一個奇怪的孩子，在他們的兒女中間，從來沒有一個像小千這樣情形的，把小千雜在兒女中間觀看起來，異乎尋常地，簡直不像是他們的兒子。

小千雖然年紀還不足三歲，但對於他的生身的父母已經完全不認識，雖然善意地教導他說「這是爸爸，」「這是媽媽，」他卻靦顏地呆呆地站着，不肯叫一聲。「陌陌人陌陌人」「陌陌人」顧先生或顧師母和他親熱的時候，他卻這樣嚷着哭起來了。

顧先生和顧師母感到後悔起來，他們後悔貪圖一時的爽利，在二年半以前把自己親生下來纔三個月的孩子寄養到人家去。歡喜孩子雖然是人的天性，人家雖然一樣也愛撫着孩子，可是終究不是自己親生的，這中間隔了一層，難免就不能夠照顧得周到。孩子是需要成人們的愛護的，冷呀，熱呀，飢呀，飽呀，這日常生活的煩瑣，只有親生的父母，纔能夠耐心地接受下來，不怕煩累。

顯然的，小千的形態，決不是正常的，每到下午還有一點熱，發熱的時候，稍微有一點氣喘，這就使父母的心加添了無窮的憂慮。

「請個醫生看看吧，這孩子每天發着熱，許是患着瘧疾了吧，」顧師母看看這奇形怪狀的孩子，疼愛多於憐恤，向顧先生徵求同意說，「聽說鄉下蚊蟲多，患瘧疾是難免的呀。」

顧先生這幾天，正爲他的幼子焦慮，他覺得如果讓他這樣下去，病也許會厲害起來。看着這樣大的肚子，正不知道這裏面包藏着些什麽東西，這東西如果不設法除去，也許

是他的小千的一生之累。雖然他這樣日夜焦慮着，卻不曾想到應該請一個醫生來研究一下，倒是他的愛妻的話把他提醒了，使他激起了一點感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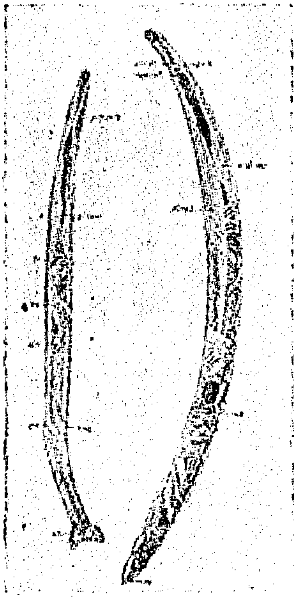
「是的，應該去請一個醫生來，」顧先生立刻贊同了顧師母的提議。

×

醫生很仔細地替小千診察了又診察，還替他檢驗了血液和大便。

據醫生的意見：小千雖然這麼瘦弱，雖然稍微有點發熱，可是脾臟並不脹大，肝臟也似乎正常，血液裏並沒有可疑的寄生蟲，所以絕對不是瘧疾。倒是大便裏發見一種叫做鉤蟲的寄生蟲卵，這孩子是患着鉤蟲病了。

鉤蟲這種東西，是一種



鉤蟲(左)雄蟲(右)雌蟲

小得僅只三五分長的腸寄生蟲。雄蟲小，雌蟲大。生活着的鉤蟲，透體通明，略呈淡桃紅色，但也有略帶黑色的。死了的鉤蟲，身體就不再透明，變成了灰色或灰黃色。雄蟲和雌蟲，在外觀上雖然可以從大小上區別出來，但雄蟲的尾端有着一個交接囊，是一個稍稍展開的膜樣器官，這是雌雄蟲的確切的區別。如果把牠們放到顯微鏡下觀察起來，除了一般的線蟲所同具的現象以外，在牠們的口腔內外的腹側有着兩對尖銳如鉤的牙齒。這種尖銳如鉤的牙齒是用來勾嚙住被寄生體的腸壁的。

鉤蟲寄生在人體的小腸裏，但當一八八三年意人杜比尼氏在發見牠的時候，恰巧寄生在十二指腸裏，因此就稱牠做十二指腸蟲，其實牠是寄生在小腸的上部，十二指腸，空腸，迴腸，到處都有牠的踪跡，並不是只寄生在十二指腸裏的。鉤蟲寄生在小腸裏，用了牠的尖銳如鉤的牙齒嚙住了小腸的腸壁，吸着十分強固，輕易不能拔落，因爲這個緣故，腸壁往往被破壞而出血，有時候甚至連蟲體裏也會見到血液哩。

鉤蟲只是人體的諸種腸寄生蟲中的一種，在諸種腸寄生蟲中雖然不見得是最小

者，但對於人體的害處，卻是最大。因爲鉤蟲寄生在小腸裏只要繁殖到三四十條的數目的時候，人就會蒙到損害而發病；如果繁殖到數百條，數千條，病勢就非常嚴重，非常危險了。鉤蟲爲害的開始，祇是消化系統發生障礙；漸漸腹脹胸燒，時時作惡；漸漸營養不良，發生貧血；漸漸呼吸困難，心悸亢進；漸漸肢體浮腫，步動疲勞；……終至因貧血及營養障礙等主徵而結果殞命。

鉤蟲患者的食欲雖然沒有顯著的變化，但卻明顯地顯示着嗜好的變更，異乎尋常地好食異物，因此常常有喫食壁土、木炭、紙屑、布片、指甲等等的情事的發生；甚至有忽然嗜食不是平素所愛好的辛辣、酒、鹽、生米等物者。鉤蟲患者，除了嗜好的變更以外，還有一個顯著的特異的症狀，就是指甲的變形，整個指甲呈蒼白色，既薄且脆，前緣稍微向上方翻轉，全面呈波形的凹凸，別的腸寄生蟲的患者是沒有那種現象的。

鉤蟲的侵害人體，雖然不限年齡，但孩子被侵害了，所受到的害處比成人爲大，因爲孩子正當發育的時期，鉤蟲能夠使孩子的身體發育受到顯著的障礙，跟着影響到智能

的發達，變成一個看去彷彿低能的兒童。這不但是患者個人的損失，簡直是社會國家的損失。從前美國的洛克斐勒財團的衛生委員會曾經調查過各國農家的五四八九九二個兒童，結果證明患着鉤蟲病的估着百分之三九，這個數目，不能夠說不足驚人哩！

人體感染鉤蟲病的經路，不一定是經口的，牠的主要的傳染經路却是人體的皮膚。因爲鉤蟲的卵從人體裏排泄出來以後，在水中，或者在濕地，遇到適宜的溫度，經過兩三天就能孵化成幼蟲。這種幼蟲吞食污物而逐漸長成，兩三日後即開始蛻皮作用，再經四五日，即在舊皮下另生新皮，牠的舊皮並不蛻去，移作包囊，變成被囊幼蟲。這種被囊幼蟲，不再需要食養，就在水中或濕地裏，靜候着進入人體的機會。孩子或者成人偶然赤足在雜有鉤蟲的被囊幼蟲的水中或濕地裏行走，鉤蟲的幼蟲就能夠穿過皮膚進入人體而開始爲害了。

鉤蟲在人體裏的經過是非常有趣的，被囊幼蟲從侵入了皮膚以後，就沿着血管或淋巴的經路而進到心臟，再從心臟轉到肺臟，在其間經過一定的發育，然後從氣道出喉

頭，入食管，經胃臟而達於小腸，於是逐漸長成而成爲成蟲。雖然旣達肺臟的幼蟲也有會隨着血行經過小腸壁而直接穿入腸內者，但這和經口的把幼蟲吞入胃腸再轉赴肺臟而巡行的情形一樣，並不是正規的路線。鉤蟲的侵入人體的正途，是有着那樣趣味的履歷的；牠的一定的發育的工作，必須在肺臟裏完成，這也是鉤蟲的生活史中的有趣的特徵哩。

鉤蟲的卵呈橢圓形，有透明非薄的卵殼，普通有着四個卵細胞。在顯微鏡下是很容易檢別出來的。人體感染了鉤蟲病，在糞便裏一定會檢得出鉤蟲卵來的。

驅除鉤蟲比驅除任何腸寄生蟲爲難，因爲鉤蟲是吸蟲樣的線蟲，也是線蟲樣的吸蟲，而且在小腸的上部，不是普通的驅蟲藥所能夠驅除的。要達到驅除鉤蟲的目的，必須服用麝香草腦，乙駢困磚，桉葉油，土荊介油，及四氯化炭一類的藥劑；可是這類藥劑都是毒性很強的，一不小心，便要中毒，尤其是年齡幼小的孩子，在用藥方面是不可不愼的。

四

從醫生那裏顧先生和顧師母獲得了關於鈎蟲病的知識，他們的心更加沈重起來，他們躭心着小千的身體，他們更躭心着其餘的四個孩子的危機。

經了醫生的提示，顧先生記起來常他下鄉去領回小千的時候，的確看到小千是赤着脚在濕地或穢水裏行走，全身弄得很髒的。在鄉村，不單小千是這樣，幾乎所有的鄉下人都是赤着脚到處行走的。這現象，這習慣，從他們的遠古的祖先就養成了，誰又會理會到這卻做成了疾病的根源呢。鄉下人雖然不會有這種知識，然而鈎蟲這小東西也太會取巧哩。

確知小千是患着鈎蟲病，並且確知這討厭的鈎蟲病是從鄉村的汚穢的地土裏傳染得來的以後，這其間顧先生和顧師母引起了幾回爭吵：顧先生怨顧師母生產太多，以致受累；顧師母卻怨顧先生沒有知識，以致心愛的幼子從鄉村傳染得這樣麻煩的病症來。然而徒然爭吵究覺是毫無用處的，到頭來依然是同心一德地去救護小千的病體。

遵從了醫生的囑咐，先把小千的身體調養起來，到體力稍稍恢復的時候，然後小心地服用驅蟲藥劑，一下子瀉出了許多灰白色的肉眼幾乎看不清楚的鉤蟲。

足足費了兩個多月的光陰，小千纔精神活潑起來，身體肥胖起來，不再是奇形怪狀的了。

這時候顧先生和顧師母的愛子的憂心纔稍稍放下。

羣英會

——腸寄生蟲之話

有一天，蛔蟲，鉤蟲，絛蟲，蟯蟲，鞭蟲，薑片蟲，這一些腸寄生蟲碰巧聚會在腸子的一個角落裏，大家以爲這是千載一時的勝會，正應該聚談聚談，好讓大家彼此獲得一個清楚的認識。

這其間立刻發生了一個主席問題，起先大家爭着做主席，後來大家忽然想着這樣夜郎自大覺得有點難乎爲情，於是又互相推諉着不肯擔任，結果大家就公意推定蟯蟲做主席，理由是因爲一則蟯蟲的身體最小，二則蟯蟲時常能够到體外去遊歷，識見一定會比大家豐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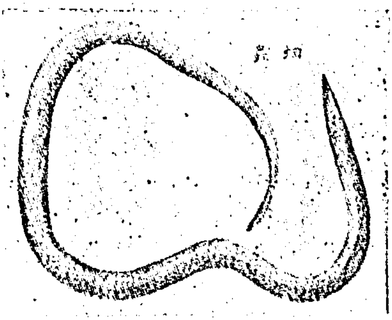
「兄弟十分慚愧，」被推做主席的蟯蟲說，「兄弟在諸位中間是身體小，地位低，閱

歷少，其實是一個無知的小弟弟，如何能够當得起擔任主席呢！今天的聚會，雖然是偶然的集合，但究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盛會，在這值得紀念的集會裏，我們應該怎樣說一些有意思的話來不虛這個盛會呢！我們雖然同住在腸子裏，見面的機會卻並不多，因此各個的生活情狀彼此都不甚了了，雖然接近得像鄰居一樣，卻又都漠不相關，各行其是，像這樣一盤散沙似的蟲性，於集體生存的意義上究竟是有虧的。我想我們不如趁着這個難得的機會，各個說一說各個的歷史，各個報告一下各個的生活情狀，談一談我們及於人體的影響，作為我們的友誼的開端。並且不要像剛纔那樣推三讓四，我想採用一個點將的辦法，一個挨着一個，誰點着誰，誰就不得推諉，讓我們造成了一個有趣的聚談會。

「我現在點請蛔蟲，就請蛔蟲第一個給我們聽好聽的故事吧。」

×

「我是蛔蟲，」蛔蟲說，「我有着一個長長的身體，不是我在諸位面前誇口，誰能夠像我一樣有着一個羊脂白玉那樣美麗的身體。我身體圓圓，直着像一支牙籤，環起來卻



像一隻玉鐲。那被稱爲『自然界的農夫』的蚯蚓，是我的異姓兄弟，牠的形狀和我一模一樣，不過牠的那副骯髒的看了令人作惡的形骸和我的純潔如玉的身體比起來，眞正是天堂與地獄，幸虧牠不是我的嫡親兄弟，否則我的體面將會被牠丟盡了。

「我自己不會爲自己命過名，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會被稱爲蛔蟲。我生活在人體的小腸裏，人們稱小腸的一大部分叫做廻腸，我恰恰住居在這廻腸裏，也許這就是我所以被稱爲蛔蟲的緣故了。

「我有着一件永遠不會忘懷的榮譽的事：人們對於別一個人的思想不能夠猜測的時候，總是這麼說：『我又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我怎麼能夠知道你的心思呢？』其實我並不能夠知道人們的心思，人們卻給了我這樣一個沒世不忘的榮譽哩。

「我還有着一個沾名釣譽的笑話：有一批知識淺薄的人，他們一向恭維我做『消食蟲，』以爲我是幫助他們消化食物的，其實我並不幫助他們消化食物，只是雜在中間坐地分贓似地分取他們一些營養分罷了。

「我生活在人體的小腸裏，我只適宜在腸子裏生活，一離開腸子我就無法活命，只好無可奈何地死去。在腸子裏生活着是多麼舒適呵，環境又好，食料又多，我是不大願意離開這美好的地方的。

「我寄生在人體的腸子裏，除了分取一些營養分以外，其實於人體並無大礙，只是等到我的族類積聚得多了，那時候纔會妨害人體。因爲族類多了，一切給養的需要也大了，就不再是分取一部分的營養分，有時候竟把對於人體的營養分全部奪取過來了。人體所需的營養分既然被我奪取了，於是人體就因營養不足而發病了。有時候我們一時高興，在腸子的隨便某一部分簇聚起來，會使腸子斷絕交通哩。從前有一個人，因患盲腸炎而受醫生的手術，當醫生開腹以後，割去盲腸的時候，恰巧我們的一羣簇聚在迴盲部，

因了我們的活動，終於送掉了這個人的生命哩。

「我的進入人體的經路是頗爲有趣的：當我的蟲卵跟着糞便走出體外以後，善心的農夫就把我們搬運到蔬菜上去，因了這些蔬菜的食用，我們就非常容易地被送到人們的胃腸裏去了。蟲卵到了腸子裏，就孵化成爲幼蟲，這幼蟲穿破了腸壁，走進血管或淋巴管，走到肺臟，再從氣管走到喉頭，越進食管，再進胃入腸，經過這樣一個循環後，然後在腸子裏漸次長大起來，就成爲像我現在的形式一樣的成蟲。

「有幾種東西是我的勁敵，一種是山道年，一種是蛔蒿素，我遇到了這兩種東西的任何一種，我就只好坐以待斃了。人們知道了我這一個弱點，遇到蛔蟲患者，就用山道年或蛔蒿素來驅蟲，我就只得無可奈何地被驅除出來了。

「我的大概的醜史說完了。現在我點請我們的小弟弟鉤蟲來說一個好故事給我們聽吧。」

×

「在諸位中間，我眞不過是一個小弟弟，」鉤蟲說，「我的身體只有三五分長，比起我們的大哥蛔蟲來，我的長度還不足他的二十分之一哩。

「因爲我的口腔裏有着兩對尖銳如鉤的牙齒，用來勾住人體的腸壁，人們就稱我叫鉤蟲，我歡喜住居在人體的小腸的上部，尤其歡喜在十二指腸，因此人們又稱我叫十二指腸蟲。

「我的身體雖然這麼渺小，對於人體的爲害卻很大。我能夠使人體的消化器發生障礙，漸漸發現胸燒，腹脹，作嘔，氣悶，呼吸困難，心悸亢進，精神疲勞等等的病象，因而發生顯著的貧血，貧血以後，繼以浮腫，終至於殞命。

「我的進入人體的腸子的經路，和蛔蟲稍有不同，我並不一定需要人們把我經口的吞下，因爲我的蟲卵從一個患者瀉出來以後，就在水中或者濕地裏，耕了適宜的溫度，孵化成爲幼蟲，不久就成了被囊幼蟲，潛藏在水中或者濕地裏，等候進入人體的機會。如果人們赤露着脚在水中或者濕地裏行走，我的被囊幼蟲就附着在皮膚上，從那裏侵入

入體了進入人體以後的經過，就和蛔蟲的經過差不多了，也是經由血管或淋巴管，經由心臟而入肺臟，在肺臟裏經過了一定的發育以後，上溯氣管，轉入食管，經胃而入腸，就在腸子裏長成像我現在這樣的成蟲而爲害人體了。

「人體爲我所害而至於發病的時候，表現出一個特殊的現象，就是患者有着嗜好的變更，特別是愛好平時不大喜歡的異物。所以，一個人的腸子裏有沒有我的蹤跡，只要觀察一下異物的嗜好，就很容易地證明出來了。

「人們對於我懼怕得最爲厲害，如果在一個人的糞便裏發現我的蟲卵的時候，他們一定立刻服用各式各樣的驅蟲藥劑，而設法把我驅除掉哩。

「慚愧得很，我實在沒有什麽值得報告的。現在請諸位靜聽我們的主席蟯蟲的故事吧。」

×

「如果鉤蟲是一個小弟弟，那末我是小弟弟的小弟弟了，」蟯蟲說，「因爲我的身

體比鉤蟲還要小，兩三個我接連起來，只不過一個鉤蟲那麼長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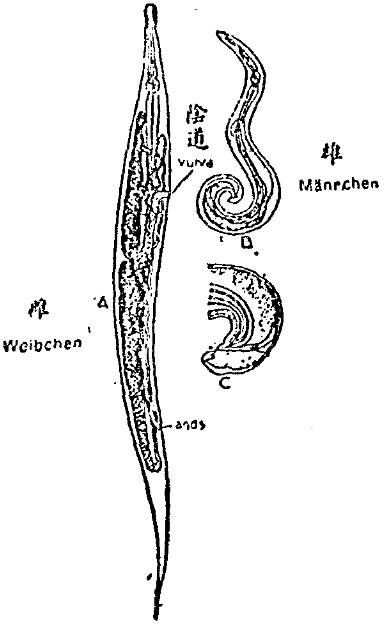
「我眞慚愧，我沒有蛔蟲那樣的榮譽，也沒有鉤蟲那樣的厲害，我只寄生在人體的直腸裏，對於人體原沒有多大的害處，雖然有時候我會遊走到盲腸裏或蚓突裏，會因此引起嚴重的盲腸炎或蚓突炎，但這眞是少有的偶然的事，不一定就是我的罪案哪。

「我特別歡喜孩子的直腸，我在孩子的直腸裏寄居着要比寄居在成人的直腸裏來得舒服哩。

「我有一個諸位所難能企及的福分，我非但能夠在人體的直腸裏安適地住居着，我還能夠自由地走出直腸，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當在幽靜的黑夜裏，孩子睡着的時候，我就從直腸下來，走出肛門，就在肛門口外任情遊歷，遊歷倦了，仍舊走進肛門，囘到直腸裏去。這種遊歷，眞有點像聰明的政客的行徑一樣，祕密到無人知道。可惜我有着一個無可掩飾的缺點，當我出來遊歷的時候，不知道爲了什麼，會刺激人體的肛門，使肛門發痒，人即使是在睡夢之中，也會不自禁地伸手到肛門那邊去搔痒，於是乎我的厄運來了，這突

如其來的襲擊，使我來不及躲避，常常被他揉得稀爛，甚至連生命也被犧牲了。可是，生命雖然犧牲，我的後裔的蟲卵卻有機會散佈開來，沾着衣褥，沾着手指，從新經口的吞進肚裏，再行孵化而成爲幼蟲成爲成蟲哩。

「我的進入人體的經路，就只有經口的這一條道路，並且也不像蛔蟲和鉤蟲那樣一定要到肺臟裏去經過一定的發育，我是就這樣直接經口經胃入腸的一條簡單的道路。在幼蟲時期，我還可以居留在小腸的下部，一到成蟲，我就只喜歡居留在直腸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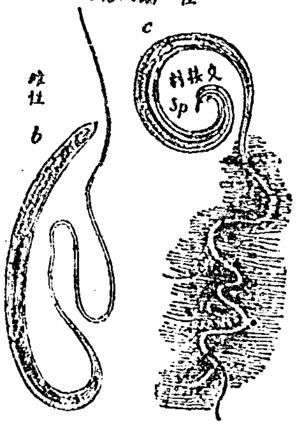
蟯蟲

「人們的不歡迎我，自然是一個當然的事實，如果發見我的時候，自然也要設法驅除我的。

「現在請鞭蟲接着講述牠的趣味的故事。」

×

「我嗎？請你們看一看我這個樣子，就可以明白我爲什麼被稱做鞭蟲了，」鞭蟲說，「我的型態，真真實實像一條鞭子，如果這腸子裏住有着馬夫，他一定會利用我做一個現成的馬鞭子哩。



鞭蟲

「你們看，我的身體，五分之三的前半身成了一根細長的鞭子，五分之二的後半身成了這根鞭子的把柄。我爲什麼要成爲這樣一個型態呢？老實說，我是用了這根鞭子像線一樣穿住

了腸壁，作為寄居在腸子的手段的。

「人體的腸子雖然那麽長，我卻只喜歡住居在盲腸和結腸裏的，別的地方，我簡直不大願意去。

「我的蟲卵的形狀和你們的都不相同。這並不是我在你們面前標新立異，其實無論誰的蟲卵，都應該有牠的比衆不同的特異之點的。我這蟲卵，從我的身體裏排泄出來以後，隨着人體的糞便排出體外，藉了適當的溫度與濕度，不要兩個星期，就在卵殼內孵化成為幼蟲，這包着幼蟲的卵，如果被人們吞下肚去，就會在腸子裏蛻殼而漸漸成為像我一樣的成蟲。我的進入人體的經路，就是這麽簡單而且平凡，我是沒有像蛔蟲和鈎蟲那樣有着那麽麻煩的經過的。

「我寄居在人體的腸子裏，自信非常安分，只要能夠安居樂業，我是不大會鬧事的。人們雖然並不歡迎我，但卻很少有因我的緣故而蒙受到害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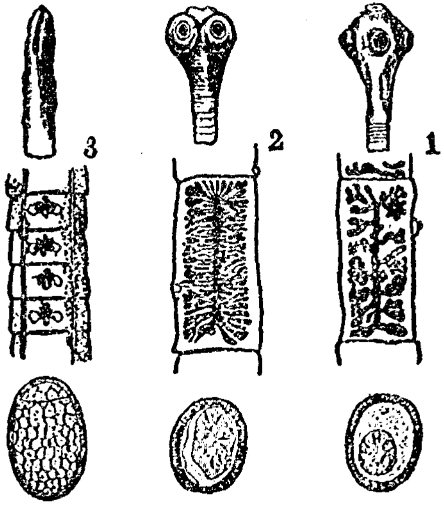
「這裏我敢說一個誰也無能比擬的榮譽：全人類十六萬萬的人口的腸子裏，足有

百分之二十以上有着我的踪跡，又因爲我對於他們向無大害，所以從來就沒有人想到要驅除我的。

「完了。現在請條蟲說牠的故事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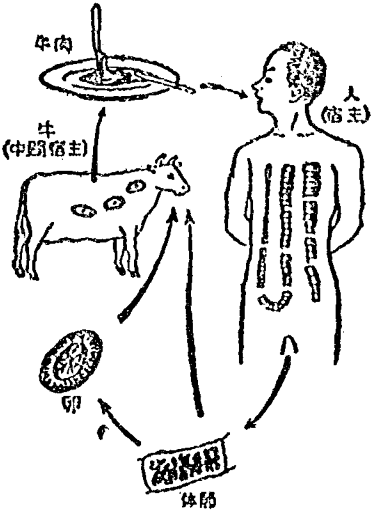
「我先要說一句不中聽的話，」條蟲說，「你們如果像鈎蟲那樣把蛔蟲當做老大哥，這一點我要提出抗議的。牠憑什麽有做老大哥的資格？論身量，牠長不足一尺；論姿態，牠像一條醜陋的蚯蚓；論能力，牠還不及渺小的蟯蟲；論族類，牠那裏有我那麽多；……



條蟲和牠的卵 1.有鈎 2.無鈎 3.裂頭

牠不配做老大哥，要有老大哥，那就該輸着我哩。

「我先告訴你們，我的族類有二十六種之多，這就是說，我的同族兄弟有二十六房之多哩。我們散居在全世界，凡有人類的足跡的地方便有我們的踪跡——不，祇要有着獸類的足跡的地方就有着我們的踪跡了。因爲我們除了人體的腸子以外，還有一些中間宿主，依了各個的嗜性，各在各的中間宿主裏寄生着。有的寄生在牛類的肌肉裏面，這就是牛肉條蟲；有的寄生在猪類的肌肉裏面，這就是猪肉條蟲；有的寄生在狗類的腸子裏面，這就是狗條蟲；有的寄生在魚類的肌肉裏面，這就是魚肉條蟲；……就我們的裂態來說，我們雖然是一律的身體扁平，全身由許多個環



無鈎條蟲生活史

節連接而成，彷彿一根帶子，我們所以被稱爲條蟲，就是這個緣故。可是我們的許多的同族兄弟的型態也各稍有不同，因了型態的不同，就有着不同的名字，有的叫做廣節裂頭條蟲，有的叫做舌狀裂頭條蟲，有的叫做芽殖性裂頭條蟲，有的叫做有鈎條蟲，有的叫做無鈎條蟲，有的叫做矮小條蟲，有的叫做瓜子條蟲，……我這樣說，你們不以爲我是在故意誇大嗎？好，我就不提我的許許多多的同族兄弟，現在我只說我自己，其實我也足以代表我們全族類的。

「我就是廣節裂頭條蟲，也就是魚肉條蟲，因爲我的中間宿主是鮭魚呀。你們看一看我的雄姿吧，身長四五丈，片節的總數有三四千，最大的一個片節有五六分闊哩。在我們的族類中間，我的身體最長最大，非但在同族中間我是老大哥，就是在你們面前，我也應該是老大哥，蛔蟲他有我的雄偉嗎？

「我現在應該說一說我的生活史：像我這樣大的成蟲，那許許多多的片節，因爲已經成熟，可以隨時脫落。每一個片節裏都包藏着無數的蟲卵。這充滿蟲卵的片節隨着糞

便排出體外，落到水中，遇到適宜的溫度，就漸漸發育，成爲有着三對小鉤的球形的六鉤幼蟲，破殼而出，藉了遍體的纖毛，在水中活潑地游泳着，卻爲一種水蚤所吞食了。這水蚤便是我的第一中間宿主。我的球形的六鉤幼蟲進入水蚤的體內以後，體表的纖毛脫落了，漸次發育成爲囊狀幼蟲。這時候我的第一中間宿主如果做了鱒魚的食餌，水蚤在鱒魚的胃腸裏被消化了，我的囊蟲卻以鱒魚爲第二中間宿主，鑽進牠的腸壁，轉輾移動，竄入肌肉，經過一定的發育以後，就潛伏在肌肉中，靜候着進入人體的機會。人們如果愛喫「魚生」，把鱒魚的肉在半生的狀態之下喫下肚去，魚肉被胃腸消化了，我卻就在人體的腸子裏漸次發育成爲成蟲，不需要一個月的工夫，就成爲我現在這樣魁梧的體態，而隨時可以產卵，隨時可以脫節了。

「我雖然這麼雄偉，這麼氣概，可是我對於人體的害處，卻也像蛔蟲一樣，並不厲害，除了有時候仍然使人體發生貧血或消化不良以外，別無顯著的症狀，所以人們對於我是不會像對於蛔蟲或鉤蟲那樣恨惡的。對於人體，非但我有着這樣的美德，就是我的幾

乎數算不清的同族兄弟，也全都是和藹可親的。

「我應該做老大哥，你們說對不對？——不，還是請薑片蟲來一個最後的報告吧。」

×

「慚愧得很，」薑片蟲說，「我沒有蛔蟲那樣漂亮，沒有絛蟲那樣雄偉，沒有蟯蟲那樣靈巧，沒有鈎蟲那樣厲害，而且也沒有鞭蟲那樣幽雅，我是沒有一樣能夠及得到你們的。

「我祇是那樣蓬然的一片，祇是像用刀切下來的辣紫薑那樣地蓬然的一片，從前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一八四三年以後，纔漸漸被人知道了。

「我眞是軟弱無能，我雖然在人類的扁形寄生蟲中算是最大的，可是我從來不曾有過值得紀念的故事。我寄居在人類的腸子裏，只用了我的吸盤吸住了腸壁，使不隨糞便被排出體外。我所及於人體的影響，雖然沒有鞭蟲那樣和平，卻也沒有鈎蟲那樣厲害，我只能夠使人體發生腹痛、泄瀉、水腫等等的症狀，除此以外，我就無能為力了。

「我的產卵力卻很強，因為我不像你們那樣有雄蟲有雌蟲，我是兩性一體的，因此，生殖力就比你們強大。我的蟲卵隨大便排出體外以後，流入水塘，漸次發育，變成長着能毛的幼蟲，破殼而出，游泳在水中，尋找我的中間宿主。我的中間宿主是水塘裏的螺螄。我的幼蟲進入中間宿主以後，就漸次發育而成為許多母性幼蟲，從這母性幼蟲產生出許多尾動性幼蟲。這尾動性幼蟲常常會脫離中間宿主而棲息於水產植物如菱，如荸薺等等上面，這些水產植物就做了我的媒介。人們吞食了螺螄或者菱、荸薺之類，我就在這個機會裏進入人體，經胃而入小腸，就在小腸裏成長起來，成為成蟲。我在人體的腸子裏，如果族類多了，非但使人體發生水腫，亦還可以致人於死命，這一點，算是我值得報告的業績。

「我的歷史太平凡了，希望主席和諸位不要見笑。」

×

「我贊美這樣的盛會，」做主席的蟯蟲說，「並且感謝諸位的講述，從此我們彼此

認識，彼此瞭解了。我們寄生在人體的腸子裏，雖然地位不同，環境各異，但我們都是鄰居，都是朋友呀。

「寄生在人類的腸子裏的寄生蟲，其實不止我們這幾位，還有外形和鉤蟲差不多的類圓蟲，還有形狀像個梨子的梨形鞭毛蟲，還有巴闌滴蟲，還有……可惜今天牠們都不在場，否則我們還可以多聽幾個有趣的故事哩。

「現在，讓我們散吧，祝大家平安！」

於是蛔蟲，鉤蟲，條蟲，蟯蟲，鞭蟲，混片蟲，都各散歸到各個的安樂窩去了。

蟲性傳染病概要

——附錄一

一 瘧疾

瘧疾是流行於夏秋的季節裏的傳染病。

瘧疾構成於拉佛郎氏所發見的瘧疾原蟲。

瘧疾原蟲歡喜侵襲人體的血球。

瘧疾的傳染經路是血液。

瘧疾的傳搬者：瘧蚊。

瘧疾的症狀：先劇寒，後劇熱；因了種原的不同，每隔一天兩天三天地反復發作。

瘧疾的預防：滅蚊。

二　黑熱病

黑熱病是一種地方性流行的傳染病。

黑熱病構成於賴西門氏和杜諾凡氏所發見的黑熱病原體。

黑熱病原體歡喜侵襲人體的脾臟。

黑熱病的傳染經路是血液和淋巴液。

黑熱病的傳搬者：白蛉。

黑熱病的症狀：發瘧疾樣熱，脾臟腫大。

黑熱病的預防：滅蛉。

三　回歸熱

回歸熱是流行於夏秋之間的傳染病。

回歸熱構成於奧培爾米氏所發見的回歸熱螺旋體。

回歸熱螺旋體歡喜居留於人體的血裏。

回歸熱的傳染經路是血液。

回歸熱的傳搬者：臭蟲。

回歸熱的症狀：週期性發熱。

回歸熱的預防：滅除臭蟲。

四 象皮病

象皮病是一種地方性流行的慢性傳染病。

象皮病構成於斑克羅夫氏所發見的絲狀蟲。

象皮病絲蟲歡喜居留於人體的血裏。

象皮病的傳染經路是血液和淋巴液。

象皮病的傳搬者：家蚊。

象皮病的症狀局部皮膚肥厚腫大。

象皮病的預防滅蚊。

五　睡眠病

睡眠病是一種流行於溫熱帶的地方性傳染病。

睡眠病構成於杜通氏和加斯台拉尼氏所發見的錐蟲。

睡眠病錐蟲獸喜居留在人體的血裏。

睡眠病的傳染經路是血液和淋巴液。

睡眠病的傳搬者：采采蠅。

睡眠病的症狀：嗜眠。

睡眠病的預防滅蠅。

六 肝吸蟲病

肝吸蟲病是一種地方性流行的傳染病。
肝吸蟲病構成於一種巨大吸蟲：肝蛭。
肝蛭喜居留於肝臟的膽管裏。
肝吸蟲病的傳染經路是經口的。
肝吸蟲病的傳撥者：一些淡水魚。
肝吸蟲病的症狀：肝臟脹大，貧血。
肝吸蟲病的預防：勿喫「魚生」，勿飲生水。

七 薑片蟲病

薑片蟲病是一種地方性流行的傳染病。

薑片蟲病構成於一種巨大的吸蟲：薑片蟲。

薑片蟲歡喜居留於人體的腸裏。

薑片蟲病的傳染經路是經口的。

薑片蟲病的傳染媒介：螺螄，菱，荸薺等水產動植物。

薑片蟲病的症狀：腹痛，泄瀉，貧血，水腫。

薑片蟲病的預防：勿喫螺螄，勿生喫水產植物。

八　鉤蟲病

鉤蟲病是一種普遍流行於農村的傳染病。

鉤蟲病構成於一種線蟲：鉤蟲。

鉤蟲歡喜居留於人體的十二指腸裏。

鉤蟲病的傳染經路是食道，皮膚。

鉤蟲病的傳染媒介：河水，濕地。
鉤蟲病的症狀：貧血，異嗜。
鉤蟲病的預防：勿冷飲河水，勿涉濕地。

九 蛔蟲病

蛔蟲病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傳染病。
蛔蟲病構成於一種巨大線蟲：蛔蟲。
蛔蟲獸喜居留於人體的腸裏。
蛔蟲病的傳染經路是經口的。
蛔蟲病的傳染媒介：河水，蔬菜。
蛔蟲病的症狀：腹痛，瀉痢，貧血。
蛔蟲病的預防：勿冷飲河水，勿喫半熟的蔬菜。

十 蟯蟲病

蟯蟲病是一種常見的傳染病。

蟯蟲病構成於一種線蟲：蟯蟲。

蟯蟲獸喜居留於人體的直腸裏。

蟯蟲病的傳染經路是經口的。

蟯蟲病的傳染媒介：蔬菜，手指。

蟯蟲病的症狀：肛門奇癢。

蟯蟲病的預防：勿喫半熟的蔬菜，嚴格清潔手指。

十一 鞭蟲病

鞭蟲病是一種常見的傳染病。

鞭蟲病構成於一種線蟲：鞭蟲。
鞭蟲歡喜居留於人體的腸裏。
鞭蟲病的傳染經路是經口的。
鞭蟲病的傳染媒介：蔬菜。
鞭蟲病的症狀：除腹部有時稍感壓痛外，別無特殊症狀。
鞭蟲病的預防：勿喫半熟的蔬菜。

十二 條蟲病

條蟲病是一種常見的傳染病。
條蟲病構成於一些節片蟲：條蟲。條蟲的種類很多，有裂頭廣節條蟲，有鉤條蟲，無鉤條蟲，狗條蟲等。爲患於人體的，通常爲裂頭廣節條蟲及無鉤條蟲。
條蟲歡喜居留於人體的腸裏。

條蟲病的傳染經路是經口的。

條蟲病的傳染媒介：魚類，牛肉，豬肉，狗肉。

條蟲病的症狀：食思缺乏或亢進，便秘或瀉痢，貧血等。

條蟲病的預防：勿喫「魚生，」勿喫半熟的肉類。

人之初

——附錄二

一　人這東西

「人是怎樣一個東西？」

如果設了這樣一個問題來動問的時候，也許一時答不上來吧。——的確，誰能夠確切地回答這個問題呢？

人爲萬物之靈嗎？從不能夠逃脫自然的擺佈這一點上看來，人斷然不是萬物之靈。那末人只是一架活動的機器嗎？從人多少總還有一點點知識這一點上看起來，人也斷然不是一架機器。

其實呢，這問題是很容易回答的：人不過是諸種動物中的一種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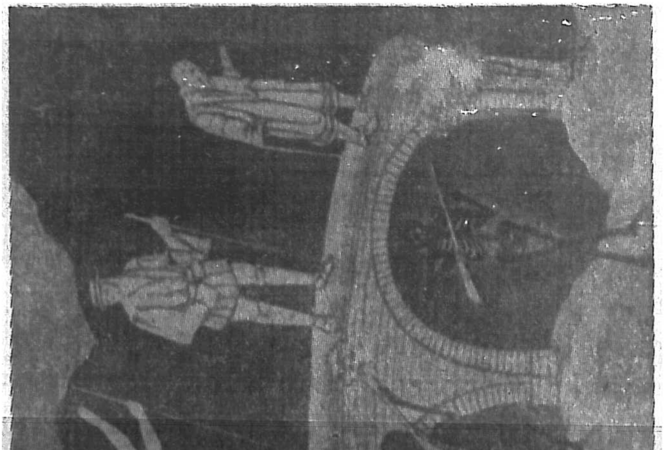
有一些平凡而且有趣的事實足以證明：

我們常常聽見有人罵人「猪玀，」罵人「烏龜，」——且不說罵人，就是祝頌人家也常常用着「龜齡鶴壽，」「麟趾麟兒，」「福祿鴛鴦，」……這一類辭句。猪玀，烏龜，鶴，麟，鴛鴦，……都是一些動物，除了在形態上生活上稍稍有些不同以外，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兩樣，不論從組織上看，從原形質上看，都幾乎完全一樣。我們做成一個人，其實並沒有什麼值得讚美的地方。

「那末人這東西究竟是怎樣成功的呢？」

這倒是一個「蛋生雞雞生蛋」的趣味的問題。——可是我們不必說得那麼玄妙，我們只能夠約略說一說人的來歷，換句話說，一個人是怎麼樣形成的。

一對青年男女，為了愛悅，為了性的欲求，互相結合，這樣，便造成了一個「一加一等於三」的滑稽的算式。這樣結合以後，在男子，外觀上並沒有什麼異象，而在女子，則肚子漸漸膨大起來，經過了一個相當的時期，白胖活潑的可愛的孩子便從女子的體內生出



「生之橋」(係根據英國著名的統計學者 Karl Pearson 氏的年齡與死亡率的統計,意示人的一生隨時遭着死亡的威脅)

來了。——這便是「最初的人。」

人們見了白胖活潑的孩子，只知道可愛，卻不會料想到這最初的人究竟是怎樣開始的。事實上這種微妙的道理，如果不是專門的研究者，其實也無法知道個詳細和究竟。

據專門家告訴我們，在整個的人體裏，有着一組特殊的組合，叫做生殖系統。在這一組生殖系統裏，有着一個非常有趣的事象：男子產生一種叫做「精蟲」的東西，女子產生一種叫做「卵子」的東西。在某一個適當的時期裏，男和女因了性行為的關係，這精蟲和卵子就藉了性器官的接觸，在女子的體內會合起來，停留在「子宮」裏，就這樣成了胎。這胎，便是「人」的開始。在成胎之前，精蟲是精蟲，卵子是卵子，結合成胎以後，便不再是精蟲和卵子，卻是合而為一的「人」的原始了。這像化學的化合作用一樣，是成了一種新的事物，而不再是原來的東西了。

受胎是性行為的結果。其實這受胎的形式並不值得秘密，一切的動物全都是用了這種類似的形式來綿延牠們的種族的。不要說動物，就是一切的植物也全都是藉了受

精作用而使牠們的種族蔓佈於大地。人不過是諸種動物之一，自然也只有藉了這種作用以繁殖起子孫來。

二　兩個怪物

人既然是因了精蟲和卵子相會合而成功的，那末，這兩個怪物又是什麼東西呢？

說得簡明一些：精蟲是一個細胞，卵子也是一個細胞。

那末，精蟲和卵子是怎樣產生的呢？

要知道精蟲和卵子怎樣產生，必先弄明白生殖系統的組合和構造。

男子的生殖系統是睪丸、輸精管、精囊、前列腺、陰莖這些部分所組成的。對於陰莖，因為牠做成了生殖的工具的緣故，大家稱牠做生殖器。

生殖系統裏最主要的是睪丸，共有兩個，牠包藏在一個陰囊裏面。那人體之源的精細胞，就是從這睪丸產生的。睪丸的一生的使命，就是產生無數的精蟲來做繁殖子孫的

預備。每一個精蟲形成了以後，就經由輸精管而進到精囊，在那裏儲藏起來，像一個國家國軍國糧一樣，一到需要的時候，好立刻經由射精管，經由尿道而輸送出去，以發揮牠的偉大的作用。如果這些精蟲不輸送出來作爲生殖之用的話，牠留存在體內也有着好處，經過了一個相當的時期，牠就被體組織所吸收，變成了保持青春的要素。

睪丸的構造是非常有趣的，牠在外觀上雖然像一個鴿蛋，牠卻是一根細而且長的管子積叠而成的，如果把牠引直了圍在腰裏，竟可以圍繞十多轉哩。就是那把睪丸和精囊聯繫起來的輸精管，也並不是一根直管，卻是也和睪丸一樣是一根很長的管子集簇而成的。

精囊祇是一隻貯藏精蟲的袋，牠把無數的

男性生殖系統的剖面

精蟲積儲在那裏，備爲不時之需。

射精管是專門做着把精液射到體外的工作的。

前列腺牠能分泌出一種液體，一方面刺激陰莖，使牠勃舉起來，一方面像機器裏的油那樣做着性器官的滑潤劑。

陰莖在平時，只是一個排尿的通路，但到性行爲的時候，牠在生殖的意義上卻做成了一個重要的工具。因了牠的勃舉，促起了性行爲的欲求，因了性行爲的結果，構成了射精的事實，讓精蟲多有和卵子接近的機會，於是完成了偉大的使命。

女子的生殖系統和男子的稍有不同，牠是卵巢、輸卵管、子宮、陰道這些部分所組成的。

卵巢是這個系統裏的重要的東西，共有兩個。牠眞正像一個巢，牠裏面分着許多房，在那裏面不斷地產生着卵子，像雞的產卵一樣，成熟了便產出來，一個接着一個。一般健康的女子，一月只產一個卵，換句話說，通常每月只成熟一個卵子。卵子成熟以後，就離開

卵巢，進到輸卵管。

輸卵管一端接着子宮，一端分枝如織，圍抱着卵巢，牠的形狀有點象一個長頸的喇叭，所以又稱牠做喇叭管。成熟的卵子進入到輸卵管以後，就漸漸下降，終至達於子宮。這其間如果遇到了精蟲，就互相結合而成孕，否則就漸漸衰老，終至於死滅。死滅的卵子不能夠讓牠永留在子宮裏，必須設法排出體外，好讓出一個地位來給以後的新鮮的卵子，於是乎便發生月經。月經的工作，專為排除衰老死滅的廢卵。

子宮的形狀像一隻洋梨，牠是懷孕期間的重要的器官。卵子和精蟲會合了以後，就居留在子宮裏。牠們的本身本來是一個細胞，於是按着細胞分裂的定律，一天天地分裂

女性生殖系統的剖面

起來，繁殖起來，胎兒就因此在子宮裏一天天地長大起來。這胎兒，起初並不成一個人樣，大約經過兩個月以後，纔慢慢地像起一個人來。這樣日長夜大，在子宮裏留居了大約二百八十天，纔算完全成熟。這時候，因爲胎兒日漸長大，子宮就被撑得很大，母體的肚腹隆得很高，像一個鼓足了氣的河豚魚一樣。

子宮除了懷孕以外，另一件工作，就是排除廢卵。排除的時候，子宮充血，於是黏膜血管破裂，血流出來成爲月經，就用了這月經把廢卵推出體外。卵子每月只產一個，所以月經也就每月只來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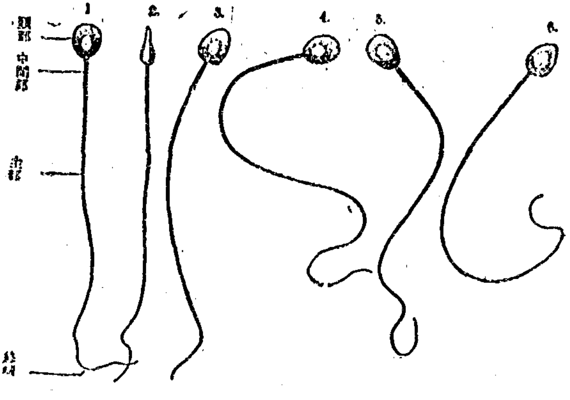
陰道的構造非常有趣，牠彷彿一隻口袋，裏面有着許多皺襞，這皺襞的性狀有點像一張橡皮，牠能夠伸展開來，張得很大，成熟的胎兒娩出來的時候，這裏便成了產道。在平時呢，這裏便做成了性行爲的工具，能夠接受容納男子的生殖器。

在陰道的外口，我們特稱牠做陰戶。陰戶是陰脣和前庭等組合而成的。陰脣有大小兩副，大的在外面，小的在裏面，前庭在大小陰脣之間。陰戶圍着一個陰道，成爲陰道的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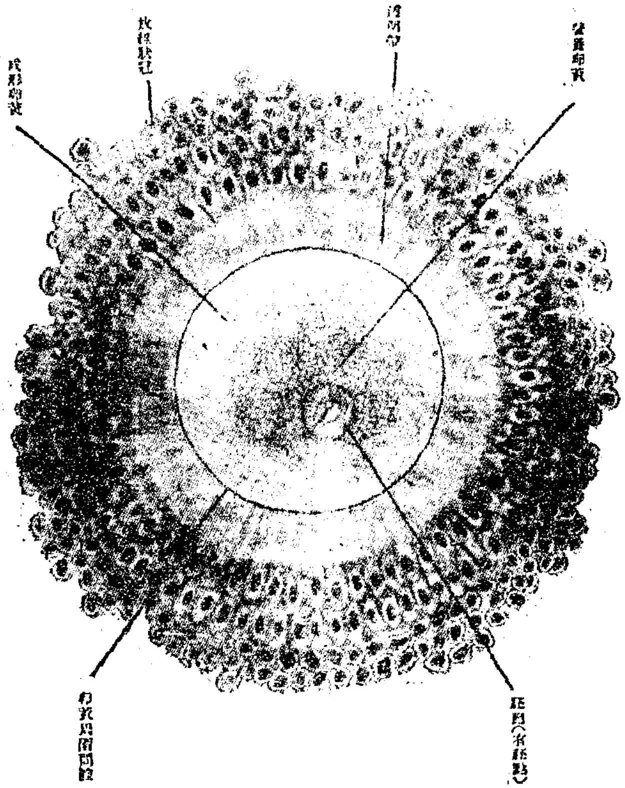
戶。在處女，這陰道的外口，即小陰唇的裏面，有着一重處女膜，在既婚婦女則處女膜已經破裂，僅存裂痕。

兩性的生殖系統我們已經弄清楚了；則精蟲和卵子這兩個怪物是怎樣產生的也就明白了。現在說一說精蟲和卵子的形狀。

精蟲像一個蝌蚪，有着一個很大的頭，頭下一段短短的頸，頸下一根很長的尾，這尾是能够活動的。靠了尾的活動，就使精蟲像蝌蚪一樣能夠在液體裏游泳。精蟲的游泳是沒有方向的，只會前進，不會後退。精蟲的頭部就是一個細胞，這細胞就是成爲「人」的原始。



精蟲(強放大)面面觀　1. 正面；2. 側面；3-6 示尾部諸樣運動。



卵子的內部(強放大)

卵子眞像一個卵，同樣有卵膜，同樣有卵黃，同樣有卵白。這卵子就是一個細胞，要等到與精蟲結合以後，纔完成一個人的開始。

三　一加一

精蟲和卵子互相遇合而成爲胎兒，這眞是一個奇妙的現象，因爲事實上精細胞離開了男子的生殖系統進到女子的生殖系統，並不能夠立刻會見卵細胞而成孕的。要達到受胎的目的，必需具備相當的條件，精細胞和卵細胞的必須健全自然是首要的，其次是當精細胞進到女子的生殖系統的時候要適當卵細胞產出的時期，否則就沒有成孕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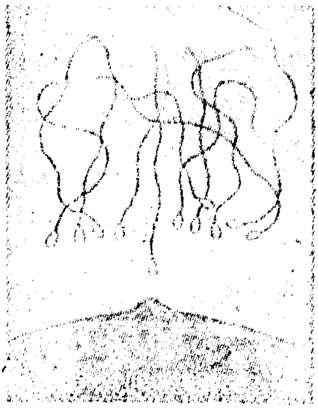
受孕的現象是這樣的：

年富力強的男和女因了性的欲求，因了性行爲的結果，精細胞脫離了精囊，經由射精管，藉着陰莖輸送到女子的陰道。精細胞到達了陰道以後，就利用牠的長尾，發展牠的

游泳的技能，開始游進子宮口，游經子宮頸，游進子宮裏，再從子宮游進輸卵管，在那細長的管子裏努力上游，希望遇見卵細胞，以便完成牠的使命。

如果時會巧合，這時候卵細胞恰當成熟，出離卵巢，由輸卵管的繖端承受了，從輸卵管漸漸下降，和正在努力尋找機會的精細胞相遇，就立刻「一加一等於一」地相與結合，而綿延種族的偉大的工作，就在這一刹那頃完成了。

精細胞和卵細胞的結合的現象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健康的男子一次所射出來的精液，其中有着好幾萬萬的精蟲，精蟲進到女子的陰道，就像競技場裏的賽跑競賽一樣，爭先着跑進子宮，爭先着跑進輸卵管，誰跑得快，誰就勝利。這和賽跑的獲得錦標的情形一樣，誰先遇着卵子，誰就和卵子結合。一次射出來的精蟲雖然千千萬萬，可是能夠和卵子結合



受精現象

的幸運兒卻只有一個，眞像競技場的失敗者一樣，其餘的千千萬萬的精蟲全都落伍而終歸於死滅了。

當跑得最快的精蟲第一次碰到卵子的時候，卵細胞就起了反應，在牠的外膜凸起了一個丘，所謂精丘。精蟲的頭部就彷彿用盡了一種不可抗的力量一樣，有力地突入了精丘。精蟲的頭部突入了精丘以後，長長的尾部就停止了活動，因爲這時候事實上已經不需要任何活動了。說也奇怪，一個幸運的精蟲突入卵子以後，其餘的精蟲任你怎樣向卵子進攻，卵子就不再起反應，也不再現精丘，永遠沒有奪得錦標的希望了。

幸運的精蟲和卵子結合以後，這兩個人體的原始的細胞就一加一地聯合起來，通力合作，開始牠的分裂生殖；同時這受了孕的卵子，仍舊在輸卵管裏繼續下降，降落到子宮裏，就在子宮的黏膜上黏住了。這現象我們稱牠做「着牀，」這時候已經不再是精蟲和卵子，而是兩個細胞結合而成的胚胎了。這胚胎居留在子宮裏，依了分裂增殖的進行，日長夜大起來，成爲人的開始的胎兒。

四　藝術——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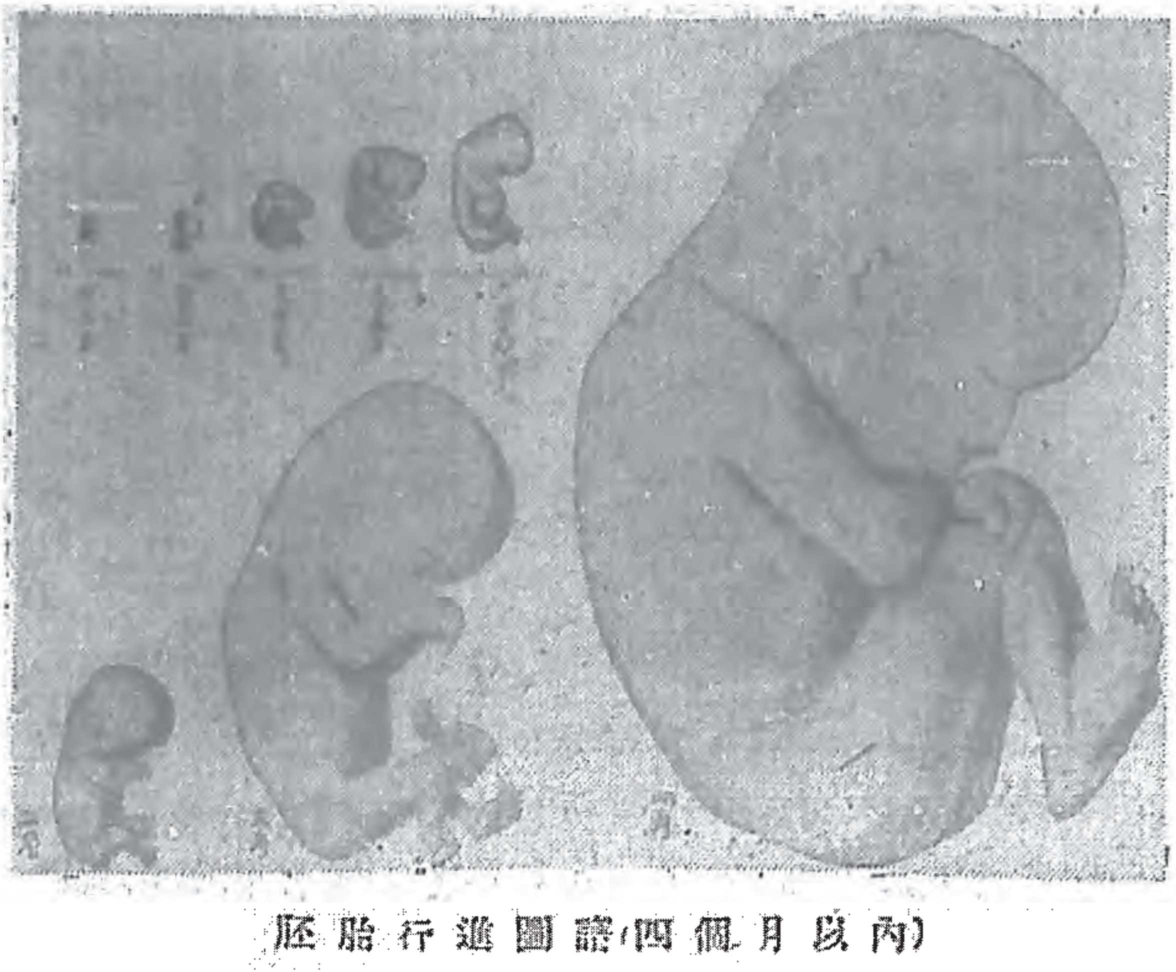
精蟲和卵子這兩個細胞的結合的現象，是那麼藝術而有趣，然而牠們的結合以後的胎兒的發育的程序卻更有趣更藝術哩。

本來子宮的黏膜除了因月經的關係而有時充血以外，其實和別處的黏膜並沒有什麼兩樣，然而一等到精蟲和卵子結合以後降落到子宮裏，在子宮的黏膜上着牀的時候，子宮黏膜就開始變化，變成肥厚起來，使受了孕的卵子完全埋藏在肥厚了的黏膜裏，終於把卵子完全包被了。同時，受了孕的卵子也開始發生變化，卵膜漸漸分成內外兩層，在內膜裏面發生所謂羊水，胎兒就生活在羊水中。而外層就發生絨毛，深深地嵌入變成肥厚了的子宮黏膜中。這變化了的黏膜，就在姙娠期中與卵子的絨毛膜互相結合，到分娩的時候跟着胎兒被排出體外，就是被稱爲胎盤的蛻膜。

受了孕的卵子，其外部既然這樣變化，同時其內部也發生變化，漸漸成爲胚芽，漸漸

發生臍帶，臍帶就成為血液交通的要道。藉了這臍帶，胎兒獲得了血的營養，同時卻浸潤在羊水中，從羊水獲得了適宜的養分。因此，受了孕的卵子，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卵子，而是卵膜、胎盤、臍帶、羊水和胎兒所合成的東西了。

胎兒在最初，祇是一個小小的白色的東西，看不出什麼形態來，漸漸日長夜大，就漸漸變形。在最初一個月終，胎兒的胚芽的長度僅只一公分，而這時整個卵子的大小，也不過鴿卵那樣大，可是這鴿卵樣大的受了孕的卵子已經差不多充



胚胎行進圖譜(四個月以內)

滿了子宮腔，因為子宮腔在平時是狹窄得幾乎兩壁互相碰着的。

胎兒長成到第二個月終，已經長到差不多三公分，全卵也有雞卵那樣大，這胚芽也就漸漸露出四肢樣的隆起，稍微可以看得出一些形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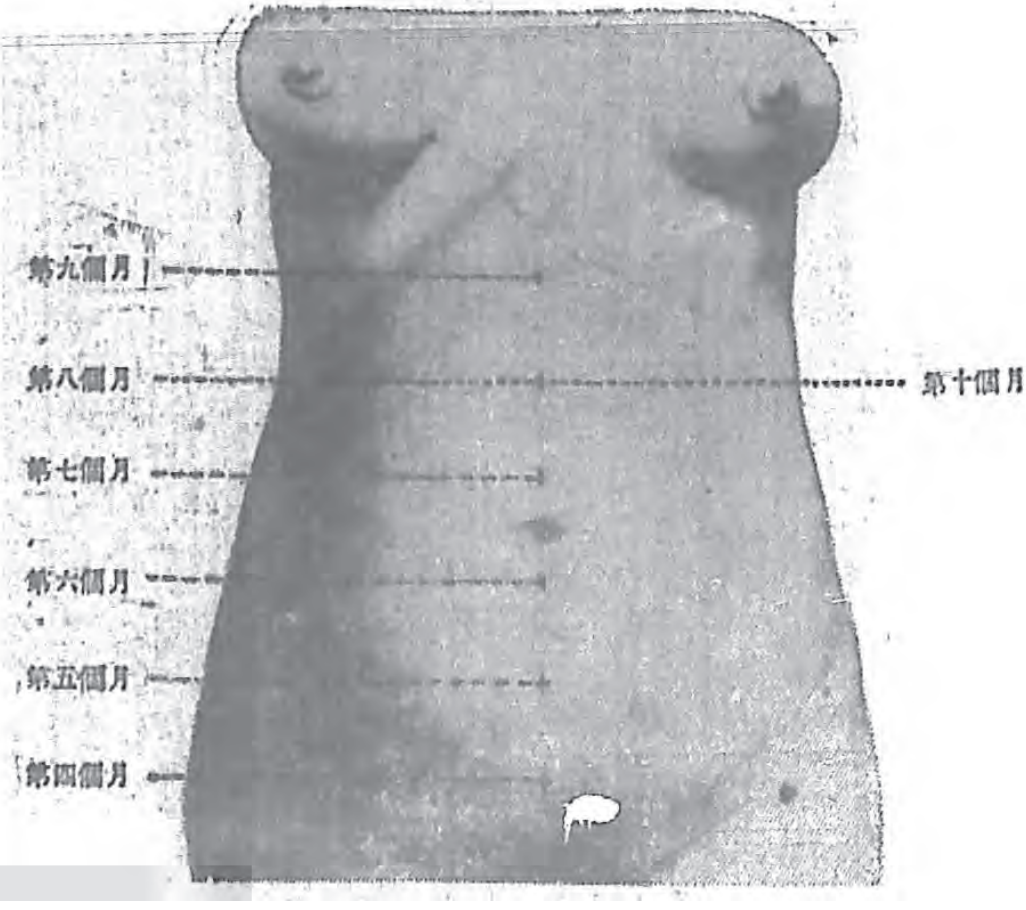
胎兒長成到第三個月終，長約八公分，已經區別得出頭、軀幹、四肢等等的部位來，全卵也有鵝卵那樣大了。可是在這時期以前的胎兒，在產科學的見地看來，不過是一個胎兒的胚芽，從這時期以後，纔得稱為眞正的胎兒哩。

胎兒長成到第四個月終，長約十五分，胎兒的生殖器部分開始發育，約略地可以分辨得出男女的形態來。這時候母體的子宮，其底部上升，已經超過盤骨上緣，而開始向腹腔發展了。

胎兒長成到第五個月終，長約二十四公分，子宮底部已上升至臍下橫三指處，母腹稍見隆起。這時候孕婦的體內開始感覺到胎兒的運動，如果在這時候加以診察，可以聽得見胎兒的心音。

胎兒長成到第六個月終，長約二十九公分，子宮底部升至臍部。胎兒的全身發生極細的白色的毳毛，胎兒的皮下也開始發生脂肪，已經是成了一個人樣了。

胎兒長成到第七個月終，子宮底部上升至臍上橫三指處，胎兒的身長約三十三公分，體重也有一千克左右，皮膚變成赤色，被着毳毛，並且附有着灰白色的胎脂，眼瞼已經能夠睜開。這時候的胎兒，因爲全體的諸種器官，已經發育完全，即使離



懷胎十月圖譜

開了母體，牠也能夠生存。假使在這時期母體把牠生產下來，如果有着充分的保護和撫養，一樣可以長大成人。因此在這時期以前的胎兒，被稱為不熟胎兒，在這時期以後而在全姙娠三十八週之間產下來的胎兒被稱為早熟胎兒，而到達了姙娠足月的胎兒就稱為成熟胎兒了。

胎兒長成到第八個月終，子宮底部上升至臍與胸骨劍突的中央，胎兒的身長約四十公分，體重約一千五百克，皮膚赤色，顏貌瘦削，看去彷彿是一個老年人。

胎兒長成到第九個月終，子宮底部上升達於最高度，幾及心窩及肋骨下緣，胎兒的身長約四十五公分，體重約二千一百克，形狀不再像個老年人，全身漸見肥滿了。

胎兒長成到第十個月終，子宮底部反而下降，側向前方，約與第八個月終一樣高，胎兒的身長約五十公分，體重約三千克，全身充分肥滿，完全成為一個成熟胎兒預備着脫離母體而自營生活了。

這畢竟是「人」的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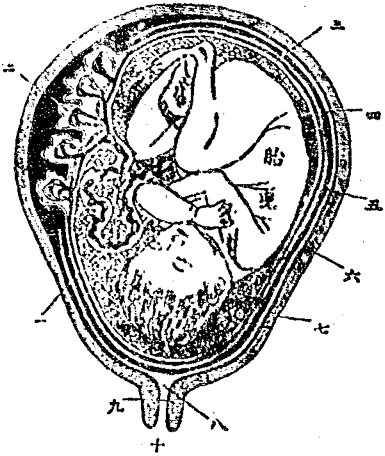
五　奇蹟

一個健康的精蟲和一個健康的卵子，這兩個人體的原始的細胞，在一個巧合的時會裏，互相遇合了，成了孕，成了胚芽，成了胎兒，成了成熟胎兒，這一切，不能不說是一個奇妙的謎，一個非人力所能夠成就的奇蹟。

然而這奇蹟的顯現卻是可歌可泣的！

一個卵子和一個精蟲這一對怪物結合成了一體以後，在子宮裏日漸發育起來，成為胎兒，孕着這胎兒的女子——就是未來的母親的肚子日漸膨大起來，到了足月的時候，就自然而然地臨盆做產，瓜熟蒂落了。

說起來雖然這麼容易，可是凡是曾經生產過的女子對於這生產一事總是多少有點懼怕的。因為一到快要生產的時候，懷着胎兒的母體的腰腹就開始酸楚疼痛起來，這現象我們叫做「陣痛。」起初陣痛遲遲，每隔一小時或者半小時發生一次，漸漸間歇縮短起來，陣痛頻繁起來，二十分鐘，十五分鐘，十分鐘，五分鐘，甚至三二分鐘，就這麼痛一陣，



成熟胎兒

1.臍帶；2.胎盤；3.羊膜；4.絨毛膜；5-6.脫落膜；7.子宮壁；8.子宮內口；9.子宮頸管；10.子宮外口。

緊一陣；這時候孕婦的身體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動，骨盤鬆散，產道敞開，本來是渺小的女性生殖器官，這時候大得可怕。時候一到，於是乎包着胎兒的羊膜破裂，羊水外流，而一個可愛的新生命就隨着羊水產生出來了。

產出以後的胎兒，不再稱做胎兒，而是嬰兒，而是最初的人了。嬰兒的最初的一聲啼哭，便是對這個世界報到的一聲報告，便是宣佈這個唯一的奇蹟的一個信號。

「人是怎樣成功的？」

「人是這樣成功的！」

醫學小品集

索非創作

醫學是一門最艱深的科學，不是一般人所能夠窺其堂奧的；不要說一般人，即使是守爲天責的醫師們，有時候也會感到頭痛的。然而人終竟是人，人對於種種疾病的抗爭，事實上不能夠完全依靠醫師的；人要自己供獻出一點力量和方法來，那就需要一些常識了，尤其是對於傳染病。本集作者基於這個意念，選取了一個巧妙的方法，運用了文學的天才，把艱深的醫學寫成一個個綺麗的故事，使讀者感覺到是讀着一部部感人的文學作品，同時却從這裏面獲得了可以實際應用的醫學常識。每一個集子都可以說是文學的醫學書，醫學的文學書；不但是一般的人都應該閱讀，即使是開業的醫師們也是應該備作參考的。

疾病圖書館　實價六角

——法定傳染病篇

本書在文學的氛圍裏展示了一些法定傳染病，使讀者洞知了各種可怕的法定傳染病的病原、病狀、病理、療法、看護以及預防等等必要的醫學常識，是人人必讀的好書。

孩子們的災難　實價七角

——學校傳染病篇

本書在文學的氛圍裏展示了一些因學校而媒介的傳染病，使讀者知所預防，知所趨避，不但是每一個家庭的家長應該熟讀本書，每一個學校的當局應該熟讀本書，而一般人也應該人人必讀的。

人與蟲的搏鬥　實價七角

——蟲性傳染病篇

本書在文學的氛圍裏展示了一些原因於寄生蟲的傳染病，使讀者藉此洞知了那些常見的非常猙獰的寄生蟲病的真相，因而對疾病的抗爭增加了一點力量，給公共衛生做了一個偉大的供獻。

616.91

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發行

實價國幣七角
（外埠另加運匯費）

"人與蟲的搏鬥"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創作者　索非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六八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　重慶西三街　成都陝西街　桂林環湖北路　貴陽獅子街　衡陽司前街　曲江河西二段　金華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110p.)

搏65701

7141
409011